**目** **录**

[**一** **口箱子** 〔台湾〕姚一苇(1)](#bookmark1)

[**来自凤凰镇的人** 〔台湾〕姚一苇(40)](#bookmark2)

[**日本寻梦** 〔香港〕朱大明(118)](#bookmark3)

**一口箱子**

〔台湾〕姚一苇

登场人物

阿三、老大、送报童、食客甲、食客乙、食客丙、食客 丁、食客戊、食客已、食堂老板、侍者二人、警察甲、警 察乙、检验员、群众十至二十人。

**第** **一** **场**

一条山路蜿蜒而上。

舞台的近中央处有一道相当陡峭的斜坡，过了斜坡， 有一块平坦的草地。

幕启时，两个流浪汉各推着一部脚踏车，走向斜坡。 老大，年龄较长，身材胖大。阿三则身材瘦削。

老大很轻易地将车子推上了斜坡。阿三的车后绑着 一个巨大的箱子，此时绑着箱子的绳索有逐渐松动 的迹象。他一面照顾箱子，一面推着车子，不免手忙 脚 乱 。

阿 三 老大，老大，帮帮忙，帮帮忙。

老大此时已放好车子，正坐下休息。 阿 三 老大，老大，行行好，老大，老大!

**老** **大** 你别穷吼。

阿 三 帮帮忙，帮帮忙。

老 大 (老大过去把箱子解了下来，)我说你别带什么劳什 么子箱子，你就是不听，老子给你扔了。

阿 三 老大，老大，别——,别—,别扔，别扔，求求你别 扔 。

老 大 去你的!(老大把箱子扔在地上)

阿三摆好车子，又忙着把箱子拾起，再小心的绑在车 上 。

阿 三 我叫你别扔，这是经不起扔的。

老 大 我问你，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又笨、又旧、又换不到 钱，又当不了饭吃，你为什么不换个小的，你知道，咱 们出门人，东西越小巧越方便，你难道不会找个小 的，你真的搁了什么金银财宝不成?

阿 三 别说笑话了。

老 大 我敢说你穷得像我一样。

阿 三 好了，好了，(掏出香烟)别再说了，(把香烟递过去) 抽根烟。

老大接过烟，阿三打火。

他们并坐在一棵树下。彼此抽着烟。

沉默半响。

阿 三 他妈的，好热。

老 大 真他妈的，热死了。

阿 三 老大，今天是什么日子? 老 大 谁知道是什么日子!

阿 三 我记得好像是—— ,好像是，好像是六月十五。

老 大 六月十五，哈哈，我问你，六月十五与六月十四有什 么两样?与五月十五，七月二十又有什么两样?如 果你要说今天是六月十五，我可要说今天是五月十 六，哈哈。

阿 三 我不跟你吵，我问你，你有没有同老板算过工钱? 老 大 当然算过了。

阿 三 多少天。 老 大 半 个 月 。

阿 三 我在想他有没有骗我们。

老 大 他骗我们? 阿 三 我在算日子。

老 大 他妈的，老子就是记不得日子。 阿 三 算了，算了。

老 大 算了什么?

阿 三 记得记不得都一样。

老 大 他骗了咱们就不一样。

阿 三 怎么不一样? 老 大 老子去吵去。 阿 三 吵什么?

老 大 (大声)老子宰了你，你骗老子。你什么东西!你是 猪罗，猪獨,你摆什么架子，你会骂人，你神气，你以 为我怕你，你做梦，老子什么没见过，老子什么没做 过。难道还怕你这小子，你瞧瞧，老子的拳头比你的 脑袋瓜子还大些，可不是，你可要尝尝，老子只要一 拳保管你躺着爬不起，信不信?你信不信?你这混 蛋，你这浑球，你这没见过世面的家伙!你——你

——你——(力竭声嘶) 阿 三 你这是干什么?

老 大 干什么?你倒问起我来了? 阿 三 你和谁吵架?

**老** **大** 老板，还有谁? 阿 三 没有用的。

老 大 你只会说这句话：(模仿他)‘没有用的’,你是个窝囊 废，一个窝囊废!

阿 三 你当时为什么不算清楚?

老 大 怎么没算清楚?他给了我十五天的工钱，就这么多，

(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他妈的，他没有骗咱们? **阿** **三** 我不知道。

老 大 你不知道，你穷吼什么?

阿 三 因为——因为我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老 大 滚你的蛋，你不记得就别说。

沉默半晌。

阿 三 打个事儿也真不容易。 老 大 谁说过容易。

阿 三 可不是，假如——,我说假如-—— 老 大 假如什么?

阿 三 假如我们不走—

老 大 不走?他骂你猪级，你还吃他的饭? 阿 三 那是因为咱们打坏了他的东西。

老 大 打坏了东西就该骂猪獨?

阿 三 他说那是他祖上传下来的青花碗。

老 大 他压根儿就不该叫咱们帮他清理什么橱子，咱们又 不是他的奴才。

阿 三 谁叫咱们吃他的饭?

老 大 所以老子不吃他的饭。

阿 三 那就是— **老** **大** 那就是什么?

阿 三 那就是咱们得再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老 大 呃 — —呃 — —话得说清楚，看起来你倒像是怪起我 来了!

阿 三 我没怪你，我只是说——

老 大 我问你是谁打碎了他的宝贝什么的?

**阿** **三** 是我。

**老** **大** 那不就结了。 **阿** **三** 可是——

老 大 可是什么?

阿 三 可是谁摔了一跤?

**老** **大** 我摔了一跤，怎么样?

阿 三 你这一跤可就把我撞倒了，打翻了他的宝贝青花碗。 **老** **大** 你知道我为什么摔跤?

阿 三 我不知道。

**老** **大** 是谁管扫地? 阿 三 是我。

老 大 是谁把油打翻在地上的? 阿 三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老 大 我就是踩着那油滑倒的。 阿 三 什么油?

老 大 管他妈的什么油!我只问谁应该对地上的油负责? 阿 三 我扫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油。

老 大 那油哪儿来的?

阿 三 说不定是水。

老 大 水?见他妈的鬼!

阿 三 你不是正用水擦桌子? 老 大 我用水擦桌子不错。

阿 三 打翻一点水在地上是可能的。 老 大 你说我打翻了水?

阿 三 我 没 说 。

老 大 你分明是说我打翻了水。

阿 三 我只是说打翻一点水在地上是可能的。

老 大 我根本没打翻水。

阿 三 我不是说整个儿的打翻，我只是说泼出一点儿，谁都 会在不注意的时候泼出那么一点儿，比如说，像这样 (比划)泼出一点水是可能的。

老 大 就算是可能的，那不是水，那是油!我告诉你：那根

本不是水，那是油。 阿 三 哪儿来的油?

老 大 是油就是油，不管哪儿来的。害得老子摔那么一跤 的是油，不是水。

阿 三 就算是油! 老 大 那不就结了。

阿 三 你摔一跤不打紧，可是我摔得比你厉害。

**老** **大** 这个——,你得把话说清楚。你摔在我的身上，是你 摔在我的身上，你怎么忘了?

阿 三 不错，是我摔在你身上，可是我是打高处摔下来，爬 得高，就跌得重，这道理再清楚不过。

**老** **大** 爬得高，跌得重，一点不错，可是你不是跌在地上，你 是跌在我的身上。倒霉的是我，不是你!

阿 三 我怎么不是摔在地上?我只不过碰着你一点儿。 **老** **大** 碰着我一点儿?只碰着我一点儿?

阿 三 可不是?

老 大 你的良心在那里? 阿 三 我说的老实话。

老 大 你这话可不老实，你不是摔在地上，你是整个儿的摔 在我身上，你看——你看，我这半边身子还在痛。

阿 三 我怎么会整个儿的摔在你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你 瞧，我这脑后，这不是一个包是什么?

老 大 (用手去摸)这里?

阿 三 啊哟!啊哟!你轻一 点。 老 大 你别装模作样了!

阿 三 疼，疼也装模作样?

老 大 这样一个小包算什么。

阿 三 啊呀!你说得可真轻松，因为这个包不是长在你身 上 。

老 大 好小子!你瞧我的!(他解开衣服)这块是什么?这

是你碰的，完全是你摔下来碰的。 阿 三 一点儿乌青罢了。

老 大 一点儿乌青，你说?这是一点儿乌青? 阿 三 可不是?

老 大 你有没有长眼睛?

阿 三 我怎么没有长眼睛，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碰的! 老 大 当然是你碰的，你摔下来的时候碰的。

阿 三 我记得我看见过它，不是今天，而是前两天，你就有 这块乌青什么的。

老 大 你见了鬼了!这分明是今天碰的，是你摔下来的时 候碰的。

阿 三 我记得我摔下来的时候只碰着你的腿，而不是碰着 你的前胸，我记得我没碰着你的前胸。

老 大 你记得个鬼! 阿 三 你不信就算了。

老 大 总之一句话，我摔得比你厉害，倒霉的是我不是你。 阿 三 你要这样说我当然没办法，不信你摔下来试试看，你

摔下来试试你就知道了。 老 大 怎样试试?

阿 三 从高处摔下来。 老 大 多高?

阿 三 像早上那么高。 老 大 那有什么?

**阿** **三** 不信你试试看。 **老** **大** 摔在你身上?

**阿** **三** 我是说照咱们先前的样子。 **老** **大** 这儿又没有梯子?

**阿** **三** 没有梯子，那就算了。 **老** **大** 怎么就算了?

**阿** **三** 没有梯子，不算了怎么样?

**老** **大** 你瞧，我有了。 **阿** **三** 你有了什么?

**老** **大** 你看这脚踏车怎么样? **阿** **三** 脚踏车怎么样?

**老** **大** 我站脚踏车坐垫上摔下来，够不够高? **阿** **三** (端详脚踏车)我看差一点。

**老** **大** 我看不差。 **阿** **三** 差一些。

**老** **大** 不差，一点也不差。

**阿** **三** 你说不差，就让你说不差。 **老** **大** 来，把它搬过来!

阿 三 干吗? 老 大 试一试。

阿 三 我想没有什么好试的。

**老** **大** 你这胆小鬼，你这人就只一张嘴巴。我早知道你不 敢，你怕死，你怕痛，你什么都怕，你是个道道地地没

用的家伙。你这一辈子也做不出什么来的。

**阿** **三** 你说够了没有? **老** **大** 怎么样?

**阿** **三** 我只是觉得摔一跤没有意思。

**老** **大** 没有意思?怎么没有意思?这证明谁摔得重，谁在 撒谎，只要你承认你撒谎，咱们就别摔了。

**阿** **三** 我没撒谎!

**老** **大** 那咱们就得试试。 **阿** **三** 试就试!

老大搬脚踏车。 阿 三 不要动我的。

老 大 为什么?

**阿** **三** 你没有看见上面搁着箱子吗? **老** **大** 见你的鬼!

老大把自己的脚踏车搬到舞台中央。 老大站在脚踏车坐垫上。

**老** **大** 你滑一跤，照我那样子的跌下去。 **阿** **三** 我知道。

**老** **大** 开始!一、二、三!

阿三滑倒，脚撞着脚踏车，老大和脚踏车同时摔倒， 通通摔在阿三的身上。

老大和阿三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半晌。老大悠悠醒转。

老 大 (坐起，悠悠醒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 么平白地去摔一跤，没有任何理由，实在找不出一个 理由，真是笑话!什么笑话?就是没有理由的笑话。 我说我们吃饭有吃饭的理由，嫖姑娘有嫖姑娘的理

由，抽烟有抽烟的理由，打架有打架的理由，和老板 闹翻有闹翻的理由。这是一个有理由的世界。对不 对?没人能说不对就是对，因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 不对。所以摔跤要有摔跤的理由。说不出理由的就 是笑话，对不对?没人能说不对，对就是对!我老大 说对就是对。阿三!你怎么不说话!阿三，你这小 子，老子今天要给你一个教训，凡事不要称能子，别 在老子面前称能子，我饭吃得比你多，路走得也比你 多，你听我的就不会错。阿三，你这小子，怎么不说 话啊!赖在地上干什么?阿三，阿三(大声)你装什 么孙子，你——你——

老大似乎说累了，又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 老大望着远方发呆。半晌。

老 大 (喃喃地，仿佛在对自己说)你不理我就算了。谁希 罕谁，老子哪里没混过，老子朋友满天下，见得人多 了，可就没见过你这种乡下人，呸，像你这种人窝窝 囊囊，胆子比老鼠还小，没出息，还想出来闯世界， 呸，认识你算我倒霉。下次你磕个头我都不再理你 了。你装什么蒜，撒什么娇，要撒娇去向你妈撒，老 子不吃这一套。说不吃就不吃，不吃就不吃 ……。 我是看着你可怜，年纪轻轻，就出来混。你知道这是 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吗?你没两下子行吗?你说你有 什么本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膀子伸出来还比不 过人家娘儿们的，见人就矮了三截，我这人就是心肠 软些，见不得别人的那副可怜相，少不得提你一下， 想不到你这家伙不识好歹，就要爬到老子的头上来。 哈哈，我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我难道还会和小孩子一

般见识，我不过是闹着玩的。你知道人总不能老绷 着脸像閻王爷，总得打个哈哈，说个笑话，和别人抬 抬杠，鬧着玩儿，对不对?你说对不对?(突然像泄 了气的皮球)我只是闹着玩儿的，你怎么不说话呢? 你——你—你—

老大站起，走向阿三。阿三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老大俯下身子，仔细端详阿三，再用手摸他的头。

阿 三 (慌张)阿三，阿三，你怎么啦!阿三!阿三!你怎么 啦!(声音凄厉而恐怖),你真的怎么啦?你不是死 了吧!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你没有死!阿三，阿三!你没有死!(老大托起阿三 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听见吗?你不能死!你会好 起来的，你会的!(声音变得非常的恐怖)你，你，你 不能死!阿三，阿三，你刚才还好好儿的，你怎么就 死了，你不会死的。(他无望地将阿三的头放下)你 死了，你是死了。是我害死你了。是我该死，是我该 死。(站起，恐惧地)我做了什么?我——我，我做了 什么?我，我不是有意的。阿三，我多么喜欢你，我 不会动你一根汗毛。你还这样年轻，你是不能死的， 该死的是我，我是该死的。(声音凄厉)是我害死你 了，是我害死你了不，不，不。

阿三于老大讲话声中悠悠醒转，并且坐了起来。

老 大 (完全没有注意到阿三，仍然自说自话)你不要以为 是我害死你的，阿三，(哭出声来)阿三，你不要以为 是我害死你的，(恐惧地发抖)我不是有意的，不是 我，可不是我……

阿 三 (喃喃地)老大，你说什么?

老 大 (没听见)阿三，可不是我，(哭)不是我! 阿 三 (声音放大)老大，你干什么?

老 大 (大吃一惊)你你你! 阿 三 怎么啦?

老 大 你觉得怎么样? 阿 三 你怎么啦?

老 大 我问你觉得怎么样? 阿 三 这是什么地方?

老 大 谁知道。

阿 三 我好像是睡着了。 老 大 你觉得好些?

阿 三 我好像睡了好一会儿。

老 大 你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阿 三 我怎么会睡着的呢?

老 大 你真的没哪儿不舒服吗? 阿 三 我觉得，我觉得—

老 大 你觉得什么? 阿 三 没有什么。

老 大 怎么又没有什么? 阿 三 太阳都偏西了。

老 大 是的，是的。

阿 三 我们要到哪儿去?

老 大 让我来瞧瞧。(老大过去检查阿三，转动他的脖子， 又抬起他的手臂)这样，痛不痛?这样，怎么样?

阿 三 你这是干吗? 老 大 没事，没事。 阿 三 干吗?

老 大 老天保佑!

阿 三 我们究竟要到哪儿去?

老 大 前面!

阿 三 前面是哪儿?

老 大 我说前面就是前面。

阿 三 (四周张望了一阵)你说哪儿? 老 大 还远啦!

阿 三 (指着)翻过那座山? 老 大 是的，是的。

阿 三 你去过? 老 大 我去过。

阿 三 那儿是什么地方?

老 大 前面有个镇，最近发现了矿。 阿 三 什么矿?

老 大 矿就是矿，管它什么矿。 阿 三 你有熟人?

老 大 熟人?有没有熟人全一样。 阿 三 为什么?有熟人总好些。

老 大 你放心好了。他们现在要开山，要筑路，要造房子

你还怕没机会? 阿 三 不过。

老 大 不过什么?

阿 三 究竟还有多远?

老 大 又来了!管它有多远。

(舞台全黑)

**第** **二** **场**

一间嘈杂拥挤的饮食店。但见顾客进进出出。

灯亮时，送报童喊着：‘晚报，晚报，有好消息，有大消 息。''晚报，晚报，遗失皮箱一口，悬赏二万元。'食客 们有的买报。

收音机播出音乐。与喊着‘堂馆!'‘来瓶啤酒!''大 卤面三碗!'

‘来了!'等声音闹成一片。坐在柜台内的老板在读 着报纸。

收音机‘ 各位市民请注意!各位市民请注意!本市东门路 周正光医师于搬家途中遗失大皮箱一口。这口皮箱 为黑色，长约三尺，宽约二尺，四角包有铜片。因年 代已久，箱皮部份颜色已经斑驳，且有多处擦痕，部 份铜片作暗绿色。该皮箱除以皮带二条捆扎外，两 旁有环扣牢固，中有巨锁一把，作椭圆形。皮箱中所 贮为医疗用放射性原素镭锭。凡发现该皮箱者千万 不可打开，尤其不可触及皮箱内部任何物件，因为放 射性元素轻则有害健康，重则致人于死。请立即与 警察局联络，电话号码为三一二○,或通知周医师， 电话号码为四七五三，我们当会派员前来检验。同

时周医师并备有赏格：凡通风报信因而寻获者，赏金 一万元。凡亲自寻获送来者，赏金二万元。事关全 体市民健康，务请大家多多留意，务请大家多多合 作。'

收音机播出音乐。

共占一张食桌的食客甲与食客乙开始对白。 **食客甲** ( 指着报纸对食客乙说)报上也有这么一段。

**食客乙** 是不是一样? **食客甲** 完全一样。

**食客乙** 两万块可是个大数目。

**食客甲** 这玩意儿是不能遗失的，你知道镭锭? **食客乙** 当然，一种放射性元素。

**食客甲** 如果掉在马路上，连过路的人都有感染的危险。 **食客乙** 那为什么会遗失呢?

**食客甲** 这有什么好说的，美国人把一颗原子弹掉在北极，你 看过这段新闻没有?结果花了许多的钱和许多的人 力，才把它找出来。

**食客乙** 那是飞机上掉下来的。

**食客甲** 那没有什么分别。我常有这种经验，当我认为这东 西是遗失不得的，我得好好藏起来，结果就是往往找 不到，可是那些不重要的东西，那些废物，它就总在 那儿，永远不会丢掉，它就像天生在那儿的一样。

食客乙 这是真的，你越是宝贵它，就越容易出毛病，连人都 是如此。小孩子就娇不得，你越是怕他生病，他就越 容易感冒，连一阵风也经不起，今日瞧小儿科，明日

耳鼻喉科，反正你就和医生泡上了。

**食客甲** 我但愿它早点找到，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食客乙 你看会找到吗? 食客甲 谁知道?

食客乙 那怎么办?

共占一桌的食客丙和食客丁开始对白。下面的一段 话与上面的一段话究竟是分别进行抑是间隔进行请 导演自由处理。

食客丙与食客丁正共看一张报纸。 食客丙 报纸上说得比较详细，你瞧!

食客丁 啊!还画了一张图。

食客丙 他们从东门路搬到府背街，经过的路线是这样：从东 、门路向左拐，转到三马路，再由三马路向右，经过环

湖路，再由环湖路转向这条新修的路。 食客丁 是有一条新修的路，他们还在修—

食客丙 那叫什么路?

食客丁 还没取名字。

食客丙 不去管它。从这条新路穿过去，就是府背街。 食客丁 那段新路还很不好走。

食客丙 车子是可以过了，只是颠得很。

食客丁 我想那口箱子就在这儿给颠了下来。

食客丙 那当然有可能，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

食客丁 我想警察应该打那经过的路线，挨门挨户检查。

食客丙 那也不管用，这中间有各式各种的可能，它可能在没

搬上车子之前就丢了。 食客丁 我想是不可能的。

食客丙 搬家的时候总是忙忙乱乱的，说不定给谁顺手牵羊

拿跑了。 食客丁 我想不会。

食客丙 你大概没有搬家的经验。

食客丁 谁说的!我搬过好多次家。搬家的时候重要的东西

总是看得牢牢的。 食客丙 那它怎么会丢?

食客丁 要丢一定是车上出的毛病，没捆好什么的给颠了下 来。

食客丙 你能这样肯定?

食客丁 我是从道理上来看。 食客丙 好，好，我不跟你争。

当食客丙和食客丁进餐时，另一桌食客戊与食客己 的声音响了起来。下面的对白与前面的两段对白究 应依次进行，抑或间隔出现，导演可以自由处理。

食客戊 我好像看过这口箱子。 食客己 真的?

食客戊 黑皮面，四角包上铜边，用二条皮带捆着，还有—— 食客己 对的!

食客戊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很古老的样式，现在早已

过时了，没有人用这种皮箱了。

食客己 是一口旧箱子，你在哪儿看见的? 食客戊 哪里?那——,让我想想。

食客己 朋友!这值得二万元。 食客戊 别开玩笑。

食客己 谁开玩笑!你没听广播?也没看报? 食客戊 你让我想想。

食客己 (不耐烦)你究竟想出来了没有? 食客戊 你别急!

食客己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的?

**食客戊** 早上——

**食客己** 怎么会是早上?

**食客戊** 啊——,不是早上，是中午。 **食客己** 中午?

**食客戊** 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

**食客己** 中午你不是在公司里吃的饭吗?

**食客戊** 我在公司里吃的饭?不，我是在外面吃的饭。 **食客己** 我记得我看见你。

**食客戊** 你看见我?你在哪里看见我? **食客己** 在食堂，你和小何在一起。

**食客戊** 小何?你——你让我想想。

老大和阿三推着脚踏车登场。

他们停好脚踏车，阿三并自车上取下皮箱。老大和 阿三进入饮食店。

当阿三拎着皮箱穿过食桌时，大家的眼睛全为之一 亮，因为这口皮箱与收音机所报告的完全相同。可 是阿三没有察觉大家对他的注视。

老大和阿三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把皮箱搁在朝外的

一张凳子上。

侍者走了过来。

**老** **大** 来瓶小瓶的白干，有什么现成的卤菜切一盘，再来两

个大碗牛肉面。 侍者退。

阿 三 伙计，给我来杯茶!

下面的戏似乎可以同时进行。 **食客甲** 你看像不像?

食客乙 像极了!

食客甲 咱们得小心点，那玩意儿是碰不得的。 食客乙 咱们离它是不是够远，你看?

食客甲 这个——,这中间远隔了好些人。

食客乙 要不要紧?

食客甲 我想是不要紧。

食客乙 要不要去挂个电话? 食客甲 你记得号码?

食客乙 (查报纸)这里——这里——。

食客甲 ( 看报纸)好——,且慢，再等等，再看看情形。

食客丁 要不要去挂个电话?

食客丙 慢点，万一不是，岂不是一个笑话? 食客丁 我看错不了。

食客丙 难道天下没有相同的东西?

食客丁 虽然有相同的，可没有这样巧。

食客丙 我可不这样想，天下巧事多得很。要不?他怎敢大 摇大摆的拎着它?

食客丁 或许他没看报，也没听广播。

食客丙 我想如果这东西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偷来的或检来

的，他就不敢这样公然的拎着。 食客丁 可能他们是这方面的老手。

食客丙 你别急，咱们再瞧瞧。

食客戊 我想起来了，我早上看见的就是它。

食客己 你早上?

食客戊 啊，是中午。

食客己 中午?

食客戊 你别老钉着我问，正确的时间我可能记不起来了，但

是我看见他们没有错。 食客己 这可是送上门的买卖。 食客戊 你要怎么样?

食客己 让我去打听打听。 食客戊 你怎么去打听? 食客己 你别急—一

老大在喝着酒。阿三捧着茶杯望着外面发呆。 老 大 你不喝酒，难道菜也不吃。

阿 三 嗯 — -

食客己走到阿三的这一桌来。

食客己 (对阿三)这位朋友，面善得很，我像是哪儿见过。 阿 三 (茫然)啊——,我可记不得。贵姓?

食客己 敝姓李，贵姓? 阿 三 敝姓张。

食客己 张先生，(对老大)这位? 老 大 我姓赵。

食客己 赵先生。

阿 三 我真的记不起来，我来到这儿还是第一回。

食客己 当然不是这儿，我想那应该有好些年的事。您刚到? 阿 三 我们刚到，我们是从大林塘来的。

食客己 大林塘。好地方。我住过，大林塘的莲藕和西瓜大 大有名。大林塘陈家您可熟?

阿 三 不熟，不熟。我在大林塘住得也不久。 食客己 是的，是的。贵处是?

阿 三 我是山后人。

食客己 啊——,山后张家。 阿 三 不错。

食客己 说起来更是自己人了。(胡扯)我大伯家的老三娶的 是山后张家的女儿。我内人的二姐是嫁给山后张家 的大房。(干笑)哈 — —,说起来也是亲戚了。

阿 三 我年纪小，这些事儿可就说不上来。 食客己 那当然，您是那一房?

阿 三 我家是三房。

食客己 三房发达得很。 阿 三 那里，那里。

食客己 您老太爷可好? 阿 三 他过世了。

食客己 过世了!什么时候的事? 阿 三 快两年了。

食客己 那真是?怪不得这两年没听过他老人家的消息。您 现在在那儿得意?

阿 三 说不上。我是找事儿来的。

食客己 那巧得很，巧得很，咱们这儿最近发现了金矿。四方 八面的人都涌到这儿来，真是热闹得很。差不多各

行各业都需要人，找个事再容易不过。 阿 三 还得请您介绍介绍。

食客己 那没问题。不过您想在那一方面工作? 阿 三 那倒无所谓。

食客己 我有一位朋友，他正想找个管账的。管账怎么样? 阿 三 管账，管什么账?

食客己 他开的是粮食行，当然管的是往来账目。 阿 三 这个，这个——,(对老大)你看怎么样?

老 大 (摇摇头)我不懂这套。

食客己 不要紧，要是不合适，咱们还可以另找。 阿 三 我还得想想。

食客己 (站起想走，又回头)好漂亮的一口箱子! 阿 三 那里，那里。

食客己 这东西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 阿 三 这是一口旧箱子。

食客己 (摸摸)上好的牛皮，做工也细，还扎实得很。 阿 三 这是真的，不像现在的新货。

食客己 请问您是那儿买的?

阿 三 那儿买的?我不知道。 食客己 您不知道?

阿 三 我真的不知道，这箱子的年龄可能比我还大呢!

食客己 那就怪了。那怎么——(自觉失言) 阿 三 什么?

老 大 (差不多同时)朋友，(站起来)你是干什么的? 食客己 我不干什么的。

老 大 你怎么盘问起别人的底子来了? 食客己 我只是随便问问。

老 大 随便问问。我告诉你，你别欺负人。你知道我是干 什么的?

食客己 你怎么样?

老 大 你是瞎了眼睛。

食客己 朋友，说话客气一点。

(食客们渐渐围了上来，但都站得远远的。)

老 大 你先是盘查人家的底细，再是盘查人家的箱子。你 打的什么主意?

**食客己** 关你什么事?

**老** **大** 欺负了他就是欺负了我! **阿** **三** 算了!算了!

**老** **大** 什么算了? **食客己** 你要怎么样?

**老** **大** (一记耳光)要你好看!

**食客己** 你打人!你打人!你打人!

**老** **大** 打你是教训教训你，下次眼睛放亮点!

(老板过来劝架。) **老** **板** 好了，好了!

**老** **大** 算账!(把两张钞票丢在桌上，对阿三，)走!走! **食客己** 有种，就别走!

阿三提起箱子，跟着老大，一步步走出。没有一个食 客敢拦阻他们，而且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来。

阿三与老大走出店门，骑上脚踏车，飞驰而去。有的

食客走出来，注视他们行走的方向，可是没有人敢追 上 。

店内此时闹成一团，一片喊叫声：‘叫警察，快叫警 察!''打电话，快，快!'‘错不了!就是它!'‘追!追! 别让他们跑了。''一定是的，快报警!'……

**食客丁** (抢着了电话，却忘记了号码)几号?快说! **食客乙** 让我来打。

**食客丁** 为什么?你告诉我号码好了。

**食客乙** 你不记得，就别占着电话机。真奇怪! **食客丁** 谁借给我一份报纸?快，快!

此时无人理他。许多人都向外跑。

**第** **三** **场**

一座破旧的古庙。月光中依稀可以辨识神像的 森严的面目。此时庙内空无一人。

老大与阿三推着车子进入庙来，他们显得疲惫 和气喘。他们摆好车子，取下皮箱，找一块地方坐 下。

他们都不说话，半晌。

**老** **大** 你现在怎么样? 阿 三 好些。

**老** **大** 真他妈的!

阿 三 这是怎么的一回事?

老 大 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 三 他们老瞧着咱们干什么?无论走到那儿，他们都不 放过。走到那儿跟到那儿。

老 大 活见鬼了!

阿 三 你看咱们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老** **大** 什么地方不对劲?笑话!咱们脸上又没刻字，又没 画花。

**阿** **三** 是不是欺负咱们外乡人? 老 大 这儿多的是外乡人。

他们各自点烟。 沉 默 。

阿 三 你来这儿不是第一次，以前不是这个样儿吧?

老 大 我来过这儿，那是好几年前的事，让我算算，该有五 年还是六年，那当然不是这个样儿。那时候不过是 个小城，还没发现什么金矿。只不过那么几条街。 零星的一些小铺子，连路面还是高低不平的，现在一 切变了样儿。

阿 三 你来这儿干什么?

老 大 我那时在一家货运公司里做事，他们要我来这儿收 账。我没收到几个钱，不，我收到一点，都给我花了。

后来公司里知道了，就把我开除了。我就流落在这 儿 。

阿 三 你干什么?

老 大 我在码头上混混。 阿 三 那么我问你—— 老 大 问什么?

阿 三 你有没有闯过什么祸?

老 大 闯过什么祸?那我记不起来了。

阿 三 你想想看。

老 大 啊，我记起来了。那一年，为了一个妞儿，我和这儿 的一个混混泡上了，他喊来三四个小伙子，我凭着一 条板凳，狠狠的揍了他们一顿。这一下子，我闯出码 头来了。

阿 三 那怪不得。

老 大 阿三，你得搅清楚，我打架是有的，老子生平就爱管 个闲事，可是一不偷，二不抢，坏事我是不做的。

阿 三 我想一定有人认得你。

老 大 你以为他们注意的是我? 阿 三 我想是的。

老 大 你见了鬼了。他们注意的是你! 阿 三 我——我——,为什么?

老 大 你的那口箱子。

阿 三 我的箱子怎么样?

老 大 或许他们以为一个流浪汉不该拎这么大的一口箱

子 。

阿 三 为什么?

老 大 或许他们认为一个年纪轻轻的人怎么会拎着这样老

旧的箱子。 阿 三 为什么?

老 大 或许他们以为这口箱子的来历有问题。 阿 三 来历有问题?你知道这是我爸给我的。 老 大 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

阿 三 这箱子是我爸给我的，那是三年以前，当我离家出外 谋事的时候，他说：‘阿三，我没什么给你，只有这口 箱子，这箱子是你祖父给我的，我就带着这口箱子出 去外面，想闯一个天下。我闯了几十年了，我没闯出 名堂来，现在该轮着你了，去吧，这口箱子是你的了， 它虽然旧些，但是还好好儿的， 一点破损也没有。希 望你好好儿留着，别丢了。你看到了箱子，你就会想 起你爸，和你过世的祖父。阿三，但愿你的运气比我 好些。'

老 大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

阿 三 所以这三年来我一直带在身边。去年我爸去世时，

我没回去见他一面，我当时连知都不知道。我—— 我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没有，有时我连他的样子都有 点模糊。于是我就摸着这口箱子，那过去的事情就 会一点点清晰起来。我仿佛回到了我的老家，回到 我那幼年的时代。

老 大 你别提了。 阿 三 你怎么啦?

老 大 我连一口箱子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 阿 三 噢 !

老 大 所以我什么也不想，也不能想。我就像是天上掉下 来的一个人。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怎么样过的? 我的父亲，他是什么样子?我的母亲，她是谁?我完

全不知道。真的。我完全不知道。 阿 三 你是孤儿?

老 大 是的。我是孤儿院长大的。 阿 三 你在孤儿院过了多久?

老 大 不知道，大概有好几年。后来有人收养我。 阿 三 你有义父母。

老 大 我只有义父；我可没有见过义母，她或许早就死了。 阿 三 他待你怎么样?

**老** **大** 他是好人，他很老。 阿 三 他还在世?

**老** **大**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那个时候。他已是个老人。

他要我上学。 **阿** **三** 你上过学?

**老** **大** 我当然上过学，我上到中学。 阿 三 你没有好好念下去?

**老** **大** 是的，像你一样。 **阿** **三** 我念完了中学。

**老** **大** 那我没有。我不喜欢念书。 阿 三 我也一样。

**老** **大** 老师讲书的时候，我会打瞌睡。有一次我竟然睡着

了，等到鞭子打在头上才醒。 **阿** **三** 我不会，我从来不打瞌睡。

**老** **大** 我只欢喜打球，我可以打一整天的球。从早打到天

黑。我不累，也不瞌睡。

**阿** **三** 我不打球，我也不爱打球。

**老** **大** 我不喜欢妞儿。我瞧着她们就难过。可是有个女同 学很喜欢我，你说奇怪不奇怪?可是我从来不吃她 那一套。我不喜欢她，一点也不喜欢。我不理她，你 知道，有一次她竟然哭了，哈哈，她竟然哭了。

阿 三 我欢喜女孩子，谁都欢喜女孩子，是不是?我喜欢过 一个女孩，她是很可爱的。她很高贵。她瞧不起我。 她瞧不上我这个穷小子，我知道。我知道我配不上， 可是我还是喜欢她。

老大与阿三各自陷入自己的记忆之中，变成各说各 的。他们的话彼此相关，而又各自独立。

**老** **大** 我欢喜打抱不平，我看不得别人欺负人。别人都说 不要管闲事，我要管，我就要管。老子高兴管。

**阿** **三** 我不欢喜管别人的闲事。我从来不管别人的闲事。 我连自己的事儿都管不好，那能管别人的。

老 大 有一次，有一个高年班的同学欺负一个低年班的同 学，他硬说他拿了他的钢笔，要脱下他的裤子来搜， 真岂有此理。我走了上去。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

说你管得着，我说老子管定了。我一拳就把他的鼻 子打坏了，流了好多血。

阿 三 我常常给人欺负。我记得，那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我 穿了一件新衣服上学，有两个小子，他们把泥巴摔在 我身上，用水来泼我，我哭了，我应该过去揍他们的， 可是我没有，我——我没有。

老 大 后来他告到学校。学校把我送回家。我那义父，你 知道他怎么样?他也不问个是非曲直。他要我跪在 地上，用鞭子鞭我，我不响，我也不哭，我让他打。打 得他手都酸了。他说好小子。他在喘气。

阿 三 我真窝囊，真他妈的窝囊，有一次我哭了回家，我爸 说：小子你哭什么?你真无用，你就会哭。你难道只 会挨打，你就不会打他，你长得也不矮呀，你饭吃得 也不少呀。

老 大 ‘你说你下次敢不敢’。他扬起鞭子，我一声不响。 他的鞭子又打下。我咬着牙：‘敢不敢?下次敢不 敢?'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喘着气，吼着，我还是不响， 他突然倒在地上。

阿 三 我爸跳了起来，他生了很大的气，他吼着：‘我是白养 你了，我白养了你这个废物’。

老 大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伏了下去。我轻轻地对他说： ‘我下次不敢。’他没听见；我又大声对他说：‘我下次 不敢。'他还是没听见。

阿 三 他突然不再骂我了。他两眼发直，他瞧着门外， 一 动

*也****不动****，，****仿佛门外有****1什么稀奇的事儿似的* *我跟着他*

瞧，却什么也没瞧见。

老 大 我更大声的喊：我下次不敢，我下次不敢。他不动也

不响。他——他---他——他死了。

**阿** **三** 他还是不说话，他一动也不动。咱们就这样僵在那

儿 。

**老** **大** 他们说是我把他气死的，他们都这样说。

**阿** **三**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我真想你再骂我几句，打也行。 **老** **大** 他们说是我把他气死的。真的吗?他是个好老人，

是我把他气死的吗?

**阿** **三** 你可以打我，骂我，我求求你别这样，别这样不说话， 别这样不理我。

**老** **大** 是的，是的，是我把他气死的。是我把他气死的! **阿** **三** 你别这样不理我，别这样不理我!

**老** **大** (大声)是我把他气死了，是我把他气死了。 阿 三 (细声)别这样不理我，别这样不理我。

**老** **大** (更大声)是我把他气死了，是我把他气死了。 阿 三 (更细声)别这样不理我，别这样不理我。

他们沉默。 狗吠声。

半 晌 。

狗吠声渐响，夹杂着人声。 狗吠声大作，人声渐响。

他们仿佛自梦中醒来。

阿 三 是他们来了? **老** **大** 我想是的。

阿 三 是的，是他们来了。他们要把我的箱子拿走，是不 是?

**老** **大** 我想是的。

阿 三 那是我的箱子。那是我爸给我的箱子。

老 大 我知道，可是他们要。 阿 三 为什么?

老 大 谁知道为什么?

阿 三 有这样的道理吗? 老 大 什么道理?

阿 三 他们凭什么要我的箱子? 老 大 或许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阿 三 他们有什么理由?

老 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阿 三 他们绝对没有理由。

老 大 你这箱子里真的没搁什么宝贝吗?

阿 三 什么?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老 大 不是不相信，我只是问问。

阿 三 什么都没有。连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可是，那 是我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喜欢某种东西，它可能

没有用，可能完全不值钱，对不对? 老 大 那是有的。

阿 三 我不能让人家把我的箱子拿走。 老 大 是的，是的。

阿 三 (差不多要哭)我不能让人家把我的箱子拿走。 老 大 好了，好了。

阿 三 (一种哭声)我不能老是给别人欺负。(狂暴地)为什 么?为什么我老是要给人欺负?为什么?这次我拼 了。我和他们拼了。

老 大 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你放心。

狗吠声、人声大作。 阿 三 那怎么办?

老 大 怎么办?你让我想想。

**阿** **三** 他们来了，他们就要来了。 **老** **大** 我们先躲一躲，先躲一躲。

**阿** **三** 躲到那里去?你说还是有那儿好躲?

**老** **大** 我想起了一个地方。啊，有了。有一个地方，有一个

很好的地方。在码头那边。 **阿** **三** 真的?

**老** **大** 当然是真的。我记起来了。我们可以在那儿好好睡 一觉，没有人会找得到的。

阿 三 那么,快! 老 大 走 !

他们走向庙门。阿三提着箱子。 阿 三 明 天 呢 ?

**老** **大** 你问明天?

**阿** **三** 明天怎么办?

**老** **大** 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

老大与阿三骑上脚踏车。阿三一只手提着箱子，他 们疾驰而去。

空场片刻。

食客甲、乙、丙、丁、戊、已、警察甲、乙和背着放射线

检验器的检验员，以及一群闲人拥到庙门口。 **警察甲** (阻住大家)危险!他们可能有凶器!

群众中胆大的站着不动，胆小的开始后退几步。 **警察甲** 你们不要进来，听见没有。

警察甲、乙向庙内走去，食客丁与食客己跟上。 **警察乙** (大声)你们不怕死，是不是?回去，回去!

食客丁与食客己无可奈何地退回到庙门外。

**警察甲** (亮着手电筒向四处照射)朋友，出来，举起手出来，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没有回响。

**警察甲** 你们没有地方好躲了。这四周全包围了。出来，举 起手出来，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警察甲、乙向四下里寻找，每个角落都照到。最后警 察乙发现烟蒂。

**警察乙** 他们是来过。可是走了。

人群拥进庙内，嚷成一片：‘又给他们跑了，'‘好狡猾

的家伙!''惯窃!一定是惯窃!'‘一定要逮住他!' **警察甲** 别吵，别吵，他们走不了的，他们走不了的!

**(舞台全黑)**

**第** **四** **场**

由四根木柱所支起的一间木造小屋，离地面约有数 丈高，这是一间废弃了的瞭望哨。

警察甲正拿着喊话器对木屋喊话，警察乙以探照灯 照着木屋，背着放射线检验器的检验员站在他们旁 边。

食客甲、乙、丙、丁、戊、己以及一大群闲人正围在四 周。

警察甲 (拿着喊话器喊话)你们没有地方可以跑了。你们被 包围了。我们不会为难你们的， 一点也不会为难你 们，只要你们把那口箱子交出来，听见没有?听见没 有?只要你们把那口箱子交出来。

老大和阿三出现在小屋门口。阿三手持那口箱子。 人群开始骚动，乱七八糟地喊着：‘是这口箱子。'‘正 是这口箱子。'‘他手上提的就是。'

**警察甲** 不要闹，不要闹!(喊话)对了，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的。请你们把那口箱子交给我们。可是不能丢下 来，千万不可以丢下来，有没有绳子?你们有没有绳 子?你们可以用绳子轻轻地放下来。要小心，要很 小心地放下来。

老 大(大声)你们要箱子干什么?

人群开始骚动：‘他还问要箱子干什么?'‘真会装 傻。'

警察甲 (喊话)你们看过晚报没有? 老 大 没有!

警察甲 听过广播没有?

老 大 没有。我们是外乡人，我们是今天下午才到的。 警察甲 有没有听别人说过?

老 大 说过什么?

警察甲 说过一口箱子的事。 老 大 什么一口箱子的事?

警察甲 我们这儿遗失了一口箱子，箱子里装了几支镭锭。 老 大 什么 ?

阿 三 (同时)什么‘内定'?

警察甲 镭锭!镭——锭!医生用的镭锭， 一种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元素。

阿 三 我们没有什么放射性元素。

老 大 别开玩笑，我们那有什么放射性元素。 警察甲 这玩意儿是有危险的，你们知不知道? 阿 三 我们根本没有放射性元素。

警察甲 我们只要看看你的箱子。 阿 三 这是我的箱子。

老 大 你们凭什么要看别人的箱子?

警察甲 我们接到报告，你的箱子和那遗失的箱子完全一样。 老 大 谁说的?

人群引起了一片骚扰：‘我看见的。’‘我也看见。'‘根本 就是一模一样。''他想赖。"‘他还狡辩。'‘少废话!'

**警察甲**，不要吵，不要吵!

**阿** **三** 真奇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东西吗?

警察甲 就算是相同的，你让我们看看有什么要紧?如果不 是那口遗失的箱子，我们会还给你，原样的还给你， 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阿 三 这是我的箱子，这是我的。(歇斯的里地)我不要你 们看我的箱子，我不要你们看我的箱子!

群众骚动：‘一定是的!''一点也错不了!''他不敢让 我们看!''要真是他的，他还怕我们看吗?'‘做贼心 虚?'

**警察甲** 朋友!放明白点!我们是 一 定要看的。你走不了

的。(对人群)去，快去找个梯子来。谁去找个梯子 来，向附近人家去借，快快!

人群中有人移动。

**老** **大** (对阿三)他们只看一看。

**阿** **三** 这是我的东西，我不要别人看。

**老** **大** 他们看过以后会还给你的。看看有什么关系? **阿** **三** (歇斯的里地)我不让他们看。我不让他们看。

**老** **大** 他们是看定了。你瞧，他们不看是不会走开的，他们 去搬梯子去了!

阿三(歇斯的里地)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

老 大 你 拿 给 我 ! 你 拿 给 我 ! 阿 三 不，不，不……

老大移身过去想夺阿三手中的箱子，阿三挣扎，脚步 不稳，连人带箱子摔落到地上。箱子滚到很远，人躺 在地上不动。

此时人群立即围向箱子，没有人注意到躺在地上的

阿 三 。

老大此时自木柱上滑下来，跪在阿三的身旁。 **警察甲** (维持秩序)不要靠近，站远点，危险!站开些。

背着检验器的检验员开始工作。

警察甲、乙维持秩序。 **警察甲** 站开，站开!

检验员以检验器测验。 **检验员** (摇头)什么也没有!

检验员打开箱子，将箱子内的东西搬出来：一些老旧 的衣服，一些古老的儿童玩具，几本旧书，一张奖状。 群众的声音响成一片：‘怎么只有这几样东西?'‘全 是不值钱的东西!''怎么还有玩具!''我的天，这种 玩具早就过时了!''这是什么?'‘奖状，怎么还有一 张奖状!'

大家表现得失望之极，有一种无聊与被骗的感觉，于 是开始纷纷退却。此时才发现躺在地上的阿三，与 伏在阿三身旁的老大，于是大家又围了上来。

老 大 阿三，阿三，你醒醒，你醒醒!你不要那样，不要像先 前那样，不要再闹着玩。阿三!(声音变得十分的凄 厉，像一种呼号，足以使人恐惧。)你醒醒，你起来啊! 时间很晚了，我们得走了，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我 们得赶紧一点!阿三，阿三!

警察甲、乙自人群中挤了进来。 **警察甲** 怎么的 一 回事?

**老** **大** 阿三!快，快，咱们要走了。

警察甲伏下，以手抚摸阿三。 **警察甲** 他死了!

老 大 他——他什么? 警察甲 他死了!

老 大 (狂暴地)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 警察甲 他死了!他的脉搏都停了!

老 大 (狂乱地)他他他，他死了!他真的死了!是我，是 我，是我害死他的，是我害死他的!

食客己 是他把他推下来的。 群众甲 是的，是他推的!

群众乙 我看见他推的。

群众丙 我也看见!

群众丁 我们都看见!

警察甲 朋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老 大 (完全没有听见，仍然说自己的)阿三，阿三!(恐怖 的呼号)我害了你了，我害了你了。

警察甲取出手铐，将老大铐上，他完全没有抗拒。 警察甲 有话到局子里去讲!

老 大 (声音变成一种喃喃)是我害了你了，是我害了你了 是我害了你了。……

警察甲 将来还要请你们作证。 人群开始溜走。

警察甲 (对警察乙)你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警察乙 是 !

老 大 是我害了你了，是我害了你了!…… 警察甲 走!

警察甲押着老大走。 群众开始散开。

舞台全黑

**来自凤凰镇的人**



〔台湾〕姚一苇

登场人物

韩子明、朱婉玲、春子、警察、卖花姑娘、潘哲之、 周大雄、细狗、夏士璋、潘太太、小毛、秦功勉

**第一幕：**一个初秋的黄昏。 **第二幕：**前幕二小时后。

**第三幕：**前幕二小时后。

这完全是个虚疑的故事，没胡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适合咱们东方的城市，或许也适合西方的城市 ——假如把这些人名、地名、以及少许风土气息的东 西予以变更的话。

——作者附志

**第** **一** **幕**

舞台上发出各种喧嚣的声音：包括汽车嘈叭声、 收音机播出流行歌曲、呼唤人的声音、脚步声、及其 他各种噪音。在喧嚣声中，幕徐徐启。

这是一间妇人的起居室。后面偏左为一排玻璃 窗，挂着窗帘，但未拉上，可以望见庭园中的花木；偏 历略靠前为一扇洋式门，为主要出入口，通外边通 道。右墙中间有一门通卧室。左墙靠台前有一小门 通盥洗室，靠后另一小门通书室- 现在作为细狗 的卧室。整个的结构应使人一望而知是一间公寓的 套房间。

近台前偏历摆着一套沙发，左方近墙处有大型 安乐椅一，小凳一、旁置立式灯座。窗前有一写字台 和一把小型的转椅，写字台上零乱地放着几本书报 杂志和一些妇人用品。历后方门侧靠墙有一洋式酒 橱，上面摆着插满鲜花的花瓶。酒橱上方的墙上挂 着一幅粗俗的画片。

韩子明年约二十六、七，英俊而爱好修饰，是一 个不会受过波折的年青人，仿佛这个世界是为他而 创造的，所以精明中略显得有点冒失。此时他正靠 在沙发上，似已入睡；他的上衣业已脱下，搁在另一

张沙发的靠背上。

室内静悄悄地，可是室外传来的各种噪音越来 霸占响，仿佛要把这块宁静的空间炸裂。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谈话声。

男 声 春子、春子(声音越来越近)春子! 女 声 来了。

(脚步声渐近。) 男 声 我太太呢?

女 声 她下午出去了。

男 声 有没有说去哪儿? 女 声 没有。

男 声 会不会在朱小姐屋里? 女 声 朱小姐也还没回来哩?

男 声 (声音渐远)我找她去，耽会儿太太回来，要她别出去

…

(有几秒名贵的宁静，然后我们听见轻微的脚步声， 接着门被扭开。朱婉玲走了进来，掀开门边的电钮， 室内大明。此时使我们看清了室内的一切阵设，紫 色的窗门帘，紫色的沙发，和紫色的灯罩，桌上，椅上 放置着一些报纸，衣服，略显得有点凌千百万。)

(朱婉玲年龄在三十左右，可是看起来却显得年 轻些。伊长得十分的娟秀，但眉宇之间似乎有一种 鄙夷而又坚决、轻佻而又壮重的神色，是一个混过世 界的复杂而又阳盾的人物，但是此刻她为一种难以 掩饰的倦怠与忧忆所征服。她快速地走了两步，停 下来，脱去黑眼镜，放入皮包中，把皮包抛向沙发，突

然发现躺在沙发上的韩子明、一怔、然后俯下去端详 一会，有一种鄙夷的笑容露在嘴角。)

**朱婉玲** (轻轻地推韩子明，不醒，再重重地推一下，)小韩、小 韩!

**韩子明** 啊!(打了呵欠，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啊!(突然跳 起)婉玲!你回来了!(抓住她的手。)

**朱婉玲** (把手脱开，环顾左右)细狗!细狗!(盯住韩)你怎 么进来的?

**韩子明** (稚气地)这还不简单，五块钱，细狗就让我进来了! **朱婉玲** (玩笑而壮重)你倒会收卖，现在你可以走了!

韩子明 不，不，我四点钟就来了，等到现在，好容易等到你回 来，(稚气十足地，拿起桌上的一束鲜花)我带了这个 来!

朱婉玲 (连看也不看)好了，好了，(像哄孩子似的)现在咱们 不是见过了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去，好好儿的吃一 顿，睡个好觉。

**韩子明** 不，不，婉，朱小姐，你怎么这样不了解我，(一肚子委 曲)我——我有话要告诉你——

**朱婉玲** 有话留着明儿说好不好?(看表)我没有多少时间

嘞 。

**韩子明** 你忙什么?

**朱婉玲** (知道缰不过他)好吧，你说吧给你五分钟。

**韩子明** 好不好让我多耽会儿?我们同出去吃饭好不好?

**朱婉玲** 别扯了，我有顶顶要紧的事。(看了他一眼，凄惶地

笑着)不骗你的，你快说吧!

**韩子明** (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我爸爸来信要我去美国，上 什么加州大学，他寄来了一大笔钱，让我作路费—

朱婉玲 (插入)那好极了!我向你道喜。

韩子明 (仍然自我陶醉)我有了这笔钱，婉玲，朱小姐，那么

我们便可以——可以—— 朱婉玲 (逗他)嗯!

韩子明 便可以——可以—

朱婉玲 (不忍再逗他)你是来求婚的?拿你爸爸给你的路 费，然后——再写封信回去，扯个谎，生病带是什么 的，再逼老头子寄钱，小韩，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韩子明 (突然地)我是说那我们便可以一同去—— 朱婉玲 (不忍地)你是个好孩子—

韩子明 (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什么老把我当小孩子?

朱婉玲 你今年几岁了?

韩子明 下个月便廿十六了。

朱婉玲 你看你多么年轻，这个世界是你的，这正是你的世 界。(迷惘地),那么安宁，那么快活，那样的充满希 望 —

韩子明 (轻声地)婉玲!

朱婉玲 (回到现实)这个世界是你的，小伟，放现实一点，你 为什么老爱胡思乱想?

韩子明 胡思乱想!(突然勇气来了)不，婉玲，(握她的手)你 听我的。我今儿个是诚诚恳恳求婚来的。

朱婉玲 (恐惧起来，摆脱他，后退，)都慢我不好，我真后悔! 韩子明 你后悔什么?

朱婉玲 (一半调笑，一半认真)后悔认识你? 韩子明 你这话真叫我伤心!

朱婉玲 (不愿再提下去)好了，好了，有话明儿再谈吧!

(一阵尖说的警笛声、车声、和跑步声混成一片。)

**朱婉玲** (自言自语)又出了什么事?(谛听)管他的，(自言自 语)我还管它干吗?

(奔跑声越来越近，喊声：‘前面'!那儿!嚷成一 团。)

**韩子明** 管它呢!(盯着她，像发现了什么)你今儿个怎么的? 老是心不在焉似的。

**朱婉玲** (掩饰什么)没有什么,你别管我。

(过道上响起脚步声。) **朱婉玲** 现在你可得走了。

(脚步声渐近，敲门。) **朱婉玲** 进来!

(一位年青的警察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春子姑娘。) **警** **察** (十分有礼地)打扰您真对不起!

**春** **子** (差不多同时)小姐，你回来了! **朱婉玲** 出了什么事?

**警** **察** 一个囚犯给逃跑了!刚刚做工回来给逃脱的。 朱婉玲 吓死人，什么样的囚犯?

**警** **察** 样子我还说不上来，反正不会是什么好看的样子，身 上穿的是囚衣，有号码的，好像是一千八百九十五 号。

**朱婉玲**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警** **察** 刚好是这附近逃脱的，我们看见他跑进隔壁的巷子， 我怕他会溜进这一带屋子里来。

朱婉玲 别把我吓死!(一半做作)那怎么办?

警 察 (安慰她)假如你发现陌生人，赶快通知我们。 朱婉玲 你们可别跑远啊?

警 察 今儿这儿附近怖满了咱们的人，(公事口吻)打扰您

真对不起。(要走)

**朱婉玲** (关开玩笑)这儿有位先生，(指韩)老磨着我，要不要 请您带走。

**警** **察** (笑，看看他们)您真会开玩笑。 (警察同春子下。)

**韩子明** (十分气愤)你——你——(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后悔 认识你—---

**朱婉玲** (怜悯地笑)那敢情好。

(韩子明拿起搁在沙发上的上衣，匆匆地走出。朱婉 玲看着他消失，面色突然凝重起来，拿起皮包，自皮 包内掏出药瓶，放一桌上，又掏出支票簿，铜笔，又站 起，在室内来回踱着。按壁上电铃。)

**卖花姑娘** (声音由远而近)花啊!玉兰花!玫瑰花!夜来香 啊!

(敲门声。朱婉玲站起。) 卖花姑娘声 小姐，给您送花来了。 朱婉玲 (不耐地)今儿免了!

卖花姑娘声 (捻地)啊!小姐!

**朱婉玲** (突然又改变主意)你进来罢!(拿起皮包，从皮包内 取出厚厚的一叠钞票)

(进来的是一位瞎眼的姑娘，白哲的脸像一具石膏 像，手持一大篮鲜花。)

朱婉玲 (走近她，把一大叠钞票给她)给你，这个给你。

卖花姑娘声 (大惊)这是什么?(缩回手，后退)小姐，您干什 么?

朱婉玲 (再把钞票给她)不，不，没什么,你收下吧!

卖花姑娘声 (惊异地)这一篮花可不值这些呢?(把花篮放

下，两支手乱摇。)

朱婉玲 (不耐地)你客气什么!这不是买花的，我今儿个不 要什么花了。(把钞票塞向她。)

卖花姑娘声 (两支手紧紧地握在朱婉玲的那支手)啊啃，小 姐，您今儿个怎么啦?您有点不对啦?您的手这么 冷，您的声音在发抖——

(朱婉玲害怕似的挣扎着把手脱出，钞票散了一地。) 朱婉玲 (不安地)你唠叨什么?

卖花姑娘声 你别瞧我是一个瞎子，小姐，我卖了很多年的 花，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人，我懂得他们，他们——,他 们只爱他们没有的东西，从不爱已经有了的，所以很 烦恼。

朱婉玲 (更加不安地后退)您别说了。

**卖花姑娘声** (逼近)你瞧瞧我!瞧瞧我 (朱婉玲惊骇地瞧着她。)

(卖花姑娘此时就像一座壮重而宁静的雕像。)

卖花姑娘声 (喃喃地)一个瞎眼的卖花女，她把花儿让人们 不再烦恼，不再忧伤，小姐，你学学我，学着闭上眼 睛，您就会安静下来，您就会什么也想开了!

朱婉玲 (歇斯的里地闭开眼睛)哈哈——(笑声突然停住) 卖花姑娘声 您好好地笑一场，还是哭一场都行。

朱婉玲 (凝视着她害怕起来)你——你走吧!

卖花姑娘声 (拿起花篮，下一朵玫瑰)这一朵花给您带在头 上，保你平安如意。

(朱婉玲接过花，闭了一闭，卖花姑娘神秘地一笑，缓 缓地向门边走去。朱婉玲呆立不动，凝视她的背 影。)

(春子匆匆入。) 春 子 小姐。

(朱婉玲仿佛没有听见，仍呆立不动。)

春 子 怎么一地的钱?(俯下去拾地上的钞票。)

朱婉玲 (突然惊醒，把花扔在地上，走向春子)你怎么这会儿 才 来 。

春 子 (把钞票叠好放在桌上)我跟着警察一屋子一屋子转 (从口袋掏出一张纸来。)您有好些个电话什么的

——(念)新与公司总经理来电话，他约你吃晚饭。 朱婉玲 你怎么回的?

春 子 我说您没有回来，耽会儿他还要打来的。 朱婉玲 你就告诉他我还没有回来。

春 子 我懂—(又念)美容服装公司送来您的一件秋外 衣，我跟您摆在卧室里(一顿)要不要看看?

朱婉玲 不用看了。

春 子 (又念)有一位王先生，他不肯说名字，他说您知道 的，来过两个电话，他说您回来了跟他挂个电话，他 的号码是六五八九三——五。

朱婉玲 那有这位王——什么?别理他!

春 子 是。

朱婉玲 还有?

春 子 还有秦先生今晚十一点来。 朱婉玲 这个我知道。

春 子 他的一包衣服着人送来了，我也放在您屋里。 朱婉玲 (默然)嗯!

春 子 还有——还有那个神经病—— 朱婉玲 那个神经病?

**春** **子**那个姓夏的，搬了进来，搬东边第九号空屋里。 **朱婉玲** 他住了进来?

**春** **子** 是的，付了两个月房钱，今我一搬进来就向我打听你 是不是姓沈，我说不是，他一定说你从前姓沈，他说

世界上没有这样相像的，你说笑话不? **朱婉玲** 别理睬他(不耐)有什么账单?

春 子 我几乎忘了，你的那些账单，秦先生电话交待，要我 交给他，所以我统统交给他派来的那位带去了。

朱婉玲 (用手指指)这儿的—— 春 子 也交给他了

**朱婉玲** 那么我什么也不欠了，(又觉得不对)你为什么全交 给他，你知道我有钱。

春 子那真抱歉，我以为像往常那样。

**朱婉玲** (自言自语)那我只欠他一个人的了。(咬着牙)他一 个人——

**春** **子**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朱婉玲** 你看见细狗?

**春** **子** 刚一会儿还看见，他在院子里和小孩儿玩。 **朱婉玲** 他吃过

**春** **子** 在厨房坦克吃的。

**朱婉玲** 耽会儿你告诉他别进来，睡在外面吧! **春** **子** 好的。

**朱婉玲** 没什么了(又想起)啊，春子。 **春** **子** 还有什么——

**朱婉玲** 这儿有没有什么收容所? **春** **子** 什么收容所?

**朱婉玲** 我是说专门收容疯子、神经病、白痴这种人的收容

所，还是救济院，公家开的。

春 子 好像有那么一家，说不上来，耽会儿我跟你查查电话 号码簿。

朱婉玲 不用了。今儿晚我什么人全不见。 春 子 除了秦先生。

朱婉玲 (不高兴)别老是秦先生，秦先生的—— 春 子 是 。

朱婉玲 无论什么人还是电话，你就说我病了，睡了，还是别 的什么理由全行。

春 子 我懂得。

朱婉玲 那么——好吧。(挥手又想起什么)春子，你过得好 吗?

春 子 什么?我——(茫然)我说不上—— 朱婉玲 你家里有什么人?

春 子 我好，我还有个弟弟!他还很小。 朱婉玲 你家全靠你?

春 子 我妈也做活儿，除了弟弟，我想等他大起来—— 朱婉玲 那时候你们就快活了。(凄然一笑)

春 子 我想是的。

朱婉玲 (从耳朵上解耳环)你等会儿(把耳环给他)这个你留 着。

春 子 ( 吓了一跳)您这是——

朱婉玲 (淡淡一笑)没什么,这是对翡翠的，要千把块钱。 春 子 (疑神疑鬼)这么贵生蝗东西!

朱婉玲 这不是给你带的，春子。

春 子 (说不出话为)小姐，您-——您人真好!您上次给我 的衣服，我还没穿过。

朱婉玲 我说过这不是给你带的，你得好好留着，因为——因 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会要点钱用，一定得要 那么一点儿钱的时候，那时候可以把它换了，变钱! 你知道吗?

春 子 我知道。(仿费嗅到空气中的异味)小姐，您——您 今儿个—

朱婉玲 (不让他说下去)你去吧! 春 子 谢谢，谢谢您。

(春子走去，回头看她，朱婉玲凄然一笑，挥手。) 朱婉玲 去吧，记着，什么人我全不见。

(春子下。随手把门带上。)

(响起了一阵急促而高吭的音乐，这一曲调反覆通过 全剧。)

(朱婉玲从桌子抽屉里乱找，最后找出一叠信纸来， 于是他坐在沙发上，伏着桌子写什么。)

(音乐逐渐低微，终至消失。)

(朱婉玲把写上几个字的信纸， 一张张抛在地上，仿 佛老写不成，伊仰着头想。突然坚决地在纸上写 着。)

(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敲门声。朱婉玲停笔谛听，终至站起。) **朱婉玲** (轻欢)是谁呀!

**潘哲之声** 是我，潘哲之，朱小姐。

**朱婉玲** (无可夺何)潘先生，有什么事吗? **潘哲之声** 我太太有没有来过?

**朱婉玲** 今儿还没看见她嘞。

**潘哲之** (十分懊伤)啊!(半晌)朱小姐，我想跟你讲几句话

儿嘞!

朱婉玲 (向门边走去，开门)您有什么事吗?

潘哲之 (一个瘦削驳背、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他刚踏进两步 为朱所阻，于是他们站在门边谈话。)打扰您了。朱 小姐!

朱婉玲 (忍耐地)潘先生，有什么事不如意?

潘哲之 朱小姐，您说怎得了?她跑了!我太太跑了。 朱婉玲 (莞尔)她不会跑的，你放心!

潘哲之 这回是真跑了!我该死!是我该死! 朱婉玲 怎么的?

潘哲之 说出来真叫人笑话，只为了那么一点儿小事，今儿中 午她把一锅子牛肉煮焦了，我只不过说了她两句，她 就闹起来(语无伦次)不，不，是我不好，我该死，(带 哭 声 ) 我 — 把 锅子——给扔了。

朱婉玲 (忧异的笑)潘先生，我老说你们是最教人美慕的一 对!

潘哲之 (受宠若惊)什么?朱小姐!

朱婉玲 (一半是自言自语)真个儿的，咱们活着，活得那么客 客气气，活得谁也不碰谁，牙齿也不碰着舌头，你是

你，我归我，那咱们还活着干什么—— 潘哲之(完全不懂)朱小姐，咱们活着干什么?

朱婉玲 (清醒过来)您别误会。我是说你们是一对好夫妻。 潘哲之 可是她走了，她把小毛也带走了。

朱婉玲 不会的，说不定那会去散散心了。 朱婉玲 不，不，她常去的地方我全问过了。 朱婉玲 譬如说，看一场电影——

潘哲之 看电影，吭吮—,我怎么就想不起看电影的，前天

她好像说过—(想)要看什么电影来的，真是该死， 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朱婉玲** 回去慢慢儿地想吧。

**潘哲之** (点头)啊，对了——(面有喜色)我好像要想起来了， (回头就跑，立刻又觉得不对)朱小姐，真对不起。

**朱婉玲** 没什么——

**潘哲之** (诚恳地)回头您好好地劝她一下，要她别再使性子，

我——只有脾气坏点，人事顶——那个的。

**朱婉玲** 我，我知道 — **潘哲之** 谢谢您，谢谢您。

(潘哲之下。)

(急促而高亢的音乐又起。)

(朱婉玲拿起桌上写好的信。)

朱婉玲 (念)‘各位先生：我是自的，我是自和谁也没有关系， 请不要去追寻理由，假如一定要盘根究底，那么我可 以告诉你们，我只是活够了。不想再活了。'(歇斯的 里地)你有没有活够?(从桌上拿起一面镜子，对镜) 你有没有活够?你这么年青，你这么漂亮(把镜子抛 掉)你真的活够了，活得很久很久了。你已经很老 了，(此时舞台的灯光有一奇怪的变化，使观众会产 生一种她已经衰老的感觉，不过为时甚暂)你瞧，你 这样老了，(朱婉玲完全是老人的姿态)你死得一点 不冤，一点不冤。(突然，大声地)你死得太冤了，(灯 光变化使观众看到一个最美丽最年青的朱婉玲)你 还没有活够，你要哭，要笑，要痛痛快快地活。(她伏 在地上，轻轻地啜泣)

(急促而高亢的音乐又起。)

(间乐戛然而止。)

**卖花姑娘声**

白兰花啊玫瑰花 板子花啊绿球花 是俺奴家亲手呀 先生买一朵戴呀

(朱婉玲谛听，使她回到现实的境界，使她冷静而坚 决，于是她爬了起来，理一理头发，来到门边，将门扣 上。)

(朱婉玲把一张小凳摆近左方安乐椅，倒了一杯水， 拿着水和药瓶，坐在沙发里，脚搁在凳子上，把药全 倒出来急速地和水吞下。)

朱婉玲 (喃喃地)好好儿地睡罢，乖乖地睡吧!

(传来妇人哄孩子的声音。)

乖乖，宝宝。 宝宝睡吧! 乖乖睡吧!

(朱婉玲渐渐瞌上眼睛。)

(灯光转成蓝色，一种近似深色的美丽的蓝!)

(过道上响起了一阵踉跄的足音，和一种模仿吃车的 喇叭声。)

细狗声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接着敲门声。

细狗声 嘟!嘟!嘟嘟嘟!姐!车子来了!嘟嘟!(大声)嘟 嘟!姐!细狗来了!

朱婉玲 ( 缓慢地)细狗!姐睡了，你外面去!去!去!看 —车车——去!

细狗声 嘟嘟!嘟嘟!让开!车子来了(声渐远)

(各种的叫卖声此起彼落。) (灯光渐暗，作暗蓝色。)

(一声巨响来自右边卧室。似一个人自高处跳落的 声音。)

(朱婉玲一惊，坐起。) (半晌。)

(通卧房门被轻轻开启，露出一个粗而大的头来，跟 着整个身子显露。周大雄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灯 光恢复正常。)

(周大雄年约三十多岁，长得粗壮而又结实，所以别 人管他叫狗熊，充满了野性和活力，上衣没扣，胸脯 完全坦露，露出毛来，衣服后面撕裂，有几条血遗迹， 但仍看得出一八九五几个号码。)

朱婉玲 (站了起来，一种本能的惊恐)你——你——你是谁?

**周大雄** (把手掩着嘴)别响!别喊!

**朱婉玲** (越来越惊恐)你——你——你是逃犯!

**周大雄** 小姐，太太，您别嚷!嗅不是小偷，不是强盗，不过是 ——是一个逃犯，你怎么知道的?

**朱婉玲** (摇摇欲跌)你——你要什么?

**周大雄** 咱什么也不要，只在歇会儿，只歇一会儿，这屋子里 还有没有人?

**朱婉玲** (支持不住，坐了下来)你究竟要什么?

**周大雄** (不理她，走向门边，摸摸门钮，)锁的，很好，(又走向 窗，把窗帘拉上，)看起来，屋子里没人，(回头看朱，

伊此刻已倒在椅子里)小姐，有没有吃的? 朱婉玲 (躺在椅子里，似已昏迷。)

周大雄 (走近她)有没有吃惊的?小姐，咦!怎么的，病啦?

好罢，好吧，你躺着别动，咱不会妨凝你的。你好好 睡吧!(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屋子顶好的，咱得 好好的歇会儿，妈的，肚子完全不来劲，真他妈的别 扭，(走向盥洗室)我好好的找一找，我倒不相信，这 屋子里会没一点吃的，(开盥洗室门)它好的，(又走 向后面一间)没人，真的连个鬼也没有?(开门)也没 吃 的 。

(周大雄在整个房子内乱找，结果一无所获。) (急促而高亢的音乐又起)

周大雄 (自言自语)真他妈的见鬼，连一块饼干也没有，(拿 起水瓶倒杯开水，坐在水发上，喝水。突然看见桌上 的字条，拿起来念):‘各位先生，我是自杀的 …… !' (突然警觉)它妈的!(跳起，奔向朱)

**周大雄** (托起朱的脸，打)你，你干吗?

**朱婉玲** (挣扎了一会，呓语)璋哥，你带我去(童音)你这人顶 坏 了 。

(周大雄把朱婉玲扶起，连拖带跑向盥洗室，他用脚 开门，他们进入盥洗室。)

(急促而高亢的音乐又起。) (空场片刻)

(过道上响起踉跄的脚步声。)

**细狗声** 姐!他们打我!打我!(敲门声)姐!(大声)姐!姐 哟!(半晌)细狗回来了，细狗回来了，他们打我!

(哭)他们打细狗，细狗回来了! (自盥洗室传来呕吐的声音。)

**周大雄声** 行!行，再吐，再吐。(又一阵呕吐声。) 春子声 细狗!细狗!你吵什么!

(细狗跑走的声音。)

**春子声** 细狗!细狗!你别吵你姐姐!知道吗?(声音渐

远。)

(周大雄扶着朱婉玲自盥洗室出。)

朱婉玲 (略显憔悴和倦怠)你让我歇会儿吧! 周大雄 不成!你得走。

(周大雄扶着朱婉玲的膀子在台前走来走去。) 周大雄 你吃了多少片?

朱婉玲 二十片。

**周大雄** 吃了多久? **朱婉玲** 刚吃的。

**周大雄** 你这是干什么? **朱婉玲** 不干什么?

**周大雄** (鄙夷的笑)爱情?你们所谓的爱情?是不是?丈夫

有了外遇? **朱婉玲** 我没有大夫。

**周大雄** 有没有大夫全一样!反正是男人。 **朱婉玲** (摇摇头)

**周大雄** 我看你不像是欠了债? **朱婉玲** 不是。

**周大雄** 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朱婉玲** 对了。

**周大雄** 小姐，你说这话，上天要责罚你的，假如真有什么神

灵的话，他们不能不说是厚待你了，我当然不知道你 的出处，就凭你这张脸，就够你一辈子过得舒舒服服 的 。

**朱婉玲** 你懂得倒不少啊!

周大雄 我，你别提了，一个吃败仗的家伙! 朱婉玲 我也是吃败仗的家伙!

周大雄 哼!自作自受吧! 朱婉玲 你呢?

周大雄 我没有这份福气! 朱婉玲 你叫什么名字?

周大雄 周大雄，可是别人管我叫狗熊。 朱婉玲 ( 笑 )

周大雄 笑什么?

朱婉玲 你会说笑话!

周大雄 我还不是给人家耍了半辈子狗熊吗?那儿是什么笑 话，你叫什么名字?

朱婉玲 朱婉玲

周大雄 (一跳)朱阿龄!什么? 朱婉玲 (一惊)什么?

周大雄 没什么,你的名字有点儿熟似的，只那么点儿! 朱婉玲 我想我可以歇会儿吧!

周大雄 要不要叫个大夫来?

朱婉玲 难道我的脸还没有丢够?

周大雄 有这句话就成，你大概不会再想死了。

(周大雄扶朱婉玲坐在椅上，并倒杯水给她。) 朱婉玲 你别管!

周大雄 (裂着嘴笑)别的我管不着，只是不让你死!(突然)

我真的饿坏了!有没有什么吃的? 朱婉玲 有，有，下面有。

周大雄 你知道我也是见不得人的家伙!

朱婉玲 那怎么办?我跟你叫一份儿上来，这样(想)有了，我

屋子里有包男人的衣服，你试试看。 **周大雄** 行，行。

**朱婉玲** (指卧室)那儿，你自己找去。 (周大雄往卧室走了两步)

**朱婉玲** 等等，劳驾，把桌上的那张纸递给我。

**周大雄** (拿起桌上的遗书)算了吧，你还想这个干什么? (念)‘各位先生：我是自杀的，我的自杀和谁也没有 关系 …… '

**朱婉玲** (急)不准念，别念。

**周大雄** (不理)‘请不要去追寻理由—-,

**朱婉玲** (大急)我求求你，行个好，递给我，那么撕了也行。

(周大雄把遗书撕碎。) **朱婉玲** 还有地上的劳驾检一下。

(周大雄拾起地上的纸。)

**周大雄** (一面拾一面念，)王经理，马先生，秦先生……怎么 没写下去?

**朱婉玲** (急)你不用管!

周大雄 (把纸递给她)我懂了。想想又觉得不值得，对不对? 一个人往往在这最后的一刻，也是最精明、最吝啬的 一刻，他得打个算盘，瞧瞧谁的交情够，谁的交情深， 谁能够有这份情谊，这是差不了一点儿的，(他瞧她 一眼，她睁着大眼看他，)于是你便想起以往的一切 的一切，以往的甜酸苦辣，那些旧恨新愁，你从他们 的嘴脸、他们的外表，想到他们的内心，你发现有些 人，不，所有的这些人，满不是那回子事，于是你觉得

不值得，不值得把最后的感情交给他们，对不对? 朱婉玲 (击中了心坎)你这人怎么这样坏?

周大雄 不是我坏，我什么都想通了，我坐了七年牢，七年，整 整的七年，我把什么都想过了，打我的童年想起，我 算清了我这半辈子的感情，所以我懂!

**朱婉玲** 啊哟!我还是吃东西要紧!(向卧室奔去)

**朱婉玲** 过来，过来!

**周大雄** (回头)干吗? **朱婉玲** 劳驾过来一下。

**周大雄** 干吗这样婆婆妈妈的。 **朱婉玲** 你转过身来!

**周大雄** (照做),这是做什么? **朱婉玲** 血!你受伤了。

**周大雄** 这算什么,我刚从水漏溜下来的时候，给什么划破

了 。

**朱婉玲** 劳驾，那边靠窗的抽屉里有药棉和红药水，你递给 我 。

**周大雄** 少噜嘛，死不了的! **朱婉玲** 你拿给我!

**周大雄** (受一种不可抗拒的力理所支使，向窗边走去，可是 嘴里仍然很强硬)娘娘腔的；少来这一套!

(周大雄拉开抽屉。) **朱婉玲** 不，下面一个。

(周大雄取出药棉和红药水。)

(玻璃窗被移开，一个人跳了进来。) (细狗人。)

(细狗约廿多岁，是一个心智发育有全的白痴，衣衫 有整，显得既肮脏，又猥琐，脸上黄一块黑一块，初看 会吓人一跳。)

**周大雄** (吓一大跳，连连后退)你是谁?

**细** **狗** (怒着嘴)嘟嘟!嘟! **朱婉玲** 细狗!

**细** **狗** (踉跄而入)嘻嘻!姐!细狗进不来!细狗就爬!

**朱婉玲** (对周大雄)周先生，他不妨事的，他是我弟弟，一个 白 痴 。

**周大雄** (走近她)什么?白痴!

**朱婉玲** 先天性的白痴，(自周大雄手中接过红药水药棉，用 一种熟练的手法替他洗伤口)细狗!(细狗呆呆地站 在一旁)剪刀!(做个手势)剪刀!快拿来!

**细、狗** (迅速地找到剪刀，一种傻笑)磨剪刀，菜刀!修理雨 伞!磨剪刀!菜刀!

**朱婉玲** 拿过来!

**细** **狗** (把剪刀递给朱婉玲)磨好了，三块钱!

**朱婉玲** (瞥见细狗头上的伤口)你怎么搅的?你的头。

**细** **狗** (摸头，想)它——它挨打了!他们打它，他们打细 狗，拿棒子打!

**朱婉玲** (替周大雄包伤口)谁打你?。

**细** **狗** 他们!他们!那个歪嘴的——还有那个癞头——还 有那个小三子 啊 ~~·~~ !啊!那个  那个

**周大雄** 谢谢你，你很内行的—

**朱婉玲** 我当过两年护士，这点玩意儿算什么。(对细狗) 过来，我跟你包起来!

**周大雄** 让我来，过来，细狗。

(细狗踌躇不前。) **朱婉玲** 过来，细狗!

(细狗欲逃，为周大雄所抓住。)

周大雄 (替他擦伤口)不痛的! 细 狗 啊哟，啊哟!(哭)

(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

**朱婉玲** 细狗，你听?

**细** **狗** (悠然神往)嘟!嘟!嘟嘟!

(周大雄熟练地为细狗包好。) **朱婉玲** 我看你比我还内行。

**周大雄** 坐了七年牢的人还有不会的事儿吗!(又想起)我可

真的饿坏了。(向卧室跑去)

**朱婉玲** (倦态毕露)啊哟!(呵欠，突然又想起)细狗，按铃。 (细狗不断按壁上电铃。)

朱婉玲 好了，好了，开开门 (细狗开门)

朱婉玲 好了，细狗，睡觉，睡觉觉!

细 狗 我不睡，细狗不要睡，细狗不要睡!嘟嘟! 朱婉玲 不睡，就去玩!明儿姐姐跟你买个车车! 细 狗 姐姐!买车车，买车车，嘟嘟!买车车! 朱婉玲 去睡，去吧!

(细狗进入自己的卧室。)

(朱婉玲倒在椅子上，闭目。) (一阵单调的弦东声响起。)

(一种非常轻微的敲门声，没有反响。) (敲门声渐大。)

**朱婉玲** (惊醒)进来!春子! (夏士璋入。)

(夏士璋年约四十余，可是看起来很是衰老，穿一件 黑色长衫，更显得黝黑而又瘦削，说话的声音有点发

颤，一望而知是个在社会上翻滚过来的人。) **夏士璋** (深深地一躬)是我，小姐!

**朱婉玲** (惊愕中混和着厌恶)你!你! **夏士璋** 夏——夏士璋，打扰您!

**朱婉玲** (镇定地)夏先生，你有什么事么? **夏士璋** 小姐，我向您打听——

**朱婉玲** (不耐烦)我记得我已靠诉过你两遍了，我不姓沈，我

再告诉你一遍，我从来不曾姓过沈。 **夏士璋** 不，不，这回我是向您打听一个地方?

**朱婉玲** 什么地方?你说吧!

**夏士璋** 凤凰镇，凤凰鸟的凤凰!

(卧室间的门帘刚掀起，又落下，周大雄躲在门帘后， 倾听。)

**朱婉玲** (喃喃地)凤凰镇的凤凰，(歇斯的里地)凤凰镇的沈 姑娘，哈哈哈(朱婉玲像酒醉的人似的站起唱)

凤凰镇有只金凤凰。

凤凰镇有位小姑娘。 凤凰飞到那梧桐上。 小姑娘嫁到那大王庄。

(朱婉玲跌倒，夏士璋不知所措。)

(周大雄自卧室奔出，扶起朱婉玲。)

**周大雄** (周大雄换上整洁的衬衫、长裤，判若两人)朱小姐， 怎么的!

**夏士璋** (仍不知所措)我没有怎么的，可是她——她—

**周大雄** (扶着朱婉玲)她刚刚——(说到口上收回)刚发过毛 病，刚好的。

**夏士璋** (内疚地)我打扰她真抱歉!

朱婉玲 (渐渐正常)我想歇会儿!

周大雄 我扶你到里边去歇会儿!(周大雄扶朱婉玲走向卧 室 )

(春子自门口奔入。)

春 子 朱小姐——(为眼前的情形怔住)

朱婉玲 (停步)春子，你领这位先生——周先生，去食堂，记 在我帐上。

(周大雄扶朱婉玲进入卧室。) 春 子 ((打量着夏士璋)夏先生。

夏士璋 (两目发直，喃喃自语)是她!就是她!天啦!上帝! 春 子 夏先生!(鄙夷地)她怎么的?

夏士璋 ( 回到现实)她怎么的，我不——知道。 春 子 (鄙夷地)是不是你又缠着她?

夏士璋 (发急)我 — - ?我没有?不是我? 春 子 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夏士璋 (发抖)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做什么! (周大雄自卧室出。)

周大雄 (对春子)走吧!(回头)这位先生! 夏士璋 敝姓夏，夏士璋。

周大雄 夏先生 — 你能不能在这儿留会儿? 行，行，我没事!

周大雄 看住她，假如她需要什么。别和她讲话，让她睡会

儿!别再提什么凤凰镇，她要安静! 夏士璋 晓 得 ! 晓 得 !

周大雄 我一会儿回来的! 夏士璋 行，行，我等您!

(周大雄同春子出。)

(夏士璋在室内徘徊，陷入深思。) (急促而又高亢的乐声又起。)

夏士璋 (突然跪下，祈告)主啊!饶恕我们吧!主啊!赐给 我力量，赐给我勇气，让我来解救她!让我来赎罪， 赎回过去的一切罪孽!使一切信心归主，使一切光 荣归主!主啊!

(书室的门开启，细狗缓缓地入。)

**细** **狗** (突然发出宏亮的声音)嘟!嘟!嘟嘟! **夏士璋** (惊讶跌倒)你!你是谁?

**幕急落**

**第** **二** **幕**

幕启。

前幕两小时后。 景同前。

细狗把几张椅子摆成长条，自己坐在最前面的一张， 做着开车的动作。

细 狗 (悠然神往)嘟嘟!嘟!嘟嘟!车子来了。

(夏士璋坐在沙发里，以手支头，注视着他的动作。) **夏士璋** 细狗!轻 一 点!轻点。

**细** **狗** (不理会)嘟嘟!嘟嘟!车子来了!

**夏士璋** 细狗过来，你姐姐睡了!(站起，走向他，最后把他拉 过来)你听话点!

细 狗 (无可奈何地挣扎)你!你不要，你不要! **夏士璋** (从口袋掏出几块钱来)细狗!你瞧瞧!

细 狗 钱!(眉飞色舞)嘻嘻!钱!给我，给细狗!

**夏士璋** (把钱收起来)你乖乖的，我给! 细 狗 (果然听话)我乖!我乖乖的!

**夏士璋** 我们来讲话儿! **细** **狗** 我们来讲话儿!

**夏士璋** 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凤凰镇?

**细** **·狗** (傻笑)嘻嘻，凤凰，凤——(摇头)

**夏士璋** (觉得不对，改口)你的老家-  你从前住的地方? **细** **狗** (得意地)我住在屋子里。

**夏士璋** (感到失望)你看见过一条河吗?一条大河? **细** **狗** 一条河!一条大河!

**夏士璋** 河里有水，有船!

细 狗(引起他的记忆)有——水，有—-船船。有水，有船

船，啵啵!啵啵啵! 夏士璋 对，对，啵!啵啵!

细 狗 (神往)啵啵!啵——我坐船船。 夏士璋 你和谁坐船?

**细** **狗** 同爸爸妈妈坐船船!还有姐姐! 夏士璋 1你妈妈呢?

**细** **狗** 唏!我妈妈，我妈妈，我不知道，(想)我妈妈死了!

我妈病了，她躺着

一躺在地上!她—她—她她没有了。 **夏士璋** 你爸爸呢?

**细** **狗** 我爸爸，爸爸，(发出异样的光芒)他喝酒，(做手势) 他喝酒!他打我，(恐怕地)他打我，他—打一人，打

头头，(发出一种被打的感觉)啊哟，啊哟哟! **夏士璋** 他打你?

细 狗 他打我，他打妈妈，他不打姐姐。 夏士璋 (有兴味)他不打你姐姐?

细 狗 他不打姐姐，啊!(想起)他打姐姐，他这样打(做手

势)他打，她哭，她大哭，他喝酒。 夏士璋 ,他喝酒?

细 狗 他喝酒，喝很多很多，妈不喝，姐姐不喝，我也不喝!

**夏士璋** 后来呢?

**细** **狗** 后来——,后来——后来没有了。 **夏士璋** 你想想看。

**细** **狗** ( 想)啊——,(想起)你给我钱。

**夏士璋** 你再想想，你爸爸后来?

**细** **狗** 你给我钱，我要钱，你骗我。

(夏士璋无可奈何把两块钱掏给细狗。) (细狗立即向门外奔出。)

**细** **狗** (踉跄地奔跑)嘟嘟!嘟!嘟! (一阵单调的弦乐声。)

(周大雄步入，此刻的周大雄，于食饱、理发、沐浴之 后，更显得容光焕发。)

**夏士璋** (站起，彬彬有礼)您回来了。

**周大雄** (无顾忌地)理个发，洗个澡，好久没这样舒服过了， (感到话不能乱说)啊，先生，你请坐。

**夏士璋** 敝姓夏，夏士璋。 **周大雄** 我叫周大雄。

**夏士璋** 周先生

**周大雄** 不敢(无话找话)你好! **夏士璋** 您好!

**周大雄** (突然想起，)朱小姐没事儿? **夏士璋** 她睡了，她睡得顶好的。

**周大雄** (走到卧室门边，掀门帘儿张了一会)睡得顶甜香的， 让她多睡一会儿，(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来，抽出一

根，才发现夏，于是把香烟递过去)来根儿? 夏士璋 (从口袋摸出烟斗和烟丝包)我来这个!

周大雄 (燃烟，重重地吸了一口，喷出烟圈儿，神态怡然，见

夏士璋打火机失灵，划根火柴，递过去)你那玩意儿 费劲!

夏士璋 (喷出一大圈烟雾)得罪，得罪，我还没有请教贵处是



周大雄 (戒备地)本地人。 夏士璋 在那一方面得意?

周大雄 做点小买卖，(不顾深谈)您啦?

夏士璋 我现在教会里工作。 周大雄 神父?

夏士璋 不，基督教会。 周大雄 牧师?

夏士璋 也不是，做个小事儿。

周大雄 那里，那里。

夏士璋 你跟朱小姐让识很久了吧?

周大雄 不，刚不久(觉得不对)有，有那么一会儿，(更觉得不 对)有那么一段儿，您?老朋友?

夏士璋 不，也不久，有，有那么一会儿，有那么一段儿。 周大雄 (笑)彼此，彼此，哈哈。

夏士璋 (也跟着笑)彼此彼此，哈哈。

周大雄 (忽然想起)刚刚你好像提起凤凰镇来的? 夏士璋 (注意地)有，有，有提到凤凰镇。

周大雄 好地方哟!

夏士璋 好地方哟!

周大雄 这地方我去过。 夏士璋 你去过?

周大雄 去过，不过，不过那是很久的事啊，这些年我还老惦 着它嘞 。

**夏士璋** 那地方，去过的人终生难忘。 **周大雄** 那条河——

**夏士璋** 他们管它叫大河。

**周大雄** 对了，大河，河里有船，官船啊，鸟蓬船啊，油船啊，四

片桨啊，八片桨啊……

**夏士璋** 那真是好些年以前的事儿了。 **周大雄** 该有十多年了。

**夏士璋** 早已不是那样儿。 **周大雄** 怎么的?

**夏士璋** 河里走的是小火轮，他们管它叫洋船，加上火车、公 路，那些个船早淘汰了，现在连小火轮也不行了。

**周大雄** 陆上有汽车，火车，又方便，又快速，又便宜，谁还爱 坐个船儿的?咱们的这一行该过时啦。

**夏士璋** 您——

**周大雄** (感到说漏了嘴)我对这当子事有点熟悉，我祖上是 干这一行的。你，你对凤凰镇好像很熟?

夏士璋 很熟，可以这么说，我不是那地方人，我在那儿住过 一段时候，说起来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后来离 开了，这些年我皈依上帝，使我想起了我年青时代的 一段荒唐事，每一想起，我就心中难安——

**周大雄** 是关于凤凰镇的?

**夏士璋** 是的。于是我想尽方法来消去我心中的不安，可是 全没有效。我忏悔，我祈告，没用，我知道是上帝在 责罚我，于是-  我要自己来赎回我的罪孽。

**周大雄** 啊——我很了解，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夏士璋** 你——?

**周大雄** 不，不，我不信教，可是我也有这样的心情，后来 · ·

70

夏士璋 后来我就立定志愿，要赎回过去的罪孽，那怕走遍天

涯海角。于是去年我又去了一趟凤凰镇—— 周大雄 (有兴趣)有了结果?

夏士璋 我在凤凰镇住了两个月，毫无结果，但也不能这样 说，也不是毫无收获的。我虽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人， 总还得到一点消息。

周大雄 (突然)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夏士璋 是不是凤凰镇上的?

周大雄 是的。

夏士璋 那么你说说看。

周大雄 (冒失)是一个女孩子，(连忙改正)不，不，应该不是

女孩子了，最少最少得上三十了。 夏士璋 她姓什么?

周大雄 啊哟，(抓头)我可不记得她姓什么,说什么也记不起

来了，我只记得她叫“啊玲”。 夏士璋 (一惊)什么?啊玲!

周大雄 (自己也感到难堪)世界上有多少女孩子叫‘阿玲’ 啊 !

夏士璋 ( 念)阿玲!阿玲!她住在那儿?

周大雄 (用最大的努力想)她住在——,她住在— 靠河的

(跳起)环河街。 夏士璋 (跳起)环河街?

周大雄 是的，是的，环河街，有没有一条环河街的? 夏士璋 有，有，有一条环河街，她是干什么的?

周大雄 她是——她家里— 一 夏士璋 是不是干医生的?

周大雄 (跳起)是的，是的，她家门口有块匾，有块金匾—

写着‘华陀再世'。 **周大雄** 你听!你听!

(卧室传来呵欠声和欢息声。) **夏士璋** 朱小姐醒了!

**周大雄** (向卧室奔去)我瞧瞧去! **夏士璋** (跟在后面)瞧瞧去。

(周大雄入内，夏士璋留在房门外面。) **夏士璋声** (观众可闻)没事儿了吧?

**朱婉玲声** (观众几乎不可闻)全身酸痛，发软。

**周大雄声** (观众可闻)那是当然的，你得吃点什么。不，不， 你还是躺会儿，我跟你叫去。我先跟你倒杯水。

(夏士璋自热水瓶倒了一杯开水。)

(周大雄自卧室出，接过开水，复入。) **朱婉玲声** (约略可闻)谢谢您!

**周大雄声** (可闻)烫得很，摆在这儿好了，我跟你弄点大米粥 来!

**朱婉玲声** (约略可闻)别费事! (周大雄自卧室出。)

(周大雄按壁上电铃，重重地按了三次。) **夏士璋** (轻言细语)怎么回事?

**周大雄** 没什么,一点小毛病。

**夏士璋** (郑重地)您看她神经是不是有点儿——有点儿不正 常?

**周大雄** 好像有点儿——有那么点儿。

(周大雄与砟士璋踱到沙发旁。) **夏士璋** 是不是受了刺激?

**周大雄** (心不在焉)好像有点——有那么点儿(脚下踢着个

什么,拾起是一个皮夹，打开瞧了一下，便掷在酒橱 上)嗅们刚才说到那儿?

夏士璋 说到——(瞧着卧室不语)

周大雄 (胸无城府)说到凤凰镇的—— 夏士璋 (摇手急止)

周大雄 (连忙以手捂着嘴)咱们还是找个地方说话儿去。

夏士璋 我屋子也在这儿，那么到我屋晨去坐会儿 — (春子匆匆入。)

春 子 (十分有分寸的)是朱小姐叫我? 周大雄 是的，你煮一锅粥，别太稠，要稀! 春 子 (开心地)朱小姐怎么样?

周大雄 (颇不乐意，指卧室)那么你自己去看她吧(又唤住

她)喂，喂，可不能有油腻啊!弄点减菜就行。 春 子 我懂，病人吃的可不是?

周大雄 好吧!好吧!(对夏士璋)咱们走。 (春子进臣室。)

(周大雄与夏士璋出。)

(春子扶着朱婉玲自卧室出。) 朱婉玲 那位周先生呢?

春 子 他——,他刚刚还同那位夏先生在聊着嘞! 朱婉玲 他们鬼鬼祟祟干什么?

(春子扶朱婉玲在大沙发上坐，并搬个凳子给她搁 脚。)

朱婉玲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春 子 做 了 个 梦 — !

朱婉玲 我梦见我还是个孩子，就像你那么大，不，不，比你还 小，你今年几岁了?

**春** **子** 十九。

**朱婉玲** 十八岁那年，在我家乡 — 春 子 你家乡在那儿?

朱婉玲 我的家乡是凤凰镇。 春 子 凤凰镇，这名儿好熟。 朱婉玲 你怎么知道?

春 子 (想)那位——那位夏先生问过我，他问我你是不是 凤凰镇人?

朱婉玲 (点头)我是凤凰镇人，真正的凤凰镇人，我生在凤凰 镇，我长在凤凰镇。

**春** **子** (惊奇)那他可没有乱说。 **朱婉玲**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春** **子** 您姓沈?

**朱婉玲** 我从前姓沈。

**春** **子** (大为惊奇)您不姓朱? **朱婉玲** 我姓朱——我夫家姓朱。 **春** **子** 您有大夫?

**朱婉玲** 我有大夫，不过他早过世了。

**春** **子** 那他是认识你的，他知道你姓沈。

**朱婉玲** 或许他也认识我(突然惊觉)春子! **春** **子** 是 。

**朱婉玲** 我刚才讲了些什么? **春** **子** (惊)没有什么。

**朱婉玲** 我不希望他认识我，我不让他认识我，我不要他认识

我，你明白吗? 春 子 我明白!

朱婉玲 你不会随便讲?

春 子 (诚笃的)我不讲，我一句也不讲! 朱婉玲 那就好。

春 子 我去跟你弄吃的。(欲走) 朱婉玲 只一点儿就行。

春 子 好的。(走去) 朱婉玲 春子!

春 子 (回头)小姐。

朱婉玲 看见——看见那位周先生，请他来一趟。 春 子 是 !

(春子下。)

(朱婉玲陷人一种深思。)

(响起了一阵急促而高亢的音乐。) (韩子明匆匆跑入。)

韩子明 朱小姐，朱小姐!(气争败坏。) 朱婉玲 干什么?小韩!

韩子明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一小皮夹? 朱婉玲 什么小皮夹。

韩子明 一个黑色的小皮夹。

朱婉玲 是不是你常常摆在口袋里，装钱的。 韩子明 是的，就是那个。

朱婉玲 给扒儿扒了吧!

韩子明 我搁在西服里面的口袋。

朱婉玲 难道搁在里面的口袋就扒不去吗?

韩子明 我没有坐车，我打这儿出去，我心里很难受，老实说， 心里很难受，于是我就信步走去，没有目的的走，走 着，走着，走到南门外，碰到一个老同学，他也是要上 美国去的，于是一把拉着我上餐馆，我们吃了一会，

又聊了一会，临到会账的时候，我一摸，皮夹子没了。 朱婉玲 会不会在你神魂颠倒的时候给扒了?

韩子明 那我就记不起来了，不过，不过我记得，我把上衣脱

到您屋子里过。

朱婉玲 那么你找一找吧!

韩子明 (开始乱翻)那真对不起。

朱婉玲 你找吧，屋子里的人来得可不少，不过，我想可没有 人要你那个皮夹子的。

韩子明 (在沙发附近的桌上地下全翻过，一无所获)没有，没 有，可怎么办?

朱婉玲 你皮夹子里搁了什么宝贝。

韩子明 (气急败坏，差不多要哭)钱到不要紧，里面有一张，

一张 —一张美金——美金一竿块的汇票。

朱婉玲 (帮他找)你都找过了?你再记记看，你的衣服究竟 是搁在那儿?

韩子明 这儿——

(朱婉玲与韩子明在沙发附近又翻了一阵)

韩子明(突然发现酒橱上的皮夹子)那———那是什么!(走 过去拿)

朱婉玲 慢点，给我!

韩子明 (不懂)炒什么? 朱婉玲 (有威严)给我!

韩子明 (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情形下递给她)

朱婉玲 让我瞧瞧，(讥讽地)我不会要你的，(打开皮夹子瞧)

你说说看里面有什么?

韩子明 (不高兴)难道你不相信我?

朱婉玲 不是不相信你，它怎么会搁到酒橱上来的?

韩子明 还不是什么人拾起来摆上去的。 朱婉玲 那么我就得问个清楚了。

韩子明 里面有一百多块钱? 朱婉玲 究竞多少?

韩子明 一百五十多块。

朱婉玲 嗯(抽出美金汇票)慢点，你刚才说有一张多少钱的 美金汇票?

韩子明 (急起来)我刚才说—我说多少?(红脸) 朱婉玲 我问你呀!

韩子明 (窘极)五百块。 朱婉玲 不是一千块?

韩子明 我记得——五——百块，(赖)我说过一千块吗?

朱婉玲 那就行，只要你不以为有人把它调过了就行，还有 —-(抽出护照)

韩子明 那是我的护照，刚办好的。

朱婉玲 (冷笑)今儿个你可是一双手拿着五百元美金准票， 另一只手拿着护照，上我这儿来的?(把皮夹还给 他)

韩子明 (把皮夹收起来)有什么不对吗?小姐! 朱婉玲 (爽然若失，为之语塞)啊!

韩子明 (理直气壮)人总有一个自己的打算，正像你一样，可

不是吗? 朱婉玲 (败退)啊!

韩子明 譬如说，这张护照，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撕掉的， 而这五百元或许在你看来价值不大，但对我的重要

性就像某些人看一万元、十万元，一样。 朱婉玲 好了，好了，(有点不耐)我很抱歉!

韩子明 (得理不让人)我想，我们彼此是更了解了，能不能让 我更坦白的说一句!

朱婉玲 (插入)我想还是保留一点好。

韩子明 (不懂)为什么?有什么好保留的? 朱婉玲 保留彼此之间的最后的一点尊严。

韩子明 (仍然不懂)尊严(仿佛有所悟)啊，你别误会，(仍然

误解她的意思)我是很严肃的。 朱婉玲 (淡淡的一笑)不是这个意思。

韩子明 不管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态度一向总是十分诚恳的。 朱婉玲 (敷衍)我相信的。

韩子明 (又鼓起勇气)所以——我上次的话仍然是有效的，

朱小姐不管，我把护照撕给你看。(抽出皮夹) 朱婉玲 (发急，以为他要撕)请不要撕，不要撕。

韩子明 (又把皮夹放回口袋)你知道我有办法弄到很多的 钱，我那老头子是很容易打发的。

朱婉玲 (受了屈辱)不要说了，我最不爱听钱的问题。 韩子明 (一惊)为什么?

朱婉玲 我不是一个欢喜吵架的人，可是我的确有点恼了，我 要请你走 。

韩子明 我真不了解，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不是曾经 叫我放现实一点吗?

朱婉玲 (异样地)不，不，你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 已经不是这世界的人，我从前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死了!

韩子明 (愈加莫明其妙)我不懂。

朱婉玲 (好心的)但愿你一辈子不懂! 韩子明 (愈加误会)好吧!我走!

**朱婉玲** 再见。 **韩子明** 再见。

(韩子明怒匆匆下。)

(朱婉玲十分疲乏地倒在椅子上，以手蒙脸。) (过道上传来脚步声，朱婉玲站起，谛听。)

(潘太太携着小毛入。)

(潘太太年约四十上下，略显得有点肥胖、呆滞，但是 衣着仍是相当入时，入时到与她年龄有点不相称，观 众一定会猜想她年轻的时候必是个惹火的尤物。)

(小毛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小孩。)

**朱婉玲** (有轻微的失望之感)是潘太太!你可把潘先生急坏 了!

**潘太太** (对小毛)叫阿姨!

小 毛(撒娇)妈!我要回去!

**潘太太** 你不乖乖的，我下次不带你出来!

**朱婉玲** (俯下去逗他)小毛，顶乖的! (小毛逃开，一个人赌气。)

**朱婉玲** 潘太太你上那儿去了，潘先生到处找您!

**潘太太** 我们又吵了一架，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他来过? **朱婉玲** (点头)

小 毛 是妈先吵的!

**潘太太** (大声对小毛)小毛!(回头对朱婉玲)他怎嘀咕我 的?

**朱婉玲** 他没说您，他尽说他自己不好，潘先生可是世界上少 有的大好人。

**潘太太** 大迷糊!大糊涂蛋! 小 毛 妈!我要回去!

**朱婉玲** 潘先生可不糊涂。(对小毛)乖乖就回去!

**潘太太** 不糊涂!不糊涂可不会老干个倒霉的课长!别人早

就混个把经理啦! **朱婉玲** 混个经理又怎样?

**潘太太** 混个经理又怎么——混个经理—— **朱婉玲** 混个经理您就是经理太太。

**潘太太** 谁希罕经理太太来的。

**朱婉玲** 你要是不希罕经理太太，那不就结了吗?

**潘太太** 可是话不是这么说的，人总得有个指望，你说我们活 着可是指望什么?

**朱婉玲** (击中要害，不知所措)指望 — ,指望 — — 你说什

么?

**潘太太** (理直气壮)你说——我们活着是指望什么来的? **朱婉玲** (害怕起来)我们活着是指望什么来的?

**潘太太** (咄咄逼人)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朱小姐，你懂得比 我多，你说说看。

**朱婉玲** (步步后退)我——我——?

**潘太太** 今儿个，我们吵了一场，我就带了小毛出去，起初我 很生气，后来我不气了，我就想，我就走，老是走，我 就老是想，乱走，我就乱想。我想：我们今儿个吵了， 明儿个好了，拣明儿又吵了，又好了，吵吵好好，这就 么活着，这么下去，有个什么意思?

朱婉玲 我可不懂什么大道理，潘太太，我说不上来，不过，不 过，今儿个我想过这些问题，现在我似乎得到了一个

解答，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患了同样的毛病

**潘太太** 同样的毛病 — —

朱婉玲 是的，我们之所以不快活—— 潘太太 你还不快活?

朱婉玲 你相信是不是? 潘太太 你快活似神仙。

朱婉玲 (苦笑)不管您信不信，可是您别打岔。 潘太太 你说下去。

朱婉玲 我们之所以不快活，(斟酌字句)那是因为我们都把 自己看得太高了。

潘太太 你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朱婉玲 潘太太，假如你不见怪的话? 潘太太 你说，你说——我见什么怪?

朱婉玲 我说得可很直率的啊!

潘太太 你说吧，你还跟我见外呀! 小 毛 ( 哭 ) 妈 ! 我 要 回 去 !

潘太太 小毛，你乖乖，我要跟阿姨讲话儿啦!

朱婉玲 我屋里连一块糖也没有。 潘太太 我有，我有，(打开皮包。)

(潘太太拿块泡泡糖给小毛，小毛吃糖。) 潘太太 你说呀!

朱婉玲 我说，潘太太，你当初嫁潘先生的时候，您有没有稍 稍的觉得委曲了一点?

潘太太 (意外)我——?我——

朱婉玲 我是说那么一点儿，当然不是很多，只那么一点儿，

一点点儿，我说不好，潘太太，我说不上来。

潘太太 我懂啦!你说下去!

朱婉玲 因此，因此，您就觉得，我们就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儿

的，应该比这更好一点儿，因此，有时候就会感到不

舒服，其实，我们不过是— 潘太太 不过是什么?

朱婉玲 不过是一个女人! 潘太太 (喃喃) 一 个女人!

朱婉玲 一个女人，她活着，是为了爱别人和被别人爱!

潘太太 (喃喃)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爱别人和被别人爱 …… 朱小姐，我懂了，(流泪)我明白了。

**朱婉玲** (瞧着她，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她们各自掏出手帕试泪。)

(过道上传来脚步声。)

**潘太太** 什么人来了，让我躲一会它，我要哭一会儿。

(潘太太强拉着小毛进入书室。) (敲门声。)

**潘哲之声** 朱小姐，还没睡吧!

**朱婉玲** (恢复正常)潘先生，请进。

(潘哲之入)

**潘哲之** (气急败坏，衣衫不整)怎么办?朱小姐，差不多所有 的电影院全跑过了。

**朱婉玲** 是我不好，潘先生，害你跑趟空路。 **潘哲之** 怎么办?怎么办?会不会自杀? **朱婉玲** 人家好好儿的，别乱说!

**潘哲之** 是我不好，我该死，朱小姐，您看我该怎么办? 朱婉玲 (抿着嘴笑)瞧你急得这个样儿!

小 毛 声 爸 ! 爸 !

(潘太太携着小毛自书室出)

小毛(奔向潘哲之)爸!妈不让我回去，爸!我要回家! **潘太太** 我不过出去走走，有什么好急的!

潘哲之 (抱着小毛)没什么,没什么!我不过是到电影院逛 了会儿。

(春子捧着粥和一点腌菜入。)

潘太太 你现在才吃饭呀?啊啃，你有毛病了? 潘哲之 您得早点休息啦，打扰您，真抱歉。

朱婉玲 一点儿小毛病。

潘哲之

你多保重啊!

潘太太

朱婉玲 谢谢您!

潘哲之 打扰您!谢谢您!

潘太太 再见(对小毛)对阿姨说再见! 小 毛 姨姨，再见!

朱婉玲 再见!小毛，再见!

(潘哲之与潘太太领着小毛出。)

(春子把粥盛在碗里，递给朱婉玲。) 朱婉玲 有没有看见周先生?

春 子 没有——啊，小姐，秦先生刚挂了个长途电话来。 朱婉玲 (吃粥)他说什么?

春 子 他要和您讲话，我看您身子不好，没让您接，我说您 休息了，交问他是不是一定要您接电话，他说，不必 了，他说他恐怕来得晚一点，假如您没有睡的话，要 我转告您。

朱婉玲 (吃得津津有味，把空碗递给春子)没说别的?

春 子 没有，(把粥碗递给朱婉玲)我说——小姐，我说秦先

生人挺好的。

朱婉玲 啊，那你说说看。

春 子 我是说，他对您挺好的。

朱婉玲 春子——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不过，不过，还 是不知道的好(陷入迷惘)永远，永远……

(周大雄入。) 周大雄 吃得下吗?

朱婉玲 这一钵全吃了。

周大雄 那很好，没事了? 朱婉玲 没事了。

(春子收拾碗筷下。) 周大雄 那你开的什么玩笑?

朱婉玲 恐怕应该说是您开的玩笑—— 周大雄 我——好好好，这叫狗咬吕洞宾。

朱婉玲 假如不是您的话，我这会儿睡得该是又香又甜。 周大雄 而且永远不醒!

朱婉玲 永远不醒该多好!

周大雄 说真个儿的，有什么事你想不开? 朱婉玲 我不是说过了吗?

周大雄 好了，好了，不提它也好，不过，小姐，我可要走了。 朱婉玲 您知道，这附近全是警察。

周大雄 我知道，我要去买一套衣服，然后——然后我把这个

(指身上穿的)还你。 朱婉玲 那你就穿了去吧。

周大雄 那怎么成，我有钱，小姐，做了七年工，我积了好些个

钱 。

朱婉玲 七年?

周大雄 可不是，整整的七年。 朱婉玲 您犯了什么罪?

周大雄 说来话长，还提它干吗?正像你那挡子事一样，还是

不提的好。

朱婉玲 那么,你上那儿去呢? 周大雄 凤凰镇。

朱婉玲 什么?凤凰镇，(自言自语)又是凤凰镇。

周大雄 啊，对了，小姐，我刚听你唱的凤凰小调，怪好听的，

这调儿我还记得呢。 朱婉玲 你是凤凰镇人?

周大雄 不是，不过我在凤凰镇上耽过，虽然耽得并不算长， 可是，可是却使我这辈子忘不了。刚才我还和你那

位朋友聊了好一会儿啦! 朱婉玲 您说谁呀?

周大雄 夏先生，老夏。

朱婉玲 你们聊什么来的?

周大雄 聊的凤凰镇，我向他打听一个人，他好像知道，又好

像不知道，卖起关子来了，让我别了一肚子气。 朱婉玲 谁呀?

周大雄 告诉你不管用。

朱婉玲 周先生，我是道地的凤凰镇人。 周大雄 啊(想起什么)——

朱婉玲 说说看，或许我知道嘞! 周大雄 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朱婉玲 一位小姐?爱人，是不是?

周大雄 不，不，一位小姑娘，不，不，从前是一位小姑娘。 朱婉玲 她姓什么?

周大雄 她姓——(很难为情)我忘了。 朱婉玲 怎么连姓也忘了。

周大雄 我只记得她好像叫阿龄。

朱婉玲 (大惊)阿龄!

周大雄 怎么?你认识她? 朱婉玲 你再说下去。

周大雄 我只记得她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我是说那个时 候，梳个很长的辨子，一对大大的眼睛，那对眼睛怪 像你的(注视着她，一顿)

朱婉玲 说下去——

周大雄 我只记得她家住在环河街。 朱婉玲 (又大惊)环河街 —

周大雄 她家里是开的一家医院。

朱婉玲 开医院!(为之色变)天哪! 周大雄 你认识她?

朱婉玲 你打听她干吗?

周大雄 没什么(很不好意思)我只是想看看她! 朱婉玲 你和她很熟!

周大雄 不很熟，可以说根本不熟，甚至，甚至她早就不认识

我 了 。

朱婉玲 你能认识她?

周大雄 我——我恐怕也不认识她了。 朱婉玲 都你找她干吗?

周大雄 不干什么,我不是说过，我只是想看看她，看她过得 可好，假如她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当然，她不会有这 个事儿，她应该是个有钱人，只是我有这个心愿而 已!

朱婉玲 你怎么会想起她来的?

周大雄 这个——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朱婉玲 为什么?

**周大雄** 不为什么,因为——因为没什么好说的。 **朱婉玲** 我想，我应该认识她?

**周大雄**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朱婉玲** 那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

**周大雄** 那，那是个很长的故事，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 **朱婉玲** 你倒娘娘腔起来，(有种威严)快点说吧!

**周大雄** 我得打从头说起，否则你不以为我是个神经病才怪! **朱婉玲** 打从头说起，越长越好!

**周大雄** (燃起一枝香烟)我是一个船行老板的儿子，我父亲 手下有几条船，经常行走那条河。

**朱婉玲** 我们管它叫大河的。

**周大雄** 是的，大河，我上过县城里的中学，本来日子过得顶 好的，那一年，就是在我十五岁的那年，父亲死了，母 亲跟一个船夫跑了，一些家产拐的拐了，占的给别人 占了，于是我不能再念书，我就在父亲的船上混，不， 不!

朱婉玲 那是别人的船了。

周大雄 对了，全成了别人的，于是，于是我就成了个小流氓， 那些船夫们怎么活的，我就怎么活，有一年夏天，我 跟着船来到凤凰镇——

**朱婉玲** 那一年?你说那一年?

**周大雄** 我记得是十二年以前，我那时侯廿二岁，不，廿三岁， 那个夏天我得了寒热病，船上的人把我骗了下来，说 是带我去瞧医生，结果偷偷的把船开了。把我抛在

一家医生的门口。

朱婉玲 (全神贯注)那家医生?

周大雄 我记不起，我只记得是家黑漆漆的大门楼，那时候天

快黑了，我走了进去，那位医生，我记得，红着脸，仿 佛喝了酒似的，他问我干什么来的，我说是来瞧病 的，他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没钱，他就把我赶了出来。

**朱婉玲** 后 来 —

周大雄 后来，我就躺在他家门口，不知道多少时候，从里面 走出一位姑娘来，她问我患了什么毛病，我把病情告 诉她，她说不要紧的，那是疟疾，于是给了我几颗丸 子，她说这丸子不打紧的，吃不对不碍事的，她又说， 她爸爸脾气不好，她问我有没有钱，有没有熟人，我 说我没钱，更没有个熟人，于是她脱下一个指环来，

她说，她没钱，只有这个，叫我拿去变点钱；做盘费! **朱婉玲** 她脱下一个指环给你?

周大雄 是的，一个金戒指，一个很美丽的戒指，我收了下来， 我连谢谢也没说一句，真的，我连一个谢谢也没说， 那时候我很生气，其实我没说实话—

**朱婉玲** 没说实话?

**周大雄** 因凤凰镇我是常来的地方，总可找到个把熟人的，后 来果然碰到一位父亲的朋友，那颗金戒指便没有换， 便一直带在我身上。还留在我身上。还留在我那包 包里，我那包包呢?

**朱婉玲** 什么包包?

**周大雄** 那个牢里带出来的包包，大概搁在你屋里。 **朱婉玲** 说下去，后来呢?

**周大雄** 后来，后来我就把她忘了，忘到九霄云外，又开始我 的流浪生涯什么坏事全干了，不过，小姐，我所谓的 坏事不是那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勾当，只是争强 好胜，酗酒打斗。

**朱婉玲** 这样你就坐了牢?

**周大雄** 是的，有一次失手打死了一个人，给逮住了，判了十 年徒刑。

**朱婉玲** 那么怎样你又想起她来的?

**周大雄** 你别忙，坐牢的第一年我非常不耐，成天吵呀闹的， 他们把我关在一个人的屋子里，有那么半年，渐渐的 我学会了忍耐，我开始读书了，于是凡是我能得到的 书就读，监狱里的书我差不多全读了，于是——小

姐，我有了知识。 **朱婉玲** 有了知识怎么样?

**周大雄** 有了知识就有了思想，于是我就思前想后，把我半辈 子的事全想过了，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留恋 的，于是我就怀疑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于是我

过了一段最困惑的日子，我几乎自杀? **朱婉玲** 自杀?

**周大雄** 像你刚才那样—— **朱婉玲** 别扯上我，说你的。

**周大雄** 有一天，大概在三个月之后，我竟然想起了这件事， 想起了这—一，想起了这位姑娘，想起了这位姑娘就

像是掉在海里的人发现了一段木头，你别见笑! **朱婉玲** 这没什么好笑的!

周大雄 于是我就整天地想着她，想着她，后来竟到了一种无

法忍耐的程度，或许，或许再过半年我可以获得假 释，可是我却没法儿等待，这种心情你是不能了解 的 。

**朱婉玲** 我 能 了 解 —

**周大雄** 于是我想逃狱，想尽方法逃狱——

**朱婉玲** 难道你只是想看看她?

**周大雄** (面色严重)你怀疑什么?(自己也有点茫然)或许， 或许我把这个戒指还她，或许，或许我告诉她我曾说 过一次谎，或许她从此以后会感到世界上的人并不 如想像的那样坏，或许她会觉得她无意中做的一件 事会影响别人的一生呢?或许她能看到一个人的改 变而感到骄傲呢?

**朱婉玲** 或许她不承认这件事呢? **周大雄** 为什么?

**朱婉玲** 或许——或许她死了呢?

**周大雄** 死了?她死了?我从来不曾想过——

**朱婉玲** (逼近)或许她变了呢”变得很坏很坏—— **周大雄** 不会的。

**朱婉玲** (更逼近)或许她变成了一个娼妓，一个人尽可夫的 娼妓呢!

**周大雄** (大怒)你胡说!

**朱婉玲** (更逼近)或许她爱上你呢?

**周大雄** (推开她，无比的愤怒)闭嘴!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 她!她有什么跟你过不去?你!你!你!

**朱婉玲** (歇斯的里地大笑)哈!哈!哈!(笑声凄厉)哈! 哈!哈!你这傻子，你这小傻子。

(周大雄愤怒地奔出。) **朱婉玲** (笑变成了哭)哈，哈，哈。

(朱婉玲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响起了急促而高亢的音乐，音乐声越来越高，突然 停止。)

(空场片刻)

(细狗偷偷地从落地长窗爬了进来。)

细 狗 (走了两步，突然发现躺在地上的朱婉玲，感到恐惧，

连连退缩)姐姐!姐!姐!细狗回来了。

(细狗胆子渐渐的大起来，推朱婉玲，最后两只手拖 她。)

**朱婉玲** (悠悠醒转，坐在地上)细狗!

(细狗连忙放手，后退。) **细** **狗** (恐惧地)姐!

**朱婉玲** (四周环顾)周先生!(站起，找)周先生!周先生! (大声)周先生!(发狂似的奔出)周先生!周先生! 周先生!

细 狗 (发抖，抱着头)姐!

**第** **三** **幕**

幕启。

前幕两小时后。 景同前。

细狗歪躺在沙发上，呼呼入睡。 秦功勉入。

秦功勉年逾五旬，肥胖但并不显得臃肿，上唇留一撮 小胡须，戴金丝边眼镜，穿着考究，是一个典型的‘绅 士'型人物，手提大公事皮包。

**秦功勉** (轻唤)婉玲!婉玲!(大声)婉玲!(开始找)婉玲! (秦功勉人拉开卧室的门帘，瞧。)

**秦功勉** (自言自语)不在，奇怪，那儿去了?

(秦功勉按壁上电铃。然后踱着方步。)

**秦功勉** (念念有词)奇怪，这么晚了，难道不知道我要来? (秦功勉推细狗，细狗不醒。)

(秦功勉提着细狗的耳朵，把他拉起。) **秦功勉** 细狗!

细 狗 啊!啊哟!啊哟! **秦功勉** 细狗!你姐姐呢?

**细** **狗** (害怕地)姐姐——姐姐——她跑了。

秦功勉 你这个傻子，她跑了?

细 狗 跑了!跑了!(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满足)吓吓!她跑 了!

秦功勉 你这个蠢东西，你这白痴!她跑到那里去了? 细 狗 吓吓!吓吓吓!你打她!你会打她!她跑了! 秦功勉 你滚!你滚开!

(细狗抱着头逃进书室。) (春子入。)

春 子 秦先生，是您唤我? 秦功勉 你看见小姐吗?

春 子 怎么的?她不在吗? 秦功勉 我问你啊?

春 子 刚不多久我还跟她煮粥来的。

秦功勉 她不知道我要来吗? 春 子 知道的。

秦功勉 你电话里是怎么说的?

春 子 那时候她确定是躺在床上，今儿不知怎么的，一回来 就躺在床上，连晚饭也没吃——

秦功勉 你不是说她吃粥来的?

春 子 那是后来，不多久前的事。 秦功勉 她可是生病?

春 子 是人不舒服。

秦功勉 有没有瞧大夫? 春 子 没有。

秦功勉 有没有人来过? 春 子 没有。

秦功勉 春子!(盯着她)有没有人来过?

**春** **子** (有点害怕，可是仍坚持到底)没——有。 **秦功勉** 春子，你们别连起来骗我。有没有电话?

**春** **子** 没——,有的。小姐全没接。 **秦功勉** 真的?

**春** **子** 真的，她关照我的无论是谁，她全不见，无论是谁打

来的电话，她全不接，因为—因为她要休息。

**秦功勉** (挥一挥手)那么——好吧! **春** **子** 没别的吩咐?

**秦功勉** 有没有热水? **春** **子** 有的。

**秦功勉** 你去吧!(自言自语)我洗个澡。 (春子掉头欲去。)

**秦功勉** 春子、你跟我附近瞧瞧看，不过—不是要你到处乱 嚷，你只是好像-  ,好像不在意似的，好像碰上的， 假如你碰着小姐，你就说我来了，你只说我来了就 成，你懂吗?

**春** **子** 我懂。

(春子下。)

(秦功勉进入卧室。) (空场片廖，)

(秦功勉提着一堆衣服出，突然发现上面的一件囚 衣，秦功勉把它抖开，仔细看。)

秦功勉 (仔细瞧着，自言自语)囚衣!吓!囚衣， 一八九五， (有一种恐惧的预感，手发起抖来)那儿来的?那儿 来的?(自问自答)该死的：这该死的!(衣服落下， 又捡起)倒霉的东西，(恐惧，怀疑使他不知所措，他 东张西望了一会，突然下定决定，跑回卧室)

(秦功勉又从卧室奔出，拿着毛巾和睡衣。)

(秦功勉走向盥洗室，不敢鲁莽，敲门，然后进入。)

(从盥洗室传来一阵哗啦的水声。)

(朱婉玲同夏士璋入，他们边走边谈。)

**夏士璋** 你为什么躲避我?阿龄

**朱婉玲** 你的阿龄早已死了，夏先生。 **夏士璋**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朱婉玲** 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一切，早已死了、结束了，你一定 要提起它来干吗?

(他们坐下，) **夏士璋** 我们的孩子呢? **朱婉玲** 我们的孩子?

**夏士璋** 那个时候你不是怀了孕吗?

**朱婉玲** (歇斯的里地)哈、哈、可怜的孩子，他——他没有生

存到这个世界来。 **夏士璋** 你给他打掉了?

**朱婉玲** 你难道忘了我父亲吗?

**夏士璋** 没有，没有，那一段日子我真不知你是怎样熬过的! **朱婉玲** 难道你到现在才想起它来?

**夏士璋** 不，不，我没有一天不想到它，可是，可是— **朱婉玲** 可是没有这份胆量和勇气!

**夏士璋** 我说- 我说——我要来接你。 **朱婉玲** 你有没有来呢?

**夏士璋** (自责地)没有- 没有- 我该死，可是，可是阿 龄，我没有混出一个世界啊!

**朱婉玲** 要等到你混出一个世界才来接我吗?如果你一辈子 混不出，我就要等你一辈子吗?

夏士璋 你知道——我没钱、没地位、没一个好的家庭，甚至 连一个稍微高尚点的职业也找不到，你叫我怎么敢 来见你的父亲?

朱婉玲 (兴奋地)所以我说你没胆量、没勇气，我有没有说 错?(突然颓唐)可是，士璋，我并不是怪你，不，不， 我是怪过你来的，现在，现在早已不怪你了。

夏士璋 你怪吧，阿龄，你应该怪的，不过，不过我当初是要你 一同走的，可是你没有，那天夜里，我等你一夜你都 没来，你为什么?

朱婉玲 你要我抛开父亲吗?(浸沉在一种往事的回忆里)你 不了解他，你知道我爸爸，他是个好爸爸，他爱我，他 爱整个家庭。

**夏士璋** 提 起 你 爸 爸 —

**朱婉玲** (插入)你不准说，我不让你说他一句坏话，你知道什 么!他从前不喝酒，不发脾气，他是个好医生，好家 长，可是打我十三岁，还是十四岁那年起，他变了，他 变得非常粗暴、酗酒，而且经常和我妈吵，越吵越凶， 后来终于分了房， 一定有什么事情存在他们的中间， 可惜我那时候年纪太小了，直到今天仍然开不明白。

**夏士璋** 那真抱歉，我不知道。

朱婉玲 后来他就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样子，特别是当我妈死 了之后，他成天喝酒，他差不多不能执行医生的职

务，于是他把你找了来，他待你是不错的—— **夏士璋** 这个我知道。

**朱婉玲** 你知道他为了什么? **夏士璋** 他为了什么?

**朱婉玲** 他是个好医生，你知道，我是说当他清醒的时候，他

要把这一身的本领传授给你，他自己感到他的日子 似乎不多了，他仿佛要把这个家——我和我弟弟托

付给你，可是当我们的事情发生之后— **夏士璋** 他-  ~~他~~-  ~~他~~怎么的?

**朱婉玲** 他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伤心的不是我们那件事—— **夏士璋** 那是什么?

**朱婉玲** 他伤心的是你没有向他求亲，如果，如果你正正式式

的向他求亲，我想他会答应的。 **夏士璋** 可是他发那么大的脾气。

**朱婉玲** 我不是说他发脾气的时候，我是说一个星期或许一 个月之后——

**夏士璋** 可是我没想到，我做梦也没想到——

**朱婉玲** 你只想到走，想到离开，想到马上离开，可是我能离 开吗?我能抛开我那可怜的爸爸和弟弟吗?

**夏士璋** 真对不起，阿龄。

朱婉玲 后来，他就更不行了，成天喝酒，成天的叫着妈妈的 名字，成天嘀嘀咕咕的说些我听不懂的话，有一天他

倒在椅子上，等我发现他的时候，他死了。 **夏士璋** 后来呢?

朱婉玲 后来我就要负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我自己和我那 可怜的弟弟，我们没有财产，有的话，也全给我爸花 了，最后我卖了那栋大屋来办丧事，另外找了间小 屋，我那时候才二十岁，不，还不到二十岁!

**夏士璋** 可怜的阿龄!

**朱婉玲** 我没有别的本领，只有从我爸那儿学来的一点医药 知识，使我当了一名护士。我是等着你来的，(声音 颤抖)我是等过的，当初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你

回来，我以为你一定会回来的，可是一个月，一年过 去了，你没有回来，你连影子也不见!

**夏士璋** 该死!我去了新加坡 **朱婉玲** 你去了新加坡?

**夏士璋** 是的，当我离开凤凰镇的时候，我怀着很大的志向 的，我要自己去闯一个世界的，去闯一个世界给你爸 爸瞧的-

**朱婉玲** (屈辱地)只不过是给我爸爸瞧吗?

**夏士璋** 你别打岔，让我说，我那个时候我不能不说感到相当 的侮辱，于是我决心上省城里去碰碰运气，结果什么 事也找不着，你知道我不是什么医科大学的毕业生，

甚至连一点像样的学历也没有。

**朱婉玲** 你不是说你是什么大学毕业来的?

**夏士璋** 那是骗你爸爸的，我那有什么大学毕业，我只是个医

院里的学徒出身，后来当起司药，不过我用功肯定。 **朱婉玲** (讥讽地)难得!难得!

夏士璋 可是我不能再回去当司药，结果到处碰壁，就在这个 时候遇到一位堂房叔叔，他在新加坡做生意，我就跟 他去了新加坡。

**朱婉玲** (讥讽地)去新加坡淘金?

**夏士璋** 不错，我当初是这一个想法，可是到了新加坡之后 情形大不为然，我那叔叔并不是做的什么大生意，他 开了一家小小的吃食店，小到不能再小，于是我就当 起管账兼跑堂，这样混了一两年，实在混不下去，好 不容易找一个小学教员，这样一混又是五年，后来，

后来我信了教，在一家教会里工作。 **朱婉玲** 所以——所以你连信也不捎个回来。

**夏士璋** 信我是写了的

**朱婉玲** 怎么我连一封也没有收到?

**夏士璋** 信是写了，可是没有寄，我没有勇气寄，我能告诉你 什么呢?我不想说真的，又不能造假，于是我写了就 搁在抽屉里，临到我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通通捡出 来，一共是一百零二封，我跪在上帝的面前，把它烧 了 。

朱婉玲 可是你知道，我多盼望有一封信来，我每天上那老屋 子里去问，我想你有信来，一定寄到老屋里。我不知 道跑了多少趟空路，后来我真个绝望了，由绝望几成 愤恨，由愤恨变成报复，我二十三的那一年嫁给了东 门开绸缎庄的小朱!

**夏士璋** 那个小朱?(想起)啊，啊，那个小家伙。 **朱婉玲** 你还记得?

**夏士璋** 记得，记得，他 他还是个小孩子!

**朱婉玲** 是的，他还是个小孩子，那时他才二十岁，可是我嫁 给了他，他是爱我的，他是真真实实爱我的，(歇斯的 里地)像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那样，可是我不爱他， 一点也不，我故意气他，逗他、作弄他、欺侮他，于是

他活活地- 活活地- (以手掩脸，说不下去) **夏士璋** 阿龄，阿龄!(轻轻地拍她)

**朱婉玲** (推开他)活活地给我作弄死了，给我逼死了!他们 全骂我，我那婆婆，嫂子，甚至街坊的人全指着鼻子 骂我，骂我贱货，骂我骚狐狸，骂我白虎星，骂我是婊 子，把我看得比猪狗还不如，于是我不能再耽在凤凰

镇，我来到了这儿。 **夏士璋** 你没有再嫁人?

朱婉玲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坏，但是我总 觉得我对不起他，我总觉得他是因为我而死的，所以 我姓朱，为了纪念他。

**夏士璋** 难道这么些年你就这样活下来的?

朱婉玲 可不是，你能怎样?一个女人到了最后只能靠她的 原始的本钱活，而且我尽量放纵自己，因为一因为我 要报复。

**夏士璋** 可见你——可见你并没有忘记我。

朱婉玲 是的，我尽量放纵自己就是希望把你忘记，把你排 除，可是不行，每当一个人清静下来的时候，又想起 过去的那一段，于是我，我创造了一个想像中的你， 有时我想像你是一个英雄，一个伟大的英雄，有一次 你从战场回来，负了伤，让我来替你包扎，最后你死 在我的怀中。有时候，我把你想像成一个伟大的医 生，当我临终垂危的时候，你来到我的床前，轻轻地 抚着我，让我复活，不，让我平静地死去。我可以自 由自在地想像，自由自在地创造，你看过玉堂春没 有?

**夏士璋** 当然看过。

**朱婉玲** 你知道苏三是靠什么活的?

**夏士璋** (茫然)她——她——

**朱婉玲** 你知道人是靠什么活的?

**夏士璋** 我只知道我现在是靠对上帝的信念——

**朱婉玲** 不，不，是靠想像，靠想像活的，因为有想像才有希 望，那怕是不成希望的希望，只要他能想像就行。当 我前几天再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希望破灭了，不，不， 不是希望，是想像，是想像破灭了。我不能再想像什

么了。因为，因为我看见真正的你了。 **夏士璋** 我，我很惭愧，(瞧自己)我没有混好。

朱婉玲 不是这个，我不是指这个，你混得再好也一样。因为 ——因为想像与真实之间永远是有距离的，想像最

怕碰到真实，所以——所以——你为什么要回来? **夏士璋** 我当然要回来的。

**朱婉玲** 隔了这么多年，你还找我干吗?(歇斯的里地)你说 你还找我干吗?还找我干吗?

夏士璋 安静点，阿龄，你听我说：当我信了教之后，我成为 一 个度诚的教徒，我忏悔过去的一切，我觉得我的一生 没有什么重大的过失，除了这件事，所以我在上帝的

面前发誓，我要补偿—— **朱婉玲** 你要怎么样补偿?

**夏士璋** 我可以做一切你要我做的。 **朱婉玲** 你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夏士璋** 譬如说，我娶你。

**朱婉玲** 不是为了爱，是为了补偿? **夏士璋** 不，不，我仍旧爱你—-

**朱婉玲** 吓，这句话要说在十年以前，现在太迟了。 **夏士璋** 为什么?

**朱婉玲** 你不懂不能补偿什么,因为，因为——我从来不曾爱 过你本人，我爱的只是我自己的幻象，你懂吗?幻

象，一个想像出来的你，一个与你完全无干的人。 **夏士璋** 难道真是如此吗?

**朱婉玲** 你知道你几乎使我自杀。 **夏士璋** 自杀!

**朱婉玲**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不曾再自杀了，因为-  因为

我遇到一个比我的遭遇更惨，比我更靠想像过活的 人，比我更会想像。(歇斯的里地)哈，哈，哈，这个傻 子，(郑重地)可是我不能让他失望，不能让他的想像 破灭，你懂吗?

**夏士璋** 你说谁呀?

**朱婉玲** 反正和你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你不必问。 **夏士璋** 你打算怎么样?

**朱婉玲** 我打算回凤凰镇去，我要从头做起。

**夏士璋** (极度的失望，变成自言自语)那么——,我呢——

**朱婉玲** 你已经获得交待了，那怕是在上帝的面前，你都不会

再有任何遗憾了，因为你的阿龄已经完全饶恕你了。 夏士璋 难道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譬如钱?

朱婉玲 什么都不需要，谢谢您! 夏士璋 可是我总觉得欠你什么。

**朱婉玲** 不，不久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一个新的东西，无论你 管它叫想像，叫希望，叫什么全成，所以我可以过得

很好，难道你不希望你的阿龄过得很好吗? **夏士璋** 那当然!(拉起她的双手)不过——阿龄! **朱婉玲** (让他握，一种未曾有过的柔和)嗯!

**夏士璋** 你什么时侯走?

**朱婉玲** 明天，或许晚点。

**夏士璋** 我恐怕不来送你了。

**朱婉玲** 不必了!士璋，你还是回去褥告，褥告。

**夏士璋** 是的，(严肃地放开她的手),我要回去褥告，我要好 好儿的褥告!

(过道上有脚步声，他们谛听) (轻微的敲门声)

朱婉玲 请进!

(周大雄持一包衣物入。)

周大雄 (朱婉玲)这么晚来打扰您，真对不起。 朱婉玲 (眼睛中有一种光彩)别客气，周先生。 周大雄 (对夏士璋)还没睡1

夏士璋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们刚聊着嘞。

周大雄 (十分有礼地)我记得，我好像有一包东西搁在您那 儿。

朱婉玲 (指卧室)在我房里，不过，周先生，您— 周大雄 票已经买好，我搭今晚最后的一班车走。 朱婉玲 (有点激动)啊!周先生

周大雄 我想，我想找个地方换一下衣服，因为，这个(指身上 穿的，突然警觉打住)

夏士璋 (感到不应介入)那么,我走了。

朱婉玲 (差不多与夏士璋同时)你就在我房里换吧! 周大雄 你们聊聊，我告个便。

(周大雄进入卧室)

夏士璋 (不胜依依)再见!阿龄。 朱婉玲 (也不胜依依)再见!

夏士璋 (执伊双手)让我再看看你，阿龄! 朱婉玲 (十分柔和)我们都很老了。

夏士璋 你还好，祝你前途光明! 朱婉玲 你也一样!

夏士璋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或许——或许以后见面的机会

少了，我还是说了吧。 朱婉玲 你说吧!

夏士璋 我有一笔钱存在银行里，用你的名字，假如，人你需

要，你随时可以动用。(从口袋里掏出存折。)

朱婉玲 (十分感动)我不需要，但是我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把存折还他)

**夏士璋** (收回存折)也好!我仍旧替你保管。 朱婉玲 (眼睛有泪光)谢谢您!

**夏士璋** 再见! **朱婉玲** 再见!

(夏士璋急步下，朱婉玲送到门口，一直凝望。)

(穿着睡衣的秦功勉自盥洗室出，掩至朱婉玲身后， 伊全然不觉。)

**朱婉玲** (回头，吓一大跳)啊!啊!你吓了我! **秦功勉** 婉玲!对不起，对不起。

**朱婉玲** (半晌，才恢复平静)这会儿好了，你躲在那儿?

**秦功勉** 我刚洗了一个澡(认真地)婉玲，他是谁? **朱婉玲** 我从前的一个朋友。

**秦功勉** 应该说是从前的爱 —

**朱婉玲** 你都听去了，还问什么?

秦功勉 不，不，只听到一两句，不过——婉玲，你记不记得我

们当初的约定? **朱婉玲** 记得。

**秦功勉**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会来? **朱婉玲** 知道。

**秦功勉** 今晚你是属于我的— **朱婉玲** 我 — ,我知道。

**秦功勉** 我不是善于妒嫉的人，可是一个月只有一晚，一晚是 例 外 。

**朱婉玲** 你不要说下去了!

**秦功勉** 怎么啦?

朱婉玲 (十分平静)我想——我们的事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秦功勉 (误会)对，对，我也感到这个方式太不正常了。

朱婉玲 不，不，我是——

秦功勉 (阻止她)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前天，我 看了一个医生。他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说我那毛 病，可以医好，六个月内保证可以医好!

**朱婉玲** 不，不，我不是—--

**秦功勉** (阻止她)你听我说，现在我可以娶你了，婉玲，正正 式式的娶你。

**朱婉玲** (怜悯地)谢谢您，秦先生。

**秦功勉** (得意)你要什么?我的小妮子，我的小乖乖，你怎么 不说啊!(抚她的脸)你那小嘴怎么不说呀!

**朱婉玲** (平静而严肃地)秦先生，你说完了吗?

**秦功勉** (仍然误会)你让我说是不是?(进入幻想境界)我们 可以在风景区买一幢房子，我们可以去渡蜜月，我要 让你去看看世界，看看那花花世界(自信心突然降 落)当然，我是说我那毛病医好之后，(自信心几至丧 失)我——我那毛病，我那毛病只要六个月——(野 性的暴发)婉玲，我就可以完全的占有你，我要完全 的占有你，完完全全的，你懂吗?

**朱婉玲** (平静的音调)秦先生，你让我说两句好不好? **秦功勉** (感到有点异样)怎么的?你说吧!

**朱婉玲** 我要离开这儿——— **秦功勉** 你要离开?

**朱婉玲** 今儿个我本来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秦功勉** 离开这个世界?

朱婉玲 现在可不是了，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离开这种生 活，我要尝试我能不能走出它来。今儿我听到一句 好话，一句极好的话：就像是掉在大海里的人发现一 段木头。我要尝试去抓牢这段木头。

秦功勉 (不十分明瞭)婉玲，你说什么? 朱婉玲 秦先生!我要走了!

秦功勉 你上那儿? 朱婉玲 凤凰镇。

秦功勉 那里?

朱婉玲 你不必问，那是地图上都没有的小地方。 秦功勉 你不能去，婉玲，我不让你去。

朱婉玲 谢谢你这两年的照顾! 秦功勉 婉玲，我很老了!

朱婉玲 你还没有老。 秦功勉 我很寂寞。

朱婉玲 你有那么一大家人——

秦功勉 是的——,我有那么一大家人，有儿有女，可是儿女 全都大了，也全都飞了，至于那些手下人，那只是工

作上的接触，没有情感的接触，所以我很寂寞。 朱婉玲 你得想法儿去亲近他们。

秦功勉 当初是我不去亲近他们，现在是他们不来亲近我。 朱婉玲 你知道，你就可以改变它——

秦功勉 太迟了!婉玲，我是个专断惯了的，因为专断，使我 在事业上有点小小的成就，但是——,也因为专断使 我失去了家庭和朋友。现在，即使我如何改变自己， 也无法取得别人的相信，因为人家已经害怕我了，你 懂吗?

**朱婉玲** (同情地)我懂!

**秦功勉** 所以——,所以我想休息、休息，过两年快乐的日子， 我要去找回我那失去了的愉快，找回我那失去了的

年轻时代，(神秘地)你知道，人是靠什么生活的? 朱婉玲 (睁大了眼睛瞧着他)

秦功勉 不是钱财，不是地位，而是感情，真真实实的感情，是 人与人之间的无邪的感情，是不附目的，不问结果的

感情，这叫做什么? 朱婉玲 (冲口而出)爱!

秦功勉 对了，爱!这正是我所缺少的，我有的只是奉承，巴 结，谄媚，讨好，但不是爱!所以——所以我今天是 抱了很大的决心来的，我希望你答应我，我会好好的 照顾你，不，好好儿的爱你。

**朱婉玲** (同情地)谢谢你，谢谢你的慷慨! 秦功勉 那么你答应了?

朱婉玲 不，不，没有，我没有答应你。 **秦功勉** 为什么?

**朱婉玲** 因为你从来不曾想到过别人。

**秦功勉** 我想到过的，以前，以前我不能给你幸福，所以我给 你最大的自由，但是以后，我那毛病，我那毛病可以 医好—

朱婉玲 (插入)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你从来只为自己打 算，也就是你自己所说的——专断。

秦功勉 (插入)从今以后， 一切依你就是，你需要什么,我都 给你，那怕是天上的星星，只是你不要走(哀求)我求 求你，我从来不曾求过人的。

朱婉玲 (坚决地)不，不，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要回我自己，

打今儿起，我不再是属于任何人的，也不想为别人所

占有，我只是我自己的，我要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秦功勉** (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什么,你这小妮子越来越会说

话了，至少——至少今晚你是属于我的。 **朱婉玲** 不，不，从今晚起——

**秦功勉** (活脱脱的市僧面孔)你知道我是个生意人。 **朱婉玲** (也摆出生意面孔)我同样付过代价来的。

**秦功勉** 可是，这个月的费用，你的一切的费用?

**朱婉玲** 我可以归还你，(大怒，在皮包中找，又在桌上找，终

于找到了支票簿)拿去，(把支票簿抛向他)

秦功勉 (一步步向朱婉玲逼近，燃烧着一种原始的欲念)你

倒说得好，你倒说得便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 你逗得我好惨，你逗起我的火来了。

**朱婉玲** (害怕，一步步后退)你——,你——,你要怎样?

**秦功勉** 我要吃了你，你这个小妮子，小娼妇，你这个臭婊子， 你这个烂货!你又有了新户头是不是。

(秦功勉一双手扼着朱婉玲的脖子， 一只手拧她的

脸，拧她的手，朱婉玲尽最大的力量挣扎。)

**秦功勉** (像一只野兽)你这个骚狐狸!你这个骚婊子! **朱婉玲** (力竭声嘶)你放手!你 — ,你放手!

(周大雄从卧室冲了出来，穿的是新置的衣服。)

(周大雄一把抓住秦功勉的衣领。) (秦功勉手一松，朱婉玲摔倒地上。)

**周大雄** (牢牢地抓住秦功勉不放，打他的耳光)你是人还是 狗!

**秦功勉** (挣扎)你是谁?

**周大雄** (又一个耳光)你比狗还不如!

秦功勉 (还硬)你敢打!你敢打!

周大雄 (又一记耳光)你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做痛是不是?我 现在让你知道、知道。

秦功勉 (号叫)你打!你别打!你—— 你别打! 周大雄 (作势欲打)我今天宰了你!

(朱婉玲：挣扎着坐起来，用膝盖挨着过来，两只手抱 住周大雄的手臂。)

朱婉玲 周先生，周先生，你别打他，你放了他吧! 周大雄 (把手一推)看在朱小姐的份上!

(秦功勉摔个四脚朝天，挣扎不起。)

(周大雄返身扶住朱婉玲。) (朱婉玲低头哭泣。)

周大雄 朱小姐，你怎么样了?

朱婉玲 (哭)我没有什么,没什么?

(周大雄把朱婉玲扶起，让她坐在沙发上。) (秦功勉挣扎着爬了起来。)

周大雄 (察看她脸上和手上的伤痕)好狠!好家伙!

朱婉玲 你饶了他吧，周先生，我没什么,你别和他计较!

秦功勉 (端详着他们，突然有所发现)一八九五! 周大雄 (习惯地回答)有!

秦功勉 (冷笑)吓吓!我以为是谁呀，原来是一个囚犯!

周大雄 (面向着他)我是一个囚犯，不错，但你是一条猪，你

比猪还不如! 秦功勉 为什么?

周大雄 你看，你把她弄成什么样子?

秦功勉 嘿!是大爷花钱买的，大爷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叫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周大雄** (向前逼近)你倒有理由!

**秦功勉** (后退)你不信——你问问她!

(周大雄瞧朱婉玲：朱婉玲默然饮泣。) (周大雄拾起地上的支票簿。)

**周大雄** 这些钱够不够让我拧回来?

**秦功勉** (害怕，连连后退)你要怎么的，你要怎么的?

**周大雄** 这是钱，你认识吗”你怎么拧她的，(愈逼愈近)我怎 么拧回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秦功勉 (发抖，跪了下来)你——,你——,你饶了— (朱婉玲自卧室奔出，把一堆衣物抛向秦功勉。)

(朱婉玲自卧室奔出，把一堆衣物抛向秦功勉。) **朱婉玲** 周先生，你放开他!

(周大雄放开秦功勉。秦功勉开始检拾自己的衣 物。)

**朱婉玲** 秦先生，你可以走了!

**秦功勉** (检起衣服)我走，我走，我会走，我就走! (秦功勉退到大门边。)

**秦功勉** 算你狠!算你厉害!有种，你别走! (秦功勉下。)

**周大雄** 朱小姐，你真该歇会儿了。 **朱婉玲** (忧伤欲绝)你都听见了?

**周大雄** 真抱歉!我不是有意偷听的，我很想走出来，我又怕 使你不方便。

朱婉玲 (陷入极度的失望)我正是他所说的那种女人，(歇斯 的里地)我正是那种女人，他没有错，他买了我，他出 钱买我的!

**周大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已经不是那种女人了!

**朱婉玲** (发现一线曙光，想再听一遍)你说什么? **周大雄** 我说你已经不是那种女人了!

**朱婉玲** (探试地)但是我曾经是过的! **周大雄** 你不是说你要亲手把它埋葬吗?

**朱婉玲** (更进一步探试)可是别人可不是这样想的呀!

**周大雄** 我觉得，朱小姐，不是别人如何想，别人如何看待，而 是自己怎样想，自己怎样看待的问题。虽然我不知 道你的过去，但是我知道，我——,我敢相信你是掐 扎过来的— 一

**朱婉玲** 你说我是挣扎过来的——

**周大雄** 你是挣扎过来的，你是用生命挣扎过来的，从死里面 挣扎过来的，因此——因此我和你相比，我不能不说 感到惭愧——

**朱婉玲** (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什么?你感到惭愧?

**周大雄** 因为我也是挣扎过来的，和我自己挣扎，我也像你一 样，希望用自己的手来埋葬自己的过去，但是，我却 像个瞎子似的，摸索不出来，我发现我并没有把我的

过去埋葬，我完全没有挣扎出来。 **朱婉玲** 周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周大雄** 比如说，刚刚的事—— 朱婉玲 (奇怪)刚刚的事?

周大雄 是的，刚刚的事，你知道，假如不是你的阻止，我可能 把那个家伙，那个什么家伙打死的。

朱婉玲 为什么?

**周大雄** (搜索)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感到了很 大的侮辱。

**朱婉玲** 你感到很大的侮辱?

**周大雄** 他对你的侮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就像

是——就像是辱了我似的。

朱婉玲 (一种无法掩饰的喜悦)真的?

周大雄 (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表情，说自己的)所以—所 以当他拧你的时候，就像是拧了我，于是我的老毛病 又发作了，我那逞强好门的性子又发作了，我那过去

的一切又重现了，我会把他打死，我会活活的把他打 死 。

(突然注视朱婉玲，信住。) (朱婉玲的脸上挂着泪珠。)

周大雄 对不起，朱小姐，我说得太多了! 朱婉玲 (泪中之笑)周先生，您说下去。

周大雄 (内疚)真抑歉，我应该让你歇会儿的。 朱婉玲 周先生，你说下去，我爱听的。

周大雄 (有点迷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什么?

朱婉玲 没有，周先生，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听的。 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听的。

**周大雄** 所以我觉得，我并没有埋葬过去的我，我并没有挣扎 过来，我仍然是过去的我!朱小姐，我很惭愧—

**朱婉玲** 不，不，周先生，你并不惭愧!

**周大雄** 我很惭愧，因为七年的牢狱并没有把我改变过来，所 以，我改变了主意——

**朱婉玲** 你改变了主意?

**周大雄** 是的，我想回去，我是说我想再回到监狱里去，我要 好好儿的想一想，好好儿的改一改，不过这一趟我并 没有白来——

**朱婉玲** (大出意料)你要回去?你要回到监狱时去?

周大雄 是的，我要回去，我立刻就去，但是我要谢谢你——- 朱婉玲 你谢谢我?

周大雄 是的，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朱婉玲 (不知是失望还是喜悦)我——,我——,我—— 周大雄 是的，(半晌)不知道我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

朱婉玲 什么事?

周大雄 我听说你要回凤凰镇去? 朱婉玲 是的，我说过的。

周大雄 可不可以麻烦你，假如——,假如你找得着的话，可

不可以把那个戒指还给那位——那位阿龄姑娘? 朱婉玲 你不打算自己送还她吗?

周大雄 不，不，我先前的那种想法，事实上，事实上是很可笑 的，是一种绝望的人，你知道吗?是一种绝望的人的

幼稚的——幼稚的冲动。

朱婉玲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可笑。

周大雄 那是因为你同情我，可是别人不会这样想的。 朱婉玲 假如找到了她，你要我跟她说什么呢?

周大雄 我想——我想，你随便说什么好了，因为——我没有

什么可以隐瞒的，也没有隐瞒，你全知道了。

朱婉玲 假如我找不着呢?

周大雄 那么——,那枚戒指就算我送你的，(觉得不对)不， 不，就———就留在你那儿好了。

朱婉玲 好吧!

周大雄 我拿去!

(周大雄进入卧室。)

(朱婉玲走向梳妆台，轻轻地哼着：) 凤凰镇有支金凤凰

凤凰镇有位小姑娘

凤凰飞到那梧桐上

小姑娘嫁到那大王壮

(周大雄提着一个包袱自卧室出。)

(周大雄抽出包袱里的一件棉背心。)

**周大雄** 劳驾!给我一把剪刀!

**朱婉玲** (找着把剪刀给他)干吗?

(周大雄拆开背心的线缝。) **朱婉玲** 你藏得好牢呀!

**周大雄** 否则，早就没了。

(周大雄从棉背心的棉絮里摸出个戒指来，递给朱婉 玲，伊不接。)

**朱婉玲** (站得远远的)慢点! **周大雄** (奇怪)为什么?

**朱婉玲** 你瞧瞧，你瞧瞧戒指的里面，(做手势)对了，是不是

写着：‘阿龄十五岁生辰，长命富贵'几个字。

周大雄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仔细瞧)好细的字，(走到落地苔 灯前，开开苔灯瞧)你——,你——,你就是——你就 是她!(手发抖，戒指掉下。)

**朱婉玲** (拾起戒指，走向他)你没有想到吧!

**周大雄** (失常地)我说了什么,我 — ,我 — — ,我做了什么 ——,我——朱小姐。

**朱婉玲** 从现在起，我不姓朱了，我姓沈，我叫沈阿龄，你叫我 沈阿龄。

**周大雄** 沈小姐，沈——阿——龄。

**朱婉玲** (逼近)我问你，你有没有讨厌阿龄? **周大雄** 我——,我——,我——

朱婉玲 (更逼近)我问你，你有没有庞大阿龄? 周大雄 我——,我——只讨厌我自己?

朱婉玲 假如你不讨厌她的话，假如你不讨厌她的话，把你的 手伸出来。

(周大雄伸出手，朱玲把那枚戒指套在他的手指上。) 朱婉玲 它现在是属于你的了，真正属于你的了。

周大雄 (捧着她的脸)阿——龄，你让我瞧瞧。 (他们相互注视，长久)

周大雄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我不相信真的会 有奇绩。

朱婉玲 (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有的，有的，我相信。

周大雄 (扶着伊的头发)可是现在，我相信了!(喃喃地)我 的可怜的阿龄。

朱婉玲 (突然脱出他的怀抱)她不再是可怜的阿龄!她是幸 福的阿龄!

周大雄 (喃喃地)幸福的阿龄!幸福的阿龄!

朱婉玲 (平静地)现在你听我的，我们的已经不多了! 周大雄 (沈醉在一种迷惘之中)为什么?

朱婉玲 把你的车票给我。

(周大雄自口袋中掏出车票来给朱婉玲。)

朱婉玲 (收起车票)假如来得及的话，我今晚就走，不过，在 走之前，我先送你回去!

周大雄 你是说你送我去监狱。 朱婉玲 是的，我在凤凰镇等你。 周大雄 你等我那样久—

朱婉玲 我能等，那怕十年，一百年，我能等! 周大雄 不，不，我不会让你等那么久的!

朱婉玲 你听我说：我回到凤凰镇去，我在那儿等你，我现在 什么也不怕了，我再也不怕人家骂我，甚至指着鼻子 骂我——

周大雄 我不会让别人骂你的，我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朱婉玲 你又来了，你这狗熊!

周大雄 (大笑)狗熊!啜得好!

朱婉玲 我们要学习忍耐与等待! 周大雄 我们要学习忍耐与等待!

(远处传来汽车声。)

朱婉玲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许等会儿警察就要来了，我

想老秦会把警察带来的。 周大雄 现在我还怕什么!

朱婉玲 但是我不要让你给警察逮住，我们要自己去! 周大雄 是的，我们要自己去!

朱婉玲 因为一个最会等待的人也希望等得越短越好!

周大雄 那么,我们走吧! 朱婉玲 你的东西?

周大雄 我有什么?只这个包包。 (周大雄提包袱)

朱婉玲 不，让我来提，(抢过他手中的包袱)我觉得我不是送 你去监狱。

周大雄 不是去监狱?

朱婉玲一我是送你去作一次长途旅行，把你的手挽着我。 (周大雄把后挽着她。)

朱婉玲 要像一个太太送她的大夫似的。

周大雄 那么,那有让太太提包包的道理，(他的另一支手从 朱婉玲的手中把包袱抢过来。)

**朱婉玲** 走吧! **周大雄** 走 ，

(他们挽着手，一步一步从大门走出。)

(响起一阵急促而高亢的音乐。乐声戛然而止。) (警车声、警笛声大鸣。)

(幕徐徐落)

**日本寻梦**

〔香港〕朱大明

(根据龙刊小说《金色天堂》创作)

人 物 表

刘 云-—日本名“山中湖五郎”,男，四十年代初出 生，八十年代初从中国到日本继承父业。

刘会长——刘云之父，名叫刘碣石，生于二十世纪 初，四十年代末由大陆去香港后转日本 定居，在日本创建“长城大酒店”几十家， 在美国及海外均有分店，大陆改革开放 之后，频繁往来于日本—中国之间进行 贸易及交流，卒于八十年代末。

丰原佳代——刘云之日本继母，五十年代初同刘父 结合，共创事业。刘父逝世后，出任会 社会长，大权独揽。她无视刘云的存 在，将与丈夫共创的事业交与了她亲 生的女儿山中湖惠美。

山中湖惠美——刘云之妹，丰原佳代所生，生于五十 年代中期，刘父去世后，出任会社社 长 。

文桂香——刘云之妻，生于四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 中期去日本同丈夫团聚。

春 子—刘云之女，生于七十年代中期，随母去日 本定居。

章理程——刘云的舅舅，四十年代末随国民党军队 由大陆去台湾，后修得农学博士学位，到 日本定居后，在大阪筑港经营一家小杂 货 店 。

姚惠芳——刘云之舅妈，台湾土著,营养学硕士，随 夫在日本经营小杂货店。

章 静——刘云之表妹，台湾出生，生于六十年代， 在日本攻读大学。

星野俊吉——日本人，东京新宿长城大酒店店长。 肖春红——台湾人，长城大酒店女招待。

原田腾广——日本人，长城大酒店前厅经理。 白 川——日本人，长城大酒店厨部经理。

山 田——日本人，长城大酒店厨师长。

金原祥——上海人，长城大酒店招牌大厨师。 山 口——日本人，长城大酒店杂务工。

小泽畅男——日本人，三裕商会社长，后与肖春红结 合。

妈妈桑——日本人，居酒屋(小酒店)老板。 胖旅客——台湾观光客，原籍四川。

瘦旅客——台湾观光客，原籍上海。

吴玉娥——日籍台湾人，受雇于台湾驻东京经济文 化联络处。

陆 奇——中国大陆人，某民族歌舞访日演出团副

领队。

李 艳- 中国赴日镀金者。 刁建国——中国偷渡客。

李作荣- 河南人，台湾高雄市信恒食品公司董事 长 。

女会计-  日本人，博多长城大酒店职员。 女店员-  日本人，童鞋商店店员。

车站道别的二位日本老太太、车站职员、警察、日本 食客、中国某民族歌舞访日演出团吴团长和王副团 长及演出团成员、台湾观光团成员、李大娘等。

**第** **一** **场接** **风**

〔一九八○年七月某日，午后。

〔日本东京，新宿长城大酒店前厅。

〔长城大酒店采用雕梁画柱、描龙绘凤的中国古典式 的装饰装璜，流光溢彩。红木镂空的弧形拱门，古色 古香的红木桌椅，景泰蓝的花瓶摆设，墙上悬挂的字 画、条幅，香炉飘溢的袅袅青烟，让人仿佛置身在中 国 一 个遥远年代的豪门巨宅之中。前厅大门正中， 置一“准备中”的告示牌。

〔店长星野俊吉来到前厅。他身穿黑色礼服，系领 结，露出的一大截白袖口上扣着精美的袖扣，头发梳 得油亮，人显得非常精干。

**星野俊吉** 原田腾广先生。

〔内应：“嗨!”原田腾广穿着黑西装、系领结随声出

现，在星野俊吉面前站定。 **星野俊吉** 白川先生。

〔内应：“嗨!”白川穿灰西服、系领带随声出现，排在

原田腾广旁边。 **星野俊吉** 山田先生。

〔内应：“嗨!”山田随声出现，全身着雪白的厨师服，

头戴高统厨师帽，排在白川旁边。 **星野俊吉** 肖春红小姐。

〔内应：“嗨!”肖春红随声出现，穿红色的丝绸花旗 袍，梳双辫，穿一双绣花布鞋，排在山田的旁边。

**星野俊吉** 大家好! **众职员** 店长好!

**星野俊吉** 现在请大家来，是要给大家交待一下：今天，会长 的中国儿子从北京来，会长同夫人要在这儿招待他 们的中国儿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客人是老东

家、少东家。明白吗? **众职员** 明白。

**星野俊吉** 原田先生，餐桌上的鲜花都换过了吗?

**原田腾广** 会长他们在长城厅用餐，全部用品都换成了新的。 我已经检查过，没问题。

星野俊吉 好!出了问题，拿你这个前厅经理是问。 **原田腾广** 嗨 !

**星野俊吉** 白川先生。 白 川 嗨 !

**星野俊吉** 你是厨部经理，饭菜质量可是你的责任。

白 川 店长放心，厨部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决不在老东家、

少东家面前丢脸。

**星野俊吉** 今天用什么餐具? 白 川 纯银餐具。

星野俊吉 好!山田厨师长，今天就看你的了。 山 田 嗨!明白。

**星野俊吉** 听说少东家是走遍全中国、吃遍全中国，是见过大 世面的人。咱们可是全日本中国料理第一店，别让

少东家笑话。

山 田 嗨!明白。店长放心，今天安排金老师傅亲自上灶， 做几道当年他在中国上海滩给黄金荣、杜月笙做的 拿手好菜，我保证少东家没有吃到过。

**星野俊吉** 好。亮出我们的王牌，展示一下长城大酒店的风 采。

**山** **田** **嗨!**

**星野俊吉** 肖春红小姐。 **肖春红** 嗨 !

**星野俊吉** 少东家才来日本，不会日本话，你中文很流利，今 天你就负责长城厅的招待工作，只许做好。明白吗?

**肖春红** 嗨!明白。

**星野俊吉** 好，各就各位!散会! **众职员** 嗨!(各自散去)

〔丰原佳代穿着礼服同山中湖惠美在身着红绸旗袍 的女服务员的带领下走来。

**女服务员** 夫人、小姐，里边请。 **丰原佳代** 好，你忙去吧。

**女服务员** 嗨!(躬身退去)

**丰原佳代** 他们从空港回来，你爸带刘云回家更衣去了，要一

会儿才来。惠美，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山中湖惠美** 爸爸回家更衣?

丰原佳代 是你爸带他的中国儿子刘云回家更衣。你爸在电 话中说，刘云初次来这高级餐厅用餐，穿着应该体面

点儿，不要让会社的人笑话。 山中湖惠美 妈，刘云比我大吧?

丰原佳代 大，要大好几岁呢。

**山中湖惠美** 我该怎么称呼他，叫他云哥还是哥哥?

**丰原佳代** 他是你爸的中国儿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你就叫

他的名字刘云好了。 **山中湖惠美** 嗨，明白。

**丰原佳代** 惠美，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

**山中湖惠美** 办好了，我选了日本制的精工表。(递表)

**丰原佳代** 好，你一会儿代表我送给刘云吧。刘云是你爸爸 的中国儿子，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这会社今后说不

定还真指望刘云他能干点儿什么事情。 **山中湖惠美** 嗨，我明白了。

〔星野俊吉、原田腾广、肖春红急上。

星野俊吉 夫人好!惠美小姐好! 原田腾广

夫人好!小姐好!

肖春红

**丰原佳代** 好 。

**山中湖惠美** 大家好。

**星野俊吉** 夫人，会长到了。

〔刘会长同儿子刘云进大厅，招呼夫人及女儿上前。 **刘会长** 刘云，这位就是你日本的丰原佳代妈妈。

**刘** **云** (赶快鞠躬)妈妈好! **丰原佳代** 好。

**刘会长** 这位是你的日本妹妹惠美。 **刘** **云** 妹妹好!

**山中湖惠美** (鞠躬)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刘会长** 你哥哥刚从中国过来，日本的事情，日本的规矩，他 都不懂，你要多多地关照他。

刘 云 还请妹妹多多关照。(深深一鞠躬)

**山中湖惠美** (鞠躬)哪里、哪里。

**星野俊吉** (走上前)会长辛苦了，这位就是 …… **刘会长** 他就是我的中国儿子，名叫刘云。

**星野俊吉** 啊，你好!刘云先生，欢迎你来日本。我叫星野俊 吉，是这个东京新宿长城大酒店的店长，今后还请多 多关照。(递名片)

**刘** **云** (接名片)我叫刘云，不客气，不客气，今后还请你多 多关照 。

**原田腾广** 请会长和夫人及令郎、令嫒到长城厅用餐。 **刘会长** 好 。

**肖春红** 会长、夫人，请。(说毕，挥手示意带领众人去长城

*厅)*

**星野俊吉** (对着原田腾广)通知厨房上菜。(向长城厅方向 走去)

**原田腾广** 嗨!(向厨房方向走去)长城厅上菜! 〔厨房内应：“长城厅上菜。”

〔肖春红从长城厅方向上。二位穿旗袍的女服务员 托着菜盘从厨房方向上来。

**肖春红** 是给长城厅上的菜吗? **女服务员** 是的，先上凉菜。

**肖春红** 会长说了，先等一下，要上菜的时候通知你们。

**女服务员** 好的。(转身回厨房) 〔肖春红也随之进厨房。

〔刘会长带着刘云，后面跟着星野俊吉，从长城厅方 向 上 。

**刘会长** (对着刘云)你到日本来，先看看，各处走一走，首先 感受一下日本的氛围。现在这家店，是咱们全日本

四十多家店里较有规模的一家；在京都、横滨、大坂、 神户、名古屋、福冈，全日本各地，几乎都有我们的长 城大酒店；在美国的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也有我 们的分店。摊子太大，铺得太开，我都快七十岁的人 了，快不中用了，你来帮帮我，把这摊子理顺。在日 本我没有儿子，将来全靠你了。

刘 云 爸，我来日本什么都得从头学起，我会很好地听您的 话的。您放心，我会尽全力帮助您，帮助妈妈和妹 妹，把工作做好。我决不偷懒!

刘会长 好!只要不偷懒，只要肯学，什么都能干好。(回头

叫星野俊吉)你来 …… **星野俊吉** (赶紧凑前)会长。

〔原田腾广从大堂过来。

**刘会长** (看见原田腾广)好，他来了。 **原田腾广** 会长。

**刘会长** 原田先生，你带我儿子到大堂去看一看，给他简单地 做一点介绍，时间不要太长。

**原田腾广** 嗨!明白。少东家，请随我来。(领刘云下)

**刘会长** 星野君。 **星野俊吉** 嗨 !

**刘会长** 你从大学毕业就到我会社，有十个年头了吗? **星野俊吉** 还过十八天就正好十年。

**刘会长** 这十年，咱们会社的发展不小，你这个日本名牌大学

的毕业生，对会社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星野俊吉** 全靠会长的信任和培养。

**刘会长** 你很年轻，今后会有很大作为。昨天董事会研究决 定，让你做会社的专务取缔役。你得到通知了吗?

**星野俊吉** 嗨!得到通知了，谢谢会长的栽培。我一定尽忠 尽职，报效犬马。

**刘会长** 星野君，我儿子从中国来，日本的很多事情他不懂， 今后你要从各方面多多帮助他。

**星野俊吉** 嗨!明白。会长放心，我会尽全力从各方面帮助 他 。

**刘会长** 星野君，拜托了。

**星野俊吉** 会长对我恩重如山，这是我应尽之责。 **刘会长** 好，你去吧。

**星野俊吉** 嗨!(转身朝厨房方向走去)

〔刘会长掏出手巾揩一下嘴，回身向长城厅走去。 〔刘云在前，原田腾广在后，二人从大堂出来。

刘 云 哇，真没想到，这大堂够气派的， 一次可同时进餐四 五百人，布置得金碧辉煌，让人看了都有点儿头昏目 眩 。

**原田腾广** 少东家，咱们会社最大的店要数福冈的博多分店 了，一次可同时进餐上千人。

**刘** **云** 哇，这规模不得了! 〔大厅进来一拨客人。

**原田腾广** 少东家，对不起，客人来了，我失陪了。 **刘** **云** 你去忙，谢谢!

〔原田腾广转身招呼客人去了大堂。

**刘** **云** 同时进餐上千人，好大的气派!难怪老爷子回中国 财大气粗。

〔刘云在往长城厅走的时候，发现一面穿衣镜。镜中 出现了与他相同的身影。

刘 云 噫!你看，老爷子这套西装虽说是十多年前买的，还

跟新的一样——你看，穿在身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刘云在镜前比划，镜中人非常得意。

刘 云 就是太肥了一点儿，老爷子肚子比我的大。难怪有 人说，有钱的人要有派头，要端架子，走路要挺胸、腆 肚、迈方步。

〔镜中人挺胸、腆肚、迈方步，很是得意。

〔肖春红端着日本酒壶过来，被刘云的滑稽动作逗

笑 。

刘 云 (听见笑声，停止动作，表情不自然地)啊，是你……

**肖春红** 对不起，少东家。

刘 云 小姐，你是中国人?

**肖春红** 不是——啊，是的，我从台湾来。 刘 云 啊，台湾人，台湾小姐。

肖春红 少东家，你从大陆来?

刘 云 是的，从北京来。 **肖春红** 你……你是共匪?

刘 云 啊?共匪?从大陆来的是共匪，小姐，你从台湾来， 一定是蒋匪。

**肖春红** 不是，不是。我不是匪，我是老百姓。 **刘** **云** 你看我是匪相吗?

**肖春红** (歉意)没有，没有。少东家，对不起，我们在台湾叫 习惯了。

**刘** **云** 没关系，没关系。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肖春红** 少东家，我叫肖春红。

**刘** **云** 肖春红，肖小姐。我叫刘云，你今后别叫少东家，就 叫我的名字吧。

**肖春红** 这……我，我就叫你刘大哥好了。

刘 云 嗨，干脆叫大哥好了。 肖春红 行。大哥，我去了。

刘 云 好 。

〔肖春红端着酒壶走去。

刘 云 (自言自语)怎么台湾人看起来跟大陆人一样?这姑 娘还算有人情味儿，她不会是台湾女特务吧?胡扯 ……哪有女特务来端盘子的?(不知不觉又迈起方 步了，对着镜子作势)

〔刘会长从长城厅过来，止住脚步看刘云。 〔刘云比划得甚是得意，镜中人模仿。

刘会长 (忍住笑，上前两步)刘云，你在演戏呢? 〔刘云不知所措，愣住了。镜中人消失。

刘会长 刘云啊，不可忘形。这是在日本，要谨小慎微，要夹 起尾巴做人。我不是让你到日本来享福，更不是要

你来演戏，我是要你来日本挑担子。你知道吗? **刘** **云** 知道，爸。

刘会长 你要融入这个社会，要像日本人一样兢兢业业地工 作，做到一丝不苟。在日本，顾客就是上帝，用中国 的话说，顾客就是财神菩萨，是不能得罪的。但这还 远远不够，你要让顾客高高兴兴地从口袋里掏钱，心 满意足地离去，心里还惦着你，下次还再来。这才是 真本事。

刘 云 爸，我一定努力。

刘会长 中国人做事讲良心，你一定记住，坑蒙拐骗的事，你 千万不能做。

**刘** **云** 爸，我不是那样的人。

**刘会长** 这我相信。中国还有一句话：“和为贵”。和气才能

生财。日本人做事讲究一个“忍”字，接人待物要有 “克制”,这一点你要好好理会。

**刘** **云** 我会的。

**刘会长**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交 往时都要真诚相待。你要知道，在日本这个社会，没 有朋友也是办不好事情的。

**刘** **云** 爸，我记住了，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

**刘** **会** **长** 这我就放心了。你要在这个社会中站住脚，立起来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厨房传来山田厨师长的声音：“长城厅上菜!” 〔 暗 转 。

**第** **二** **场** **访** **舅**

〔 三 日 后 。

〔日本大阪筑港，港湾杂货店。

〔巨型货轮停靠在港湾，无数台大型起重机伸长重臂 在繁忙装卸。轮船进出港的汽笛鸣响。海浪冲击 声、海鸥鸣叫声传来……

〔港湾杂货店用汉字书写的店名牌匾，高高挂在杂货 店的大门上方。店外一把凉伞下放着消闲用的桌 椅，店内柜台上放着一台投币电话机，柜台内一小门 通里屋。

〔章理程站在防波堤前。

章理程 (举着望远镜朝海湾方向瞭望)来了，来了。惠芳，长

荣公司的船快接岸了，赶快照清单再点检一遍，看有 遗漏的没有，省得待会儿他们追加时，搞得手忙脚乱 的 。

〔姚惠芳在店里回答：“我正在清点。”

〔电话铃响。章理程正欲去接，女儿章静上前拿起了 电 话 。

章 静 喂，我是港湾杂货店。你们要的货都给备齐了 …… 知道了，两辆中古摩托车，还有一台三十二英寸的旧

彩电，都装上车了。好，马上给你们送来。(放下电 话)爸，大陆神州号来电话了，让把他们要的东西赶 紧送过去。

章理程 好，我这就去。(看一下表)这刘云也应该到了，我先 送了货再说。(到店的后面去，紧接着传来汽车发动 声 )

〔电话铃又响了，章静接电话。

章 静 喂，我是港湾杂货店。他刚去送货，我是他女儿，有 什么事，你给我说，行吗?……知道了，追加十箱苹 果，还有五箱新鲜蔬菜——请问，要什么菜?只要是 青叶子菜都行?OK, 知道了，再见。(朝里)妈，长荣 公司的船上还要追加苹果和蔬菜。

〔姚惠芳内答：“我都听见了，马上给他们装箱。” 〔一群船员来到店前。

**年长水手** 章小姐，你好!好久不见了。

**中年水手** 章小姐，帮爸爸打工，不上学了? **章** **静** 现在不放暑假嘛，在店里帮帮忙。

**年长水手** 章小姐，上次拜托你的事，还记得吗?

**章** **静** 怎么记不得，都给你办好了：一辆跟新的没两样的儿

童自行车，是红色的，给你找到了。给你孙子的，是 吗?

**年长水手** 是。章小姐办事真实在，谢谢。

**年轻水手** 我们胡师傅跑完这趟船，就要上岸享清福了，章小

姐可办了件好事呀!

章 静 哪里，这是我爸托朋友办成的。 年长水手 谢谢章老板，谢谢章小姐。

章 静 (端出茶水)大家请喝茶。

**众水手** 谢谢。(纷纷接茶水)

**年轻水手** 日本的炭酸饮料好喝，中国喝不到。

**章** **静** 那边自动贩卖机各种饮料都有，你自己去挑选吧。

**年轻水手** (向自动贩卖机走去)还是人家这玩艺儿先进，钱 一进去，一按按钮就出来了。

〔姚惠芳内声：“阿静，我给长荣送货去了。待会儿你 表哥来，你先接待一下，我和你爸一会儿就回来。”

**章** **静** 我知道了，你去吧。

〔汽车发动声、驶出声。

〔船员们纷纷打电话，选购物品。

〔刘云穿着便装上，边看手中的地图，边找寻。看见 有两个人从身边走过，他赶紧上前去问路。

**刘** **云** (用日语)对不起，请问一下 ……

**路人甲** (愣一下，随即用英文)对不起，我不懂日文，你能用 英文说吗?

刘 云 (不解，不自觉地用中文说出)英文?怎么不用日文?

路人乙 他又不是日本人，怎么用日文?你怎么会中文，你是 中国人?

**刘** **云** 是的，我从中国来。

**路人乙** 你怎么不用中文?我们从台湾来，国语我们听得懂。

**路人甲** 你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刘** **云** 是的。

**路人甲** 你说日本话，我们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刘** **云** 我刚来日本，只会几句日本话。

**路人乙** 你日本话还说得蛮好的嘛。 **刘** **云** 哪里，哪里。

**路人甲** 先生，你刚才要问什么?

刘 云 对不起，我想打听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家叫港湾杂 货店的?

路人乙 有啊，是不是章理程章老板开的港湾杂货店? 刘 云 是的，是的，章理程是我的亲舅舅。

路人乙 啊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章 老板同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台湾时咱们就认识了。

刘 云 碰上你们，真是运气。

**路人甲** 你也是，都走到家门口了，还在问路。你看，这不是 港湾杂货店的大招牌吗?

**刘** **云** 谢谢!嗨，我也是，真是斗大的字也不认识。 **路人乙** (高声)章老板，章老板!

**章** **静** (赶紧向外张望，看见路人甲、乙)王叔叔，什么事? 我爸送货去了。

**路人甲** 章小姐，你家来客人了。 〔章静赶紧出来。

**路人乙** 章小姐，就是这位，从大陆来看你们。 刘 云 我是刘云。

章 静 啊，表哥，我是章静。

刘 云 啊，表妹，你好。你跟舅舅长得好像。

章 静 是啊，人家都说我长得像爸爸。啊，王叔叔，你们坐， 我给你们倒茶。

**路人乙** 不用了。我们路过这里。顺便问一下，前次托你爸 爸帮忙买的大陆出产的杜仲和天麻，不知办好没有?

章 静 好像办好了，具体要我爸爸才清楚。他一会儿就要 回来了，你们稍等一下吧。

**路人乙** 我们一会儿还要经过这里。我们的船还要停两天才 回台北，有时间，不着急。

章 静 行，我爸回来我告诉他，给你们准备好。 路人乙 谢谢，回见。

章 静 回见。

〔路人甲、乙离去。

〔年长水手笑逐颜开，年轻水手肩上扛着一辆红色儿

童自行车，其他人或拿或抱各种物品，向章静告别。 章 静 慢走，下次来大阪再来。

众水手 下次一定来。 ……肯定要来麻烦你们，给你们添麻

烦了。 ……再见。(下) 刘 云 表妹，这儿客人真不少。

章 静 (端茶)表哥，请喝茶。咱们这儿是中国人开的店，凡 是来大阪的台湾船员、香港船员、大陆船员，都上这 儿来。即便没事，也都跟报到似的，上这儿走一走， 遛一遛。他们说，到这儿喝口水也亲热，说几句话也 痛 快 。

刘 云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的缘故吧。

〔汽车刹车声。

章 静 我爸回来了。

〔刘云赶紧站起来，朝停车方向望去。 〔章理程急匆匆进来。

**章理程** 刘云，刘云。 **刘** **云** 舅 舅 。

〔刘云赶上前，章理程一把将刘云抱住。舅甥俩激动 得说不出话来。

〔章静在一旁看得热泪盈眶，用手直抹眼泪。

**章理程** (手把着刘云的双肩)啊，刘云啊，三十年了，你让舅 舅好好地看看你……我离开大陆去台湾，走的前一

天晚上，去看你姥姥和姥爷的时候，你在他们身边， 你才这么高 …… (比划)我走的时候，你拉着我的衣 角，哭着、吵着不让我走。你姥姥把你抱住，你哭呀、 叫呀 … … 这一走，三十年啦!刘云，你都长这么大 了，你姥姥、姥爷都不在了 ……

**刘** **云** 舅舅，这是姥爷的照片和姥姥出殡的照片。(递照 片 )

章理程 (接过照片端详，突然向着前方走两步，猛然跪下)爹 呀，都是不孝的儿子害了你呀!(连连磕头)爹呀，爹

呀，都是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呀! 〔刘云和章静跪下搀章理程起来。

刘 云 舅舅，别再伤心了，这都过去了，“文化大革命”,谁都

没办法……舅舅，姥姥可是颐享天年了，葬礼非常隆 重。

**章理程** 你姥姥生我养我，可她老人家临死时，我连面都没有

见上 一 面。

刘 云 舅舅，想开一些，今后回大陆，回家乡，给姥爷、姥姥 扫扫墓，坟上添添土，二位老人家一定会含笑九泉。 〔汽车刹车声。

**章** **静** 我妈回来了。妈，表哥到了。

〔姚惠芳急急上。 **姚惠芳** 啊，刘云来了。

**刘** **云** (赶上前)舅妈。

姚惠芳 刘云呀，你真的来了!你舅得知你要来的消息，这几 天茶不思，饭不想，口里老是刘云、刘云的念叨个不 停。今天一大早就站在门口等呀等呀，终于把你等 来了，了却了他三十年对故乡、故人的思念。

章理程 惠芳，你赶紧去把菜备好，刘云坐了几个小时的车，

怕也饿坏了。

**姚惠芳** 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去把餐桌收拾好。 章 静 妈，我帮你收拾。

**姚惠芳** 好。(与章静一同进屋)

章理程 阿静，拿两只酒杯——不，四只酒杯，你们也喝一点

儿 。

〔章静：“好。”

章理程 喝我从香港买回来的那瓶四川的五粮液，这叫做“情

浓酒更浓，酒浓情更深”。

〔章静：“知道了。” 刘 云 舅舅，您喝茶。

章理程 你也喝。你妈身体好吗?

刘 云 好。她现在住在北京的老屋，小弟同她住在一起。

她经常念叨着您，总想您和舅妈能一道回去看看，她 说时常做梦都梦见你们。

**章理程** 我跟我姐姐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离开大陆时

就没见着她的面，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

刘 云 舅舅，您什么时候同舅妈，还有表妹，你们就回去一 趟嘛!

**章理程** 你说得好容易。

刘 云 舅舅，不难。现在改革开放了，我都能出来了，国家 欢迎你们回去。

**章理程** 瞎!你不知道，难呀!我现在还是拿的台湾身份

证，大陆开放了，台湾还没开放，要是回去，说不定会 弄出什么麻烦来。

刘 云 不是有很多台湾人去了大陆?

章理程 人跟人不同嘛!再说，这里生意也离不了人，人家在 海上一走几个月，到你这儿拿不上货，几个月吃不上 新鲜食品和蔬菜，下次还上你这儿来吗?在日本 ——不，在全世界都一样，做生意一定要重信誉，这 才是生意人的资本。

**刘** **云** 舅舅，您请人帮您料理嘛!

**章理程** 你毕竟刚从中国来，不省这儿的世事——这儿的人 工有多贵呀，比香港、比美国都高，请不起呀!日本 赚钱不容易。

**刘** **云** 日本赚钱不容易?我爸的几十个餐馆是怎样赚来 的 ?

**章理程** 那是你爸能干，也是你爸的运气，不是人人都办得

到。

**刘** **云** 我知道。

章理程 你知道个啥?你以为他赚钱就容易?四十年代末， 他从大陆到了香港，还开他的天孚洋行。五三年，他 做了一船货运往韩国， 一位副经理同他一道跟船。 船到神户时，你父亲下船看日本有什么生意可做，没 曾想那位副经理竟卷款失踪了。那一船货成了肉包 子打狗，一去无回，你老爸把血本都赔了进去。他在 神户，两手空空，举目无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灵，真是走到了人生绝境。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你 爸此时遇上了大阪华侨、河北昌黎老乡万志良，你爸 才得以绝处逢生。万志良劝你爸哪儿也别去了，在 大阪给他找了一家关张的拉面馆给他做。你爸能 干，干了一年就将只有几张桌面的拉面馆改成了菜 馆。房东的女儿到店里帮忙打杂，这个店后来就变

成了像我们这个店一样的夫妻店，房东的女儿就是 你现在的日本妈妈。

**刘** **云** 这我可不知道。

**章理程** 我在台湾大学取得了农学博士学位，你舅妈是营养 学硕士，你爸文化不高，在河北老家就只读了个私 塾，你日本妈妈也没读多少书，可他们发了迹，比我

们有钱，所以我说你爸运气好。 **刘** **云** 我爸运气好?

章理程 不是吗?你日本妈妈的亲戚，是日本一家大百货公 司的头儿，这家大百货公司在全国的很多家分店，都 陆续开了长城酒店。你爸后来在一家咖啡店偶然遇 上一位漂亮的千斤小姐，你爸长得魁伟帅气，她一见 钟情，同你爸好上了，长城酒店又开进了日本最大的 电器公司的各个大楼里。你说像你爸的运气，能有 几人有?

**刘** **云** 人可能有时真要靠运气。

**章理程** 是呀，你爸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干，其次在于有那 两个日本女人。但是，你爸手里并没有钱，别看他一 个月几百万的工资，钱都捏在人家手心里。其实，他 可怜得很。你到你爸爸会社干活儿，要靠自己，首先 要有吃苦的准备。在这个社会里，谁挣钱都要花力 气。你要有志气，不能让人家小瞧你。今后你还要 长点儿心眼，你是你爸的儿子，长城酒店的财产应该 有你一份，不能让人家都拿去。

**刘** **云** 舅舅，我能吃苦，天大的苦我也能吃下来。

**章理程** 这才是我希望看到的好外甥。 〔章静围着围裙从屋里走出。

章 静 爸，请表哥到屋里用餐。

章理程 刘云，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一顿便餐，权作舅舅、 舅妈和你表妹给你接风洗尘。

刘云(深深鞠躬)谢谢!

〔 暗 转 。

**第** **三** **场** **出** **工**

〔一周后。

〔日本东京长城大酒店，厨房。

〔厨部经理白川挺着胸脯站得直直的，厨部工作人员 在他面前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所有人员都身着白 色的工作衣、裤，按职位的不同，戴不同高度的白色 工作帽。杂工山口排在队伍的最后边，也是最后站 好队的人。刘云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山口一样 的浅口厨师帽，恭恭敬敬地站在白川的旁边。

白 川 (训话语气)今天，是中国总理华国锋抵达东京之日，

我们的店里，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厨部，新来了一位 中国人，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全体鼓掌。

白 川 根据会长指示，他在店里用的名字叫做山中湖五郎。

山中湖先生只会一点点日语，请大家多关照。 众 人 嗨 ! !

刘 云 (深深鞠躬)还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谢。 〔厨师们不同程度地点头弯腰还礼。

白 川 咱们厨房各部门的工作都人手到位，山中湖先生就

担任刷锅和打杂。山中湖先生，厨房的锅就拜托你

了 。

刘 云 嗨 ! 明 白 。

白 川 厨房的人员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其余的以后你慢

慢就会熟悉的。

刘 云 嗨 !

白 川 这是厨师长山田先生。 山 田 欢迎你，山中湖先生。 刘 云 谢谢!

白 川 这是大厨师金原祥先生，我们店里岁数最大、资格最

老的招牌师傅。 刘 云 金师傅好!

**金原祥** 好 !

白 川 那位，(指队尾的山口)叫山口吉磨。 山 口 嗨!

白 川 他是店里年龄最小的，今年十八岁，来店半年了，也 干打杂的活儿。你今天才来，他是你的先辈，按你们 中国的说法，是你的师兄，你在工作上，必须听从他 的指挥。

刘 云 嗨 ! 明 白 。

白 川 今日中午有一百多人的定餐，大家及早做好准备。

众 人 嗨 !

白 川 解散!

〔众人各自散去。

白 川 山田先生，你先领山中湖先生熟悉一下厨房，然后把

他交给山口。 山 田 嗨 ! 明 白 。

〔白川走出厨房。

〔山田领着刘云熟悉厨房。

〔厨房里各就各位，有的切菜烧水，有的清理灶台、刷 锅洗碗，一片繁忙景象。

山 田 山口君，山中湖先生就交给你了，你要多多指导。

山 口 嗨!山口明白。

山 田 山中湖先生，我还有事。 刘 云 你忙，谢谢!

〔山田去厨房它处。

山 口 山中湖先生，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一定要努力。 刘 云 嗨 !

山 口 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叫你干啥就干啥，你的明白? 刘 云 嗨 ! 明 白 。

山 口 你不能不听我的指挥，因为我是你的先辈，因为我比

你早来半年——即使早来一天，也是你的先辈，你也 必须听我的。明白吗?

刘 云 嗨!明白。

山 口 先辈的权威是绝对的，这是日本，不是中国，上司部 下、先辈后辈分得清清楚楚。你听说过日本有一个

学校的先辈学生让后辈学生喝酒喝死了的事吗? 刘 云 没有。

山 口 这可是真的。

山 田 (走过来扬着菜单)客人到了，一百五十人的订餐，准

备上菜。

〔厨房里风机轰鸣，炉火闪烁。

山 口 山中湖先生，你的岗位就是这水池，在这儿刷锅。其

他杂事，随时听从分配。 刘 云 嗨!明白。

〔肖春红将菜单送到厨房口。 接单人 (高声)菜单又来了。

〔餐车推菜饭出。

〔铁锅陆续送到水槽旁。刘云开水龙头刷锅，因速度 慢，一会儿铁锅堆叠了起来。在一旁洗理菜的山口

赶过来，探手在水槽一试，立即大叫—— 山 口 不行，不行!开热水，不要戴手套!

〔刘云赶紧将手套摘下，打开热水龙头，刷锅速度骤 然提高。刘云将洗好的锅送到厨师们的灶台前，又 折回身洗锅。

**厨师甲** ( 喊)铁锅!

**刘** **云** 来了，来了。(赶紧将铁锅送去，返回)

〔星野俊吉走到厨房口。

**星野俊吉** (兴奋地喊)现在满席。 **刘** **云** 满席?四百二十个座 ……

**星野俊吉** 都坐上了。(走到刘云前)山中湖先生，今天托你 的福，十五分钟就满席了。(对着大家)大家加油哇! 十分钟内面饭、十五分钟内炒菜，全部出完!(下)

〔厨房里锅瓢碗盏声大作，风机轰鸣。传菜、送菜的

来回飞快穿梭。

**厨师乙** (喊)白菜不够了。

山 口 山中湖先生，进冻库拿白菜!

刘 云 嗨!(放下手中的锅，迅速向冻库跑去)

〔铁锅不断地送到洗槽旁。刘云抱着两棵大白菜跑 出来，眼镜蒙上白霜，刚走到山口前面，一下摔倒在 地上，非常狼狈。

山 口 (大笑，赶忙上前搀扶)摔坏没有?

刘 云 没有，没有。我这不还抱着的…… 山 口 我问你人摔坏没有?

刘 云 没有，没有。 厨师丙 铁锅!

〔刘云一跃而起，将菜交给山口，将铁锅送灶台，折 回 。

山 口 山中湖，大葱!

〔刘云又丢下手中活儿，赶去库房拿大葱。

〔星野俊吉同三裕商会小泽畅男社长进厨房。

**星野俊吉** 小泽社长，我们这儿的人，你基本上都认识，你看 是谁?

**小泽畅男** 不，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人我以前没见过，可能 是你们新来的。

**星野俊吉** 新来的，谁呀?啊 … … (猛然想起)是有一位新来

的。(大声地)山中湖先生!

山 口 他去冷库拿葱去了。

〔刘云拿着一抱葱上来。

山 口 他来了。

小泽畅男 是他，就是他!(急上前)先生，你好!(深鞠一躬) 刘 云 啊，你好!(点点头，弯弯腰，将葱抱到山口面前)

厨师丁 铁锅，铁锅!

〔刘云放下葱，赶紧送锅。

星野俊吉 小泽社长，咱们到办公室去谈吧。 小泽畅男 好。(与星野俊吉下)

〔暗转。

〔走廊。小泽畅男边鞠躬边往后退，星野俊吉深鞠躬 还礼。

**小泽畅男** 多多拜托!

**星野俊吉** 山中湖先生做了好事，我们大家都觉得光彩。我 一定让他晚上八点钟准时赴约。

**小泽畅男** 谢谢。

**星野俊吉** 你慢走，不远送。

〔两人再鞠躬。星野俊吉退回。小泽畅男转身欲走， 遇上肖春红。

肖春红 小泽，你怎么在这儿? 小泽畅男 春红，我来—

肖春红 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来? 小泽畅男 我不是来找你。

肖春红 不找我?

小泽畅男 今天早上上班，我开车差点儿出大问题，我是来找 帮了我大忙的山中湖先生。

**肖春红** 山中湖先生是我们会长的儿子。

**小泽畅男** 是呀，先头我不知道，我找到星野店长后才晓得。 **肖春红** 你遇到了什么事?

小泽畅男 早上我开车上班，在左转弯的时候，我的车速非常 慢，有个人突然从人行横道线把身子歪了出来。我， 猛然刹车，幸亏另一个人将这个人及时拉了一把，车 才没有撞上他。可这个家伙狠狠地瞪了拉他的人一 眼，竟气呼呼地走了。

肖春红 你真差点儿倒大霉了——这人肯定是无赖，是成心 往你车上撞的。他不会有大伤，他会哇哇直叫，让你 赔大钱。

**小泽畅男** 吓出我一身冷汗，就差十公分。 **肖春红** 是山中湖先生将那无赖拉住的?

**小泽畅男** 是的。

**肖春红** 你得好好地感谢人家才是。要是让那无赖粘住了， 你有好受的。

**小泽畅男** 是的、是的，我赶紧买了一盒高级点心送来。 **肖春红** 我们少东家没吃过点心?

**小泽畅男** 我不知道他是你们会长的儿子。 **肖春红** 你得重重地谢谢人家。

**小泽畅男** 嗨!嗨!嗨!我给星野店长说了，今晚我请山中 湖先生喝酒。

**肖春红** 你可不要吝啬，他可是个好人。

**小泽畅男** 我知道，我知道。你跟我们一道去吧。

**肖春红** 谁跟你们男人一道去喝酒，我才不呢。小泽，只准一 次会，二次会，不准带山中湖先生去三次会。我要知 道了，跟你没完。

**小泽畅男** 遵命，遵命，决不三次会。 〔内呼：“肖春红，送客。”

肖春红 (做手势)明天见。(急速跑下)

〔小泽畅男急匆匆下。

〔 暗 转 。

〔灯火辉煌、五光流彩的歌舞伎町。

〔行道树丛旁，一西装革履的男人，放下手中的提包， 对着树丛开始小便。两穿和服的女人经过，熟视无 睹，嘻嘻哈哈走过。男人小便后抖摆着身子，顿感轻 松地向后仰仰头。刘云路过时，发现此情景，大感困 惑。男人弯下腰，提上提包，转过身，看见刘云在看 自己，向刘云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走去。刘云仰望周 围的高楼，又看过往行人，一脸困惑之情。

〔刘云又走一程，看见前边一对青年男女，有说有笑， 很是亲熟，不觉露出欣赏之色。此时青年情侣停下 步，男人向女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便折转身朝着路边 电灯柱撒尿。女人背顶着男人的后脊梁，嘴里哼着 小曲，眼睛看着行道两旁，替撒尿的男人望风。女人 看见了刘云，刘云则像做了亏心事一般，赶紧低头从 女人的身边走过去。撒尿的男人轻松了，女人挽着 他的手臂悠闲自得地离开。刘云如堕五里雾中。

〔时钟响了八下。

**刘** **云** (看表)啊，八点了。

〔小泽畅男匆匆赶来，提着一个小包。 **小泽畅男** 晚上好!(鞠躬)

刘 云 晚上好!(鞠躬)

小泽畅男 山中湖先生，久等了吧? **刘** **云** 没有，没有，我刚来。

小泽畅男 我们就在前边的居酒屋先吃一点儿东西。 刘 云 好 。

小泽畅男 请 。

〔小泽畅男、刘云向前走去。

〔挑着布帘的居酒屋，亮着灯笼招揽客人。 一位穿着 和服、浓妆艳抹的妈妈桑站在门口迎接客人。

妈妈桑 (对着路人，大声叫喊)心ろつLやいませ。 **小泽畅男** 到了。

妈妈桑 (赶紧跑上前去)小泽社长，你来了。

**小泽畅男** 妈妈桑，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来。

**妈妈桑** (对着刘云)你好!贵客临门，欢迎欢迎!里边请。 〔三人进屋。

妈妈桑 这边请坐。

〔小泽畅男和刘云对坐在塌塌米的小桌旁。 妈妈桑 社长，这位客人要喝点儿什么?

小泽畅男 山中湖先生，你想喝点儿什么? 刘 云 随便，随便。

小泽畅男 好，妈妈桑，先给我们一人一大杯日本烧酒。 妈妈桑 酒里放冰块吗?

小泽畅男 山中湖先生，你要冰块吗? 刘 云 可以。

小泽畅男 要 。

妈妈桑 (高喊)给小泽社长和客人来两大杯加冰的烧酒。

〔内答：“来了。”

妈妈桑 社长，还吃点儿什么?

小泽畅男 有好吃的，你尽管拿来。 妈妈桑 嗨，一定会让你们高兴。

〔一女服务员端酒上。妈妈桑赶紧接住，先给二人放 上毛巾、盘、筷和小菜碟。二人用毛巾揩脸揩手。妈 妈桑将酒放在二人面前。

妈妈桑 社长，这位客人从哪里来? 小泽畅男 他呀，从中国来。

妈妈桑 啊，中国人，从台湾还是上海来? 刘 云 我从北京来。

妈妈桑 北京，啊，我知道了，我去过你们上海，没去过北京。

中国，啊，好大好大。

小泽畅男 下次我带你去北京。

妈妈桑 好，下次我同社长去北京。 〔女服务员端来两盘菜。

**妈妈桑** 这是烤鱼，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不知道客人喜欢

不? **刘** **云** 好。

**小泽畅男** 别王婆卖瓜了，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 **妈妈桑** 啊，还没请教客人的尊姓大名。

**刘** **云** 我叫山中湖五郎。

**妈妈桑** 山中湖五郎，多好听的名字。

**小泽畅男** 你知道他是谁?长城大酒店刘会长的儿子。

**妈妈桑** 啊，有眼无珠。(轻轻打自己的耳光)这么尊贵的客 人都没认出来，失敬，失敬。实在对不起，这两杯酒 算我请二位的。

**小泽畅男** 这怎么行。

**妈妈桑** 我知道社长你是大老板，有的是钱，但这两杯酒我还 是请得起的，意思意思。

**小泽畅男** 好，我代表山中湖先生，我们领情了。

**妈妈桑** 你们慢用，我上厨房去关照一下，让他们用心一点。 **小泽畅男** 好，谢谢。

〔妈妈桑躬身退下。 刘 云 这妈妈桑很有意思。

**小泽畅男** 这遍街都是居酒屋、契茶店，为什么偏要上她这儿 来，就是冲着这一点——她能顺你的心。请喝酒，干

杯。 刘 云 请 。

〔两人碰杯。

小泽畅男 日本男人为什么要上酒吧喝酒?因为日本社会工 作很紧张、很累，不顺心的事也很多、很烦，无论老板 或职员都一样，总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家里去，向老

婆孩子发泄，就上酒吧消愁解闷，放松放松。长此以 往，形成了习惯，有事无事都要上酒吧坐一坐，喝两 口，心里才舒坦。

刘 云 啊，原来如此。日本同中国风俗习惯确实有很大的

差异，有些事简直让人不可理解。 小泽畅男 什么事让你费解?

刘 云 这 个 … …

小泽畅男 说吧，没关系。

刘 云 对不起，请你千万别见怪 我看见日本人在闹市 中心，在繁华大街旁随地小便。这在中国无论如何 也是不容许的。

小泽畅男 啊，你是说立小便。我们日本人还真的没把它当 一回事。法律上没写那是犯罪，不会有人去制止的。

刘 云 日本街道这么干净整洁，卫生设施也齐备，车站、百 货公司、每座办公大楼都有免费厕所，怎么不能忍一 下，跑几步呢?哪怕稍稍挪动一下，找个僻静无人的 犄角旮旯也好呀!

小泽畅男 这你就不了解了。日本人很讲究“忍”字，很多人 将“忍”字当成座右铭，写出来挂在办公室里或挂在 家中。至于撒尿，这是人的生理现象，这就不能忍 了。憋急了不排泄，会造成生理机能紊乱，造成人体

器官失调，对人的身体健康大大不利。 **刘** **云** 还有这种理论?

**小泽畅男** 是呀。听说你们中国有“活人让尿憋死”的说法， 这就太残忍、太不可思议了。

刘 云 不是、不是，是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小泽畅男 啊，这就对了。山中湖先生，我请你喝西洋酒，喝

威士忌，我那边放着好几瓶西洋酒。 刘 云 不客气，免了吧。

**小泽畅男** 咳，不算什么,要喝就喝个痛快。妈妈桑，把账记 下，改天我再来。

〔妈妈桑赶紧出来，鞠躬送行。

**妈妈桑** 社长，慢走。山中湖先生，下次再来。 **刘** **云** 谢谢你的招待。

**小泽畅男** 改天我再来。 **妈妈桑** 谢 谢 。

〔小泽畅男、刘云出门离去。

〔又一批客人光顾，妈妈桑又招呼个不停。

〔远处另一家酒吧，妈妈桑同穿和服的小姐在送客

人，醉醺醺的客人和小姐调情。 〔 暗 转 。

〔喝得摇摇晃晃的小泽畅男同刘云边挥手边退着上 场，口里说着“下次一定来”等语调不清的话。

**刘** **云** 小泽先生，你喝过量了吧?

**小泽畅男** 没有，这点酒算什么,还早呢!山中湖先生，你没 尽兴吧?

**刘** **云** 差不多了。这啤酒、威士忌和矿泉水，把肚皮都撑圆 了，装不下了。

**小泽畅男** 要不是肖春红一再嘱咐，我真要请你去三次会呢。 刘 云 不去了，不去了。刚才那小姐摸错了地方，让我好紧

张。她那亲热劲儿，受不了，受不了……三次会，不 去了，不去了。

**小泽畅男** 改天去，改天去。山中湖先生，我送你回去吧? **刘** **云** 不用了，不用了。我很近，一会儿就到了。

**小泽畅男** 好，真痛快!拜拜! 刘 云 拜拜!

〔两人分头回去。刘云又来到刚刚走过的居酒屋旁。 他让尿给憋急了，慌得四处索寻，终于找到一个黑暗 的角落，对着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尽情挥洒。

〔房门开了，走出几个醉醺醺的食客，还有的正在用 牙签剔牙，看见撒尿的刘云，视而不见地走了过去。 〔妈妈桑跟在客人后面送客， 一个劲地说着讨好的 话。客人走远，鞠着躬的妈妈桑直起了身子，转过 身， 一眼看见了正撒尿的刘云的背影。

**妈妈桑** (气急败坏地)巴格，混蛋!

〔刘云好生奇怪，刚回头又吓得赶紧将头转过去，急 忙拉拉链，但越急越拉不上。

**妈妈桑** (气愤地伸手去抓刘云的衣服)你也不长眼睛!

**刘** **云** (躲闪了几下，终于被妈妈桑抓住了)对不起，对不 起。(拉上了拉链，站立身子)

**妈妈桑** 啊呀!是长城大酒店的少东家。(将紧抓的衣服松

开)你看看，你尿在哪里了? 刘 云 不就是一块大石头嘛。

**妈妈桑** 抱起来，跟我进店去。

〔刘云皱着眉头，抱起了那块不重的石头。两人进到

屋里，妈妈桑在地上铺了一块报纸。 **妈妈桑** 把它放在这上面。

〔刘云乖乖地将石头放到了报纸上。 **妈妈桑** 你看看，这是什么?

**刘** **云** 是什么?(端详)不像是人——尖尖的嘴像狐狸，肥 肥胖胖又像狗熊，圆圆的大肚皮，裆下还有两个大大

的卵蛋——这是什么?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妈妈桑** 你真的不知道?

**刘** **云** 嗯，真的不知道。

**妈妈桑** (叹气，吩咐厨房里)你们把火闭了，把店门关上吧， 今天下班了。

〔内答：“嗨!”随即店内店外的几盏灯关掉了。

**妈妈桑** 我告诉你，这是塔奴基先生。 **刘** **云** 塔奴基，还是先生?

**妈妈桑** 是呀。塔奴基就是狸，狸猫的“狸”,在日本是狡猾、 欺诈的代名词。这位塔奴基先生，它背着斗笠像个 人，拎个酒壶是要把人灌醉了好行骗，捏着的账本是 好给你结账。居酒屋前放它，是反其欺人本性，变成 诚实信用、老少无欺、招财进宝的标志。塔奴基先生 就是居酒屋的财神。

**刘** **云** 啊，罪过，罪过。我不是有意冒犯的。 **妈妈桑** 你是想把我的生意搅掉?

**刘** **云** 不敢，不敢。绝无此事，实在对不起! **妈妈桑** 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刘** **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把它洗干净，行吗? **妈妈桑** 这……毛巾给你。(扔毛巾)

**刘** **云** (接着毛巾，赶紧跪在地上，上上下下揩了个遍，边揩 边说)这外边上了一层光光的彩釉，尿浸不进去的。 (闻一闻)没有味了，真的，一点儿味都没有了。

妈妈桑 (认真地检查了一遍，还闻了闻)味是没有了，可是你 给我的店带来的晦气怎么去得掉?今后的生意掉下

去了怎么办?

刘 云 这……这怎么办?

妈妈桑.这塔奴基被你污辱了，你赔我一个新的。

刘 云 赔新的?好，我赔，(赶紧掏身上的钱)有六千元，够 吗?

**妈妈桑** 要五万呢!

**刘** **云** (惊讶)五万?(旁白)这妈妈桑怕是塔奴基的徒弟， 还真会敲竹杠，她还没说这是唐朝的夜壶，那就更没 谱了。谁叫这倒楣的事让我碰上呢，唉!(对妈妈 桑)五万就五万，我每个月的零用钱只有五千，我分 十个月还给你。

妈妈桑 胡说!全日本都有名的长城大酒店的少东家，又是 小泽社长那么有钱人的朋友，每月只有五千元零花 钱，你骗谁?待会儿我给你们会社打电话问一问。

刘 云(赶忙制止)别、别、别，你千万别给会社打电话!

**妈妈桑** 果真是胡说!你才多大年纪就想当狸爷，你骗得了 我?

**刘** **云** 不骗你，今年三十六岁。

**妈妈桑** 啊哟，真年轻!(把刘云拉到面前端详一会儿)还挺 帅的嘛，但骗我还嫩了一点儿。既然有大把的钞票 不肯赔，咱们就换个别的方法消除这晦气，行吗?

**刘** **云** 可以，可以!

**妈妈桑** (伸了一个懒腰)晦气在我身上，今天累死了，你先给

我“马杀鸡”。

**刘** **云** “马杀鸡”?按摩?

**妈妈桑** 看来你很聪明。对，先给我来个全身按摩。 **刘** **云** 那你就不要我再赔新的了?

**妈妈桑** 对呀!(顺势倒在塌塌米上)

刘 云 按就按，总比赔五万元强。转过去!

〔妈妈桑趴在塌塌米上，刘云跪着先给她捏肩膀。

**妈妈桑** 重一点儿，再重一点儿……啊，轻一点儿……好，就

这 样 。

〔刘云从上捏到下，手到妈妈桑的屁股时停下了。 **妈妈桑** 怎么不捏了?

**刘** **云** 屁股肉太多了，捏不动。 **妈妈桑** 捏不动就赔钱。

**刘** **云** 我捏我捏。(顺着妈妈桑的屁股捏到脚尖)

〔妈妈桑翻过身。刘云顺着脚尖往上捏，捏到大腿 处，妈妈桑咯咯直笑，猛然一把将刘云抱住，脱去了 外 衣 。

刘 云 (赶紧推开妈妈桑)你饶了我吧，我有老婆孩子，可不 敢 。

**妈妈桑** 中国人有老婆孩子就不行?(顺手捧过塔奴基，指着

它的大睾丸)这是什么? 〔 刘 云 摇 头 。

**妈妈桑** 它为什么这么大? **刘** **云** 我不知道。

**妈妈桑** 我来告诉你……(一把拉开刘云的裤带，要往里伸 手 )

**刘** **云** (使全身力气，挣脱妈妈桑的纠缠)妈妈桑，我不干， 我不干……(猛站起来，提着裤子，向门外冲去)

〔 暗 转 。

**第** **四** **场** **待** **客**

〔一九八二年五月，某日。 〔东京长城大酒店，前厅。

〔原田腾广同肖春红站在大门口，恭迎客人，口里不 停地喊着：“心らつL 世いませ。”

〔一群上了年纪的台湾旅行者，或穿茄克，或穿休闲 装，或戴旅游帽，在打扮素雅的吴玉娥带领下，进了 大 厅 。

吴玉娥 各位太太，各位先生，这就是日本全国有名的中华料 理店——长城大酒店。在这儿可以品尝到正宗的中 国风味菜，领略中华食文化的神韵和风采。

**胖旅客** (四川腔)还是中国菜吃得饱。吴小姐，幸亏你介绍， 真是找对了地方。

**瘦旅客** 我想喝酸辣汤。 **肖春红** 咱们店里有。

**胖旅客** 回锅肉有没得? **肖春红** 有 。

**胖旅客** 肉带不带皮? **肖春红** 带皮的臀尖肉。

**胖旅客** 唉呀，安逸!哪些要吃，我请客。

**众人**要。

**瘦旅客** 大家都要。 **胖旅客** 我请了。

**瘦旅客** 这叫不吃白不吃。

〔众人开心地笑了。 **肖春红** 大家里面请。

**胖旅客** 小姐，你是台湾人? **肖春红** 大叔，你怎么知道?

**胖旅客** 我在台湾呆了几十年，还听不出你的台湾口音。 **肖春红** 我从台北过来的。

**胖旅客** (指瘦旅客)你跟他是老乡。

**瘦旅客**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肖春红** 欢迎你们的光临。

**胖旅客** 小老乡，这些人都是老板、总经理、董事长的，你们可

要好好招待哟!

**肖春红** 一定让你们满意。(领着大家进大厅)

〔身着艳丽夺目的民族服装的中国某民族歌舞访日 演出团成员，走进前厅。前厅的日本客人、台湾客人 被演出团成员的艳丽服饰和美丽姿色倾倒，发出一 片由衷的赞叹声。

〔肖春红从大厅出来，看见几个着西服的演出团领导 进来，忙把他们迎进大厅。

**肖春红** 先生们，里边请。

〔客人纷纷点头致谢。

〔肖春红正欲进大厅，戴眼镜、瘦高个子的陆奇拦住 了她。

**陆** **奇** 小姐，你会中国话?

肖春红 是的。

陆 奇 你是中国人?

肖春红 是的，我从台湾来。

陆 奇 台湾来?小姐，是这样的，今天吃完中饭，我们团长 要提前离开东京，这餐饭你们一定要保证质量。

肖春红 知道了，先生。你对我们的饭菜质量有意见?

陆 奇 有，太大了!你们老板赚钱也太黑了，等忙过了今 天，我跟他算账。

肖春红 先生，请问你贵姓?

陆 奇 我吗?大陆的“陆”,奇怪的“奇”,叫陆奇，中国民族 歌舞访日演出团副领队。在大陆我是正处级、享受 副局级待遇的干部。

肖春红 陆领队陆先生，我把你的意见一定反映给店长。

陆 奇 马上就要见效果，我需要立杆见影。 肖春红 我马上去。

〔陆奇回到大厅去。

〔服务小姐穿梭不停地给大厅送饭送菜。

〔肖春红举步不定，不知店长在何处。正好星野俊吉 从厨房出来。

肖春红 店长。

星野俊吉 什么事?

肖春红 中国演出团的姓陆的领队，对我们的饭菜意见大得 很 。

星野俊吉 (吃惊)有意见?什么意见?

肖春红 具体他没说，就说老板赚钱太黑了。

星野俊吉 什么,赚钱太黑了?山中湖先生一再给我说，中国 大陆来的代表团，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吃好。他

们演出团的饭菜，我们几乎到了白给他们的程度，还 说太黑了，真是岂有此理!

肖春红 啊，我知道了，听说大陆时兴吃回扣，日本这儿不兴

给回扣，陆领队会不会因此不满意? **星野俊吉** 有道理。

肖春红 店长，姓陆的说，今天他们团长要走，要让把菜做好 点儿。

**星野俊吉** 就这样，都已经超标了，你不要再去做解释了。 肖春红 嗨 ! 明 白 。

〔陆奇领着演出团吴团长和王副团长从大厅走出来。 **肖春红** (紧张地)他们来了。

**陆** **奇** 小姐，你们店长在吗?

**星野俊吉** (小心地)我就是。先生，有什么事?

**陆** **奇** 这是我们演出团的团长吴先生，这是我们的副团长 王女士。

**星野俊吉** 你们好!(鞠躬)

**吴团长** 我们中国民族歌舞访日演出团来东京演出，受到了

你们的盛情款待，顿顿都是菜香味美，饱食不厌，我 和副团长王女士代表演出团的全体成员，向店长你 和长城大酒店的全体员工敬一杯酒。(向陆奇)斟 酒 。

〔陆奇赶忙拿过酒瓶，把酒杯递给星野俊吉，斟酒。 **吴团长** 请给这位小姐也斟上，这几天也辛苦了她。

〔陆奇又递杯，给肖春红斟酒。 **吴团长** 店长请，肖小姐请!

〔吴团长、王副团长与星野俊吉、肖春红碰杯。 **吴团长** 干 杯 !

**众** **人干** 杯!

〔吴团长一饮而尽，王副团长也一饮而尽。星野俊吉 同肖春红对视，一同尽饮。

〔吴团长带头鼓掌。

〔星野俊吉、肖春红鞠躬致谢。 **星野俊吉** 吴团长，请继续用餐，请。

〔吴团长一行回大厅。

**肖春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姓陆的领队意见那么大，吴团 长他们却好像很满意，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星野俊吉** 吴团长是大大的官，这姓陆的是长不大的小小的 官 。

**肖春红** 陆奇，贪官，狗官!(赶紧进大厅去)

〔李艳春风满面，打扮妖娆，背着提着大小旅行包及 行李进来。星野俊吉看见有人来，忙迎上去。

**星野俊吉** 小姐，请问你是要找宾馆? **李** **艳** 这儿不是长城大酒店吗?

**星野俊吉** 是呀，你找谁? **李** **艳** 我找刘云，刘大哥。 **星野俊吉** 刘云?

**李** **艳** 啊，他的日本名字叫山中湖五郎。

**星野俊吉** 少东家。你从中国来? **李** **艳** 是的，我刚下飞机。

星野俊吉 这山中湖先生也真是，也不去机场接你。

**李** **艳** 唉，不用了。我这不就找到了吗?听说你们很忙。

星野俊吉 确实很忙，但再忙也得抽点时间出来，怎么能让自 己的太太一个人出机场。

李 艳 唉呀，你错了。我不是刘大哥的太太。

**星野俊吉** 你不是他的太太，那你是…… **李** **艳** 我是……我是他的朋友。

星野俊吉 哇，山中湖先生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都美慕。 李 艳 先生你真逗。

星野俊吉 我去给你叫，小姐请稍安勿躁。(跑进厨房)

李 艳 谢谢。啊，这就是日本，这几个月我天天做梦都梦见 它。这就是繁华的日本，富有的日本，充满梦幻和追 求的日本!啊，日本，我爱你!

〔刘云从厨房出来。

刘 云 哦，李小姐在朗诵诗歌?

李 艳 我爱你，密斯刘!(张开两臂扑向刘云)

刘 云 (赶忙躲闪开，一把将扑过来的李艳拉住)李艳，这儿 不兴这一套。

李 艳 这不是资本主义吗?这不是日本吗?

刘 云 是的。这是日本，但不是美国，这里跟中国一样，讲 究东方人的含蓄。

李 艳 (有点失望)啊……刘大哥，多亏了你，要没有你，我 肯定来不了日本。

刘 云 没什么,一点儿小忙。

李 艳 不，这是我人生历程的一个新起点，一块新的里程 碑。刘大哥，我怎么报答你呢?

刘 云 嗨，谈什么报答。

李 艳 不。(羞答答)刘大哥，我早想好了，只要你要，我什 么都给你。

刘 云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厨房离不开，我先把你带到休

息室去坐一会儿，等我下了班，就带你去语言学校。 李 艳 好 。

〔刘云帮着李艳提行李，去休息室。

〔台湾胖旅客、瘦旅客吵吵嚷嚷地从大厅出来。 胖旅客 店长在哪儿?我们要找你们店长。

瘦旅客 不像话，不像话，太不给面子了! 〔星野俊吉同肖春红赶紧上前。

星野俊吉 先生，我是店长，有什么事，请给我讲。

胖旅客 你是店长? 星野俊吉 是的。

胖旅客 你是日本人? 星野俊吉 是的。

瘦旅客 他是日本人，他不懂，不同他讲。

胖旅客 这店是中国人开的，还是日本人开的? 肖春红 是中国人开的。

胖旅客 对了，请你们的老板来。 星野俊吉 先生，你跟我说一样。

胖旅客 怎么会一样?你是日本人，你不懂。先生，我再说一 遍，请你们的老板来!

瘦旅客 太气人了!一定要你们的老板来。

星野俊吉 肖小姐，你赶紧去把山中湖先生请来，看来非他不 可 。

肖春红 大叔，你消消气，我马上去给你请少东家来。 胖旅客 越快越好。

肖春红 嗨!(急忙跑进厨房)

胖旅客 店长先生，请把你们的菜谱拿来。

星野俊吉 先生，请稍等，我去给你拿。(进大厅)

瘦旅客 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老兄，这家酒店有什么好 菜，尽管点，别问价钱。

**胖旅客** 我知道，咱们这一拨人，谁在乎钱?

〔刘云边整理领带，边同肖春红急急走出厨房。 **肖春红** 大哥，你的厨师帽。

〔刘云赶紧将厨师帽摘下，递给肖春红。肖春红顺手 扔给厨房的人，紧跟在刘云的后面。

**肖春红** (紧跑两步)大叔，来了。

**刘** **云** (鞠躬)大伯、大叔，你们好，欢迎到我们酒店用餐。 店里有招待不周之处，请给我讲，我们一定改正。

**瘦旅客** 你是什么人?

**刘** **云** 我刚刚当了厨师，不过，我也是会长的儿子，您如果

跟店里说不通，我可以直接将你们的意见反映给公 司 。

**瘦旅客** 啊，少爷。

**胖旅客** 啊，少东家。好，我们同你讲，你说有这个道理没得? **刘** **云** 大叔，您讲。

**胖旅客** 为什么大陆来的要给热毛巾，我们这几桌台湾人就

没有?

**瘦旅客** 里面那位日本小姐说我们的钱少了，大陆人是每人

五千元，我们是一千五-—我们又不是出不起钱。 〔吴玉娥从大厅赶出来。

**吴玉娥** 唉，都怪我。我先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想给大家节

省一点儿，就定了个一千五的标准。

**胖旅客** 不怪你，不怪你，吴小姐；怪我们不知道这儿的规矩。

**刘** **云** 谢谢你，吴小姐，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多贵客。 **吴玉娥** 哪里，哪里。

刘 云 大叔、大伯，我去给你们拿热毛巾，还请你们多多包 涵 。

胖旅客 要不得，这特殊照顾不敢当。那边桌不就是五千元

的标准嘛，把菜谱拿来! 〔星野俊吉拿菜谱来。

胖旅客 对了，我点够了那钱数，你再给我上毛巾。 刘 云 大叔，您不点菜也上毛巾。

瘦旅客 我们这四十多位都是什么人?都是有钱人、阔佬，出 得起钱，吃得起!

胖旅客 (翻菜谱)我们四桌，每桌先来一瓶大陆茅台。 瘦旅客 还加一瓶四川的五粮液。

胖旅客 对，还加一瓶四川的五粮液。 刘 云 (对肖春红)毛巾上去没有? 肖春红 上去了。

刘 云 大叔，毛巾上去了。

胖旅客 这少东家不错——有什么鱼? 刘 云 有石斑鱼、鲷鱼、鳗鱼……

瘦旅客 咳，不要说了，什么鱼好，什么鱼贵，就来什么鱼。 胖旅客 就照他说的办。

刘 云 是清蒸、干烧还是红烧? 胖旅客 少东家，你说你是厨师? 刘 云 是的。

胖旅客 好，我来问问你，四川菜里有个糖醋味和荔枝味，晓

不晓得? 刘 云 晓得。

胖旅客 我再问问你，这两种味都是甜和酸，为啥子一个要叫

糖醋，一个要叫荔枝，你能回答吗? 〔刘云稍迟疑。

胖旅客 厨师们十有八九回答不出来，哈哈哈 ……

刘 云 大叔，我要是说错了，请您指正：糖醋味和荔枝味的 区别在于一个是入口先甜后酸， 一个是入口先酸后 甜，一个味浓，一个味淡。

胖旅客 说得好，说得刮刮叫!少东家真是行家!不说了，我 们的菜就全权交给你安排了，你咋个弄，我们就咋个 吃好了。

**刘** **云** 要得!

**胖旅客** 每桌再加海参、鲜鲍和大虾。

**刘** **云** 要得!

**胖旅客** 你先按一人一万块钱的标准做，不够再加，这是四十 万订金，你数数。(交钱)

〔胖旅客、瘦旅客说完转身朝大厅洋洋自得地走去。 刘 云 唉，咱中国人啊，就死要一个面子!这真是：他要面

子，(边说边将手中日元展成一个扇形)我要票子。 〔 暗 转 。

**第** **五** **场** **轶** **事**

〔 几日午后 。

〔东京涩谷繁华的街市。

〔对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对着游人如织的市井，刘云 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在一家鞋店前，刘云停住了脚， 被一双高置的红色童鞋迷住了。

〔一位漂亮的女店员立即走向前，向刘云鞠躬问好。

**女店员** 欢迎你，先生! **刘** **云** 谢谢。

**女店员** 先生，里面请。我们这是专门的童鞋店，你一定能在

这里给你的孩子选一双漂亮的中意的鞋。 刘 云 啊，我正想给我女儿买一双鞋。

女店员 先生，我们这儿女童鞋有很多式样，你尽管挑选。请 问先生，你女儿多大了?

刘 云 我女儿八岁，再过两个月就满九岁了。

女店员 有，从两岁到十岁，童鞋的尺寸都是齐全的。 刘 云 太好了!小姐，那双红皮鞋有合适的尺寸吗?

女店员 有。(赶紧将样品鞋拿下来，递给刘云)先生，你先看 看式样中意不中意，然后我给你找合适的尺寸。

刘 云 (接鞋)啊，太漂亮了!做工好精细，这点缀的小花，

这金色的鞋扣，太美了! **女店员** 先生，你中意吧?

**刘** **云** 中意。

**女店员** 这鞋是最新的款式，好漂亮!先生，你女儿穿上一定 会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刘** **云** 啊，谢谢!小姐，这鞋多少钱?

**女店员** 好，我给你看看。(查表)这鞋，八岁穿的…… **刘** **云** 不，要九岁穿的。

**女店员** 嗨!这鞋正好是九岁穿的，六千元一双。 **刘** **云** 好，我就买这双吧。这，给你钱。(交钱)

**女店员** (接钱)一万元。(按收银机)找你四千元，这是收据。 **刘** **云** 好。(将收据收起)

**女店员** 先生，我给你包起来。 **刘** **云** 谢谢。

**女店员** (包装的时候，突然停止动作)啊，先生，对不起，我忘

了问你，这是标准尺寸，你女儿能穿吗? 刘 云 标准尺寸?能穿，没问题。

女店员 这就好。如果拿回家试了不能穿，我们给你换。

刘 云 好，谢谢。下个月我回中国，我女儿看见这鞋，不知 道有多高兴。

〔女店员将包好的鞋盒交给刘云。

〔刘云提着鞋盒出店，女店员向他道谢并深深地鞠 躬。

女店员 谢谢你的光临，欢迎下次再来。 〔刘云兴冲冲地走出店。

〔星野俊杰和李艳上，亲热地偎依在一起。刘云差一 点同他们对面撞上，赶紧道歉。星野俊吉正欲发作，

突然认出了对方，两人都不知所措。星野俊吉和李

艳拉开了距离，改变了亲热姿态，显得非常尴尬。 刘 云 是你们?(指李艳)你 ……

李 艳 刘大哥，星野店长他带我出来逛一逛。 **刘** **云** 哦 … …

**星野俊吉** 李小姐刚来日本，我今天休息，就陪她出来走一 走。你不是没有时间嘛……

**刘** **云** 星野先生，真有你的。

**星野俊吉** 哪里，哪里。山中湖先生，今天一早，我接到会长 的电话，他知道了你接待台湾旅游团的事，让我把你 从厨房调出来，专事酒店的接待工作。

**刘** **云** 啊，要我脱掉厨师服?

**星野俊吉** 这是会长有意培养你，让你具备全面的酒店管理 经验，这样今后才能很好地接好他老人家的班。

**刘** **云** 我明白。

**星野俊吉** 你放心，我会全力支持你。会长吩咐了，我会尽力

去办的。 **刘** **云** 谢谢。

**星野俊吉** 山中湖先生，你去过东昭宫寺吧?

**刘** **云** 去过，陪中国一个代表团去过，那还是你批的假呢。 **星野俊吉** 看见了那寺庙的神殿舍里有猿的八态雕刻吗? **刘** **云** 看见了，挺有趣的。

〔后台天幕前，八只猴跳着蹦着摆好八种姿态排列

开 。

星野俊吉 其中有三只猴子，一只叫“看之猴”(指用双手蒙着 眼的猴),一只叫“听之猴”(指用双手捂住耳朵的 猴),一只叫做“言之猴”(指用一根手指竖在紧闭着

.的嘴前的猴)。 刘 云 蛮有趣。

星野俊吉 这叫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还有就是守口如瓶。

这是日本人为人的本分。 刘 云 哦，日本人为人的本分。

星野俊吉 山中湖先生，人对世事，唯抱此观点，才有善良、正 直可言。

刘 云 星野先生，你的话，我的大大的明白。拜拜。(转身 离去)

〔星野俊吉同李艳重新挽着手亲热地走去。

〔鞋店女店员急切地寻入上，一下发现了刘云。 女店员 对不起，先生，总算把你找到了。

刘 云 啊，是你呀，小姐，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女店员 先生，你这鞋要买到中国去?

刘 云 是的。

女店员 先生，这鞋不能卖给你。这是鞋钱。(还钱) 刘 云 这是什么道理?这涉及到日本国的国家机密?

女店员 不是，不是。这鞋不能卖给你……

刘 云 这真是怪事。我没给钱?我少给了钱?

女店员 不是，不是。先生，你听我讲—— 刘 云 我给的钱是假钞、伪钞?

女店员 不是，不是。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光临，还希望

你今后经常光顾。 刘 云 这我就不懂了 ……

女店员 先生，你这鞋拿到中国去? 刘 云 是呀!

女店员 你女儿是中国女孩?

**刘** **云** 是的。

**女店员** 先生，这鞋是按日本女孩的年龄做成的标准尺寸，中 国女孩的尺寸肯定有不同。你老远从日本给你女儿 买双漂亮的鞋回去，你女儿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兴。 但是，如果她一穿鞋，穿不上，或尺寸不合适，那她会 有多么大的失望?先生，你忍心看到你女儿失望吗?

**刘** **云** 不会的。

女店员 我们不忍心看到一个中国小朋友失望。先生，请你 把这双鞋退给我们，等你确知了她的尺寸后，我们随 时恭候你的光临。

刘 云 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居然会有这种认真负责的精 神!对不起，小姐，我还以为你真不卖鞋给我呢!谢 谢，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我从内心深处向 你表示由衷的感谢!(递鞋盒给女店员)

**女店员** 这是我应该做的。给你添了麻烦，对不起。(鞠躬， 退钱给刘云)

**刘** **云** (刚接过钱，突然想起了什么)啊，不忙，不忙，小姐请 你等一等。

〔女店员不解地看着刘云。

刘 云 (赶紧掏口袋，拿出钱包，急切地翻了半天)啊，找到 了，找到了。(从钱包里找出两小段红丝绳)上个月 我太太从中国寄来的，我怎么就忘了，只记着孩子的 年龄，怎么就没记着还有这尺寸。(将绳递给女店 员)这是长，这是宽，你看合适不合适?

女店员 太好了!(赶紧去掉包装，拿出鞋比试)哦，正合适。

先生，你运气真好!这双鞋，就再次卖给你了。 刘 云 不再要我退了?

**女店员** 不了。你现在要再买几双，我都卖给你。 **刘** **云** 小姐，给你钱。(付钱，同时接过鞋盒) **女店员** 谢谢!(鞠躬)

**刘** **云** (深深鞠躬)非常感谢! 〔女店员退后转身走去。

刘 云 (看着手中的鞋盒，又望望女店员远去的背影，无限 感慨地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顾客，上帝! 有这样的虔诚，我愿在她这儿买一百双鞋。

〔刘云正欲走，忽然看见前面两位老太太正在相互鞠 躬道别。刘云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两位老太太 相互鞠躬。

〔两位老太太说着话， 一个人鞠躬，另一个人马上还 鞠一躬；一会儿这人先鞠，一会儿那人先鞠，鞠不完 的躬。

〔刘云在一旁，也不自觉地鞠躬。两位老太太频频鞠 躬，刘云也直弯腰。他突然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十分 好笑，忙边看边笑着走进车站。旅人来去匆匆，同他 擦身而过。

〔刘云往前走，看见一个同他一样兴冲冲的男人朝他 走来，赶紧弯腰鞠躬闪到一边。来人跟他一样，也弯 腰鞠躬闪在一边。刘云见来人无动静，正欲走，那人 也抬起了头，也想走。

刘 云 (退一步，弯腰鞠躬)对不起。

〔不料，对方也谦让。刘云不想像那两位老太太那 样，谦让个没完，遂趁着对方谦让的时候赶过去 只听哐当一声，刘云坐在了地上，头上起了一个大 包，鞋盒摔到了一旁。刘云翻身跃起，凑上前去，见

对方同他一样，两只手合在一起，上划下划，左划右 划，便猛然省悟，转过身，叹口气。

〔此时一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推着一块大的字牌上，将 刘云的身影隔开。字牌上写着：“新装玻璃，请注 意。”

〔刘云拾起鞋盒，摸摸额头上的包，无可奈何地笑了。 〔此时，吴玉娥和陆奇走过来，吴玉娥在前，陆奇在 后 。

**吴玉娥** 山中湖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刘** **云** 啊，是吴玉娥，吴小姐。我刚给我女儿买了一双鞋， 你上哪儿去?

**吴玉娥** 呀，你头上怎么有个大包?

**刘** **云** 别说了，人倒霉，喝清水也塞牙，撞上这玻璃墙了。 **吴玉娥** 这么大的字，你没看见?

**刘** **云** 这牌还没搁上，我就撞上了。 **吴玉娥** 你真是的。和他们打官司呀! **刘** **云** 算了吧——你回家?

**吴玉娥** 下班还早呢，现在去完成一桩差事。 **刘** **云** 你们台湾经济文化联络处事还不少。

**吴玉娥** 比以前清闲多了，我现在去完成一件“特殊任务”。 **刘** **云**特殊任务?

吴玉娥 (对身旁的陆奇)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拉上刘云 到一边)我给你说，联络处让我把这个人送到中国大 使馆去。

**刘** **云** 什么?台湾国民党要跟大陆共产党联络了?

**吴玉娥** 你真是神经过敏。跟我一块儿来的那人，是大陆一 个什么歌舞演出团的副领队。他跑到联络处来，要

求到台湾“政治避难”。联络处问了他的情况，觉得 不新鲜也没什么价值，就给他说，送他到一个安全的 地方。然后联络处的头儿叫我把他带到中国大使 馆，交给门外的日本警察就行了。

刘 云 哦，想起来了，我见过他——你送他不害怕?

吴玉娥 我是联络处的日本雇员，我又不是国民党，就是进中 国大使馆，我也不害怕。把他交给日本警察，日本人 听不懂他的话，会叫大使馆的人出来，大使馆的人再 送他回演出团就行了。

**刘** **云** 我问你，你们那儿要收条吗?

**吴玉娥** 要什么收条，送走就成。

**刘** **云** 那好，把他交给我，我送他回去。你回去就说送到 了，行吗?

**吴玉娥** 行。来!(招呼陆奇)

〔陆奇赶紧跑过来，扶了扶掉下的眼镜。

**吴玉娥** 这位就是我们要交接的人，你放心跟他去吧。

〔陆奇一听此话，赶紧给吴玉娥和刘云鞠躬称谢。

**吴玉娥** (对刘云)我走了，拜托了。(下) **刘** **云** 你跟我来。

**陆** **奇** 好。先生，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想弃暗投明，奔向自由 世界，今天终于实现了。

刘 云 你自由了? 陆 奇 啊，自由了!

刘 云 你的愿望实现了? 陆 奇 实现了。

刘 云 我们到前边去说。 陆 奇 我跟着你。

〔刘云、陆奇走进一家咖啡店，四下无人，两人找了一 张台坐下。

刘 云 小姐，来两杯咖啡。

**女招待** (赶紧走上前，放上两杯凉水)先生，请问，要凉的还 是热的?

刘 云 我要热的。(问陆奇)你呢? 陆 奇 我也要热的。

女招待 先生，请稍等。(转身离去)

刘 云 你尽可放心，我只负责将你安全交出去。我不问你 姓名，你也不必知道我是谁。有一点，你刚才在联络 处交待的问题，如有遗漏之处，可以对我补充，或者 你又有所犹豫，现在还来得及。

陆 奇 不，我已下定了决心，我全部都交待清楚了，请不要 再怀疑我。到了那边，我会努力工作的。

〔女招待将咖啡送来。

刘 云 (将牛乳、白糖放进咖啡里)真有决心? 陆 奇 真有决心!

刘 云 (喝咖啡)那好，喝完咖啡，我就送你回你们演出团。

请告诉我贵团在哪个饭店下榻?

陆 奇 什么?(十分震惊， 一下站了起来)

刘 云 你跑不了，我也不会制止你，但希望你将我的话听 完 。

陆 奇 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考验我?你们不是说送我去 台湾吗?

刘 云 你来，你来呀，你到这儿来看。

〔刘云走到广尾驿站周边地图牌前，陆奇怯生生地走 近去。

刘 云 (指着地图)这是我们刚才见面的位置。这是台湾经 济文化联络处。这是现在咖啡店的位置。你看，这 就是中 国——大——使——馆，离我们现在这 儿只有一箭之遥。

陆 奇 (看着看着，额头冒出了冷汗)你是什么人?

刘 云 我嘛，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是从大陆出来 的，在这儿工作的华侨。刚才那位小姐是奉命将你 送去中国大使馆，她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了就把你截 了下来。联络处那边认为你没有价值，不想收留你。 你想想，驾驶战斗机过去的人都不发黄金了，米格机 也不新鲜了，台湾人民也反对那种浪费。搞文化的 人，那边有的是，你又没有高度的国家机密，谁希罕 你?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已经松动了，你这会儿还干 这种事儿，不怕将来里外不是人?

陆 奇 可是，那……

刘 云 也许你要说国内不“自由”,但起码能让你这种人带 团出国演出了啊。台湾去不成，你要想留日本，告诉 你，日本跟中国有协定，没有一个政治亡命的成功 过，都送回去了。我是休息时间出来办事，你也不会 有时间了，告诉我，你离开演出团多久了?

**陆** **奇** 今天下午允许在饭店附近自由活动一个小时，我搭 出租车写了一个联络处的字条给司机。现在出来快 两个小时了。

刘 云 行了，你仍有想法我不拦你。你要回去，我叫个出租 车送你，比你摸回去时间快，还可以替你编个腾话。 回国后，说不好你还照样升官。(对女招待)小姐，这 是一千元钱，不用找了。(放下钱，径直朝门外走去)

陆 奇 (迟疑了一会儿，待刘云走出后，突然高声喊着追去)

先生，我们住新大谷饭店，你送我回去吧! 〔 暗 转 。

〔东京都警察署新宿交番。 一警察边打电话边做记 录。刁建国背对着门口，双手捧着搭拉着的头坐着， 衣服皱皱巴巴。 一位身穿制服、全副装备的日本警 察领着刘云进来。

**警察甲** 山中湖先生，又给你添麻烦了。估计这人是中国人， 问半天他不懂。他叽哩咕噜，只会一句英语CHINA, 我们也不懂。没办法，只好又来麻烦你了。

**刘** **云** 没什么。我们酒店的治安多亏你们，这点儿小事，我 应该做的。

**警察甲** 山口先生，我来问话，山中湖先生翻译，你来做好笔

记 。

**警察乙** 嗨!明白。

**警察甲** 山中湖先生，你请坐。

**刘** **云** 不客气。(随手移动了 一 下椅子，在刁建国的对面坐 下)

**警察甲** 喂，先生，请你抬起头来! 〔刁建国未动。

刘 云 先生，请你抬起头来。

〔刁建国一听，猛然抬起头来，看见刘云，大吃一惊。 刘云惊讶异常。两警察也感到意外。

**警察甲** 山中湖先生，你认识他?

**刘** **云** 认识，是我在中国时的患难朋友。

**警察甲** 那好，山中湖先生，那就拜托你了。你把情况帮我们 了解清楚，我们好写材料报上去。谢谢。

〔电话铃声响。

**警察乙** (接电话)莫席，莫席，嗨!佐腾所长，你的电话。 〔警察甲接电话。

刘 云 建国，怎么会是你?

刁建国 五哥，怎么会是你?你是日本便衣警察?

**刘** **云** 哪里，他们请我来临时给他们做做翻译。你什么时 候来日本的?

刁建国 昨天半夜里到的。

刘 云 夜里没有中国航班呀! 刁建国 我们坐的船。

刘 云 坐船也不该半夜里到呀! 刁建国 我们是坐的货船 ……

刘 云 你是偷渡过来的?

刁建国 是呀，我们一共有五六十人呢。 刘 云 那些人呢?

刁建国 人一上岸都各自散了，我就来找你。好不容易到新 宿，都看见你们长城大酒店的招牌了，我着急过马 路，闯了红灯，差点儿没让汽车撞上，结果让警察给 拦住了。他叽哩哇啦说了一大堆话，我一句也听不

懂，看意思好像是找我要什么东西。 刘 云 他一定是要检查你的外国人登录证。

刁建国 说了半天，他不懂，我也不懂，那个胖警察就把我带

到这个交番来了。是不是闯了红灯要罚款?

刘 云 这是警察派出所，你没外国人登录证，偷渡来日本， 违犯了日本的法律，要强行送你出境。

**刁建国** 什么,要送我出去?我刚到日本，地皮还没踩热，就 要送我出去?五哥，我可是冲着你才来的日本。你

和他们认识，跟他们通融通融，千万不能送我回去 呀!

刘 云 小三，这是日本，这是一个讲法制的国家，不像当年

我们在新疆强制劳动时那样，什么都可以通融。 刁建国 唉，为什么不可以通融?

刘 云 人家办事以法律为依据，一是一，二是二。当年“文 化大革命”要是讲法制，凭什么把我们从北京送到新 疆强制劳动改造?

刁建国 你爸爸在日本当资本家，我爷爷是地主，我们家又跟 沙家浜的刁德一一个姓，不送我们送谁呀?五哥你 想想法儿吧，千万千万把我留下来!我跟着你，什么 样的苦我都能吃。

刘 云 唉，你预先怎么也不写封信、打个电话什么的。要来 日本，也不能走这条路呀。

刁建国 都怪我，都怪我。五哥，你千万千万要想个法儿，我 这趟来日本不容易呀!我磕头作揖找三亲六戚借了 个遍，才凑足了八万元人民币给蛇头。还好在我有 朋友跟蛇头是哥们儿，我们同船的人，最少也是十五 万以上，最多的给了蛇头二十万人民币。

刘 云 啊，真是疯了!日本这儿能捡钱吗?

**刁建国** 他们都是这样说，只要到了日本，转眼就可以成为千 万富翁、亿万富翁，这儿的发财机会多得很!谁不想 发财呀?

刘 云 唉，国内的舆论界怎么不多报道一点儿日本人的真 实生活?你去看看日本的轮船码头、火车站，有多少 的流浪汉，他们谁不梦想发财?有十万、二十万人民 币，随便做个什么小生意，我看也不比在这儿差；就

是守着那点儿钱吃利息，在国内生活也会过得去呀。 **刁建国** 五哥，话是那么说，看在咱哥们儿在新疆共过患难的

情分上，你怎么也要想法儿把我留下来。等我挣够 了那八万元，我就回去。现在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 ——八万元!我怎么还呀?

刘 云 唉，小三，刁建国同志，刁先生，我跟你说一百遍了， 我真的没办法，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没法把你留下 来。你的处境令我心疼，但我确实帮不了你。

刁建国 都怪我命不好，投胎投到姓刁的地主家，到日本偏偏 又闯红灯遇上警察。五哥，不说了，我不为难你。兄 弟我来日本，总算见着了你，没白来。五哥，你去请 警察来，他们要怎样处置我，我都认了。

刘 云 小三，我这儿有十万日元，是朋友刚从国内寄来托我 买电视机的，你拿上吧。(掏钱)

刁建国 不，五哥，不用，这钱我用不上了。再说，让日本警察 搜去，还不便宜了他们。

刘 云 不会的，不会的。这点儿钱不多，帮不了你什么忙， 你回国内，要做个什么小生意兴许能有个小用场。 你不是说，找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那人家以后还肯 借给你吗?

**刁建国** 这 … …

**刘** **云** 小三，拿上吧，这好歹也是我的一点儿心意。(递钱 到刁建国手里)

刁建国 五 哥 … … 〔 暗 转 。

**第** **六** **场** **探** **视**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东京刘宅。

〔丰原佳代穿着深色的日本和服，肩上披着一条纱 巾，手里提着装点心的纸袋在门口停住脚步，伸手按 响了门铃。

〔文桂香边朝门口走边解下身上的围裙。

文桂香 谁呀?来了。(急步走到门前，拉开了门，看见丰原 佳代，感到意外和吃惊)妈妈，是您呀?(赶紧鞠躬) 妈妈好!

**丰原佳代** 你好!(还礼)

**文桂香** 妈妈，快请屋里坐，快请屋里坐。

**丰原佳代** 好。(脱鞋)

**文桂香** (将一双绸面拖鞋放在了丰原佳代的面前)妈妈，您 穿这双新拖鞋。

**丰原佳代** 桂香，就你一人在家?(换上鞋)

**文桂香** 是的，我刚刚回来。(将丰原佳代让进屋，来到桌旁， 赶紧将坐垫放正)妈妈，您请坐。

**丰原佳代** (递过点心袋)桂香，这是给春子买的一点儿点心， 你拿上。

**文桂香** 让妈妈花钱，真不好意思。

**丰原佳代** 日本的点心做工很精细，小姑娘怕还没有尝到过。 **文桂香** 是的，谢谢妈妈。妈妈，您请坐，我给您倒茶。

**丰原佳代** 好。(跪坐在了坐垫上)桂香，来日本生活习惯吗? **文桂香** (边倒水泡茶，边回答)习惯，习惯。有爸爸、妈妈的

照顾和安排，跟在家里一样，习惯。 **丰原佳代** 这就好。

**文桂香** (递茶)妈妈，请喝茶。

**丰原佳代** 桂香，中国也讲究茶道? **文桂香** 不，这是刘云教我的。

**丰原佳代** 啊，你学得真好，真快。

**文桂香** 谢谢妈妈夸奖。日本有好多规矩我都不懂，还要请 妈妈多多指教。

丰原佳代 慢慢来，时间长了，什么也就会了。想当年，刘云 他爸从香港来，日本的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现

在倒好了，好多日本人还向他学呢! **文桂香** 都是妈妈您这个老师当得好。

丰原佳代 唉，在他身上倒是真没少下功夫。刚创业开拉面 店、小饭馆那会儿，他一个人忙里忙外忙不过来，我 就帮他端茶送饭招呼客人，厨房外的事我全包了。

**文桂香** 妈妈辛苦了!

**丰原佳代** 在日本，挣钱哪有不辛苦的?那时候，厨房不通 风，也没有冷气，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刘云他爸一天 下来，我接过他换下的衣服，就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一样。

**文桂香** 唉，真正是挣的血汗钱。

**丰原佳代** 一天忙到晚，每天夜里两三点钟才睡下，早上五六

点钟就又起来。我忙里他忙外， 一天只能睡三四个

小时。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文桂香** 爸爸、妈妈也真不容易。

丰原佳代 是啊!可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人知道?好像钱是 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文桂香** 中国也有这种情况，有很多年轻人不懂得什么是艰 苦 。

**丰原佳代** 比如说，这房子，有什么不好?

**文桂香** 这房子?好啊!妈妈，我们可没有 …… **丰原佳代** 啊，不是说你们，我是说惠美。

**文桂香** 惠美她 … …

丰原佳代 是啊，这房有什么不好?这儿是东京的高级住宅 区，住的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房是我用分期付款 的方式买进来的，她嫌这嫌那，就是不搬进来住。桂 香，你说说，这房好不好?

**文桂香** 好，好，这房好!这房设计合理，建筑质量高，宽敞、 明亮，不愧是日本的高级住宅。

丰原佳代 是呀!我也就是看中了这些，才买这房子的。你 们搬进这房都一个多月了，不知道你们习不习惯。 我今天到这附近的一家病院去看望一位住院的老朋 友，顺便来看看你们。

**文桂香** 习惯、习惯。谢谢妈妈。

**丰原佳代** 习惯就好，我就放心了。桂香，生活上如果有什么 不方便的地方，尽管给我讲，我能办的就给你们办。

**文桂香** (犹豫)这 ……

**丰原佳代** 有什么话，你讲吧。 **文桂香** 妈妈，这房租……

.丰原佳代 这你就不用管了，让刘云办好了。 文桂香 这 … …

丰原佳代 还有什么,说吧! **文桂香** 妈妈，这房租…… **丰原佳代** 怎么样，你说吧!

**文桂香** (小心地)妈妈，这房租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儿?

**丰原佳代** 太高了?不高，不高。你来日本时间短，还不了解 市价行情。这是东京的高级住宅区，两房一厅，全套 高级家具，所有家用电器齐备，不要保证金，不缴佣 金，连同管理费在内，一月十八万元的房租，你全东 京找不到。

**文桂香** 这房的确是好，也的确值这个价。 **丰原佳代** 啊，这就对了，我可没有乱开价。 **文桂香** 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丰原佳代** 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就行了。这屋里好像有点 儿凉……啊，屋里没开空调。

**文桂香** 啊，对不起，妈妈，我们一直没开过空调，听说空调很

用 电 。

**丰原佳代** 哦 … …

**文桂香** 对不起，妈妈，我马上给您开。

**丰原佳代** 不用了，不用，过日子是不应该铺张。这空调很用 电，省一个钱是一个钱。这样吧，天气慢慢变冷了， 家里不取暖不行，买一个烧油的暖炉比用电的空调 省多了，正好我有一个叫北田的老朋友，开了一家叫 “柏斯妥”的电器店，它有好多个分店，我让他用最优

惠的价格给我，让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方便得很。 **文桂香** 妈妈，不用了，不用了。

**丰原佳代** . 就这样定了。 〔时钟敲响了。

**丰原佳代** 好，我走了，一小时后我还有个约会，不能迟到。 下次有机会我再来看你们。

**文桂香** 谢谢妈妈。妈妈，我送送您。

**丰原佳代** 不用了，你忙你的。(往外走)

〔文桂香赶紧上前将丰原佳代的鞋放顺。 **丰原佳代** (躬身穿好鞋)好，我走了。

**文桂香** (赶紧鞠躬)妈妈您走好，妈妈再见。

〔丰原佳代离开。文桂香关好门，缓步走到屋中间， 对着四周环视一圈。

**文桂香** (自言自语)高级住宅，的确高级!十八万，值，真的 值!可我们……唉!(摇摇头，快步朝厨房走去)

〔刘云双手抱着一个大纸箱上，纸箱上还有两个塑料

袋结成的大、小包。 刘 云 桂香，桂香。

〔内应：“来了，来了。”文桂香开门。 **刘** **云** 我还以为你没到家呢。(进屋)

**文桂香** 我回来好一会儿了。(边接东西边讲)你又买这么多 东西，要多少钱啊?

刘 云 嗨，你可猜不着。这便宜，全让我买了。 文桂香 你又去上野阿美横丁街了?

刘 云 是呀，全东京也只有它那儿的东西便宜，都是产地或

厂家直接送来的，没经过二道贩子、三道贩子。

文桂香 上次买的香蕉还没吃完呢，你又买来，不放坏了?

**刘** **云** 嗨，加劲吃嘛!这一尺多长的香蕉，你在国内看见过 吗?即或有，那价钱贵老了，这一大箱才四五百日

元，合人民币三四十元，吃不完扔了也合算。 **文桂香** 真是大少爷，也不看看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刘** **云** 从上月起，我不增加工资了嘛，都二十五万日元了。 **文桂香** 这是什么?带鱼也买这一大包?

**刘** **云** 是呀，整八条。这巴掌宽的带鱼，你说我用了多少

钱?卖鱼的开始五条喊一千，我不买，他加一条，又 加一条，再加一条，我这才买的。

**文桂香** 为什么不让他再加两条你再买?

**刘** **云** 再加两条人家不干了，他肯定会亏本了。你看，这巧 克力，开头是五盒他喊一千元，没人买，他就一盒一 盒地加，最后加到十盒的时侯，我买了———我给钱的 时候，他又给我加了一盒。

**文桂香** 难怪你一进门就嚷，便宜都让你买了。这巧克力谁 吃?你不吃，我也不吃。

**刘** **云** 你不吃，我不吃，咱们春子就没长嘴巴? **文桂香** 春子吃得了这么多吗?

**刘** **云** 小姑娘念书，也很辛苦的，平时咱们零花钱都不给

她 。

**文桂香** 三顿饭吃得饱饱的，还要零花钱干什么?你也不算 算，你有零花钱给春子吗?

**刘** **云** (自我解嘲)也倒是，钱拿给春子她也没地方花。

**文桂香** 话可不能那么说。日本小女孩，谁没个三千五千的 零花钱?你的工资倒是升了， 一下子从二十万升到 了二十五万，扣掉税金、保险等，到手二十万。这房 子，一个月房租和管理费就十八万，还有什么钱?你 还嚷着去学车——二三十万的学费哪儿来?

刘 云 不着急，不着急。你到日本时间还不长，你没看见日

本人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挂着一个“忍”字吗?你要 学会忍，凡事都要慢慢地来。我寻到一处房，(拿出 图)这是房的位置图和平面图，离你做杂工的店比较 近，是旧的日式木造房屋，蛮不错的，房租加上管理 费，还不到八万元。

**文桂香** 那咱们就把它租下来，房租一月就省下十来万。

刘 云 是呀。我也算了一下，如果这样，我的工资加上你的 工资，去除房租，咱们一个月可以剩二十五万左右， 这日子过起来就轻松多了。几十万学车费，不就出 来了吗?再说，学车费我还可以找爸爸商量。

**文桂香** 爸那儿你就最好别找了。这房子你赶紧退了，不什 么都解决了?

刘 云 不忙，不忙。退房这事，怎么也得跟爸爸通个气。当 时爸爸和妈妈说将这房子给我住，根本就没谈到给 钱不给钱的事。这房是妈妈买的，房本身是空着的。 你知道，我每个月的钱是妈妈管着的，有一天我看账 本，才知道妈妈从我的账本上扣去了十八万。

**文桂香** 啊，难怪妈妈说房租不用我管，让你办。 **刘** **云** 什么?妈妈什么时候给你说的?

**文桂香** 你回来之前，妈妈刚走。 **刘** **云** 妈妈来过?

**文桂香** 是的，她到这附近的一家病院看望一位住院的老朋 友 。

刘 云 哦，妈妈来说了什么吗?

文桂香 她没说什么,只是说来看看我们住在这儿习惯不习 惯 。

刘 云 桂香，你没给妈妈说什么吧?

**文桂香** 你紧张什么嘛——我也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住得习 惯。

刘 云 啊，这样回答就对了。你刚到日本来，这儿的人情世 故你不懂，说话做事都要小心。不然的话，得罪了人 你自己还不知道。

**文桂香** 这我知道，你都说了好多遍了。

**刘** **云** 我们全家从中国来，还不知道爸爸、妈妈的意见是不 是完全统一。决不能因为我们的事，让爸爸、妈妈他 们闹不愉快。

**文桂香** 我知道。

**刘** **云** 知道就好。

**文桂香** 可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刘** **云** 你说来听听。

**文桂香** 刘云，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吗?

**刘** **云** 是啊，没错，日本法律进行了认证的。 **文桂香** 丰原佳代是你爸爸的妻子吗?

刘 云 是啊，也没错呀。他们在日本结婚都几十年了，这你 还怀疑?要不是丰原佳代妈妈在父亲的配偶栏里签 上字，你，我，还有春子，都别想进入日本。

**文桂香** 是啊，我想不通就在这儿：既然是儿子，是爸爸，是妈

妈，是一家人，怎么儿子住房，还收儿子的房租? 刘 云 这……

文桂香 咱们春子，你收她的房租吗? 刘 云 这……这不好比呀!

文桂香 怎么不好比，你是他们的儿子呀!

刘 云 唉，这不是一回事。 **文桂香** 怎么不是一回事?

**刘** **云** 这房是妈妈买的。

**文桂香** 妈妈买的?妈妈的钱不就是爸爸的钱吗?能分开 吗?

刘 云 能分开。这是日本，不是中国。是妈妈以她自己的 名义买的，她自己分期付款。

**文桂香** 你是爸爸的儿子，自然也就是妈妈的儿子，哪有妈妈 收儿子的房租?

刘 云 这……唉!跟你说不清楚。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是 日本，不是中国，中国人的理解跟日本人的理解有很 多不同之处，这就是民族差异。懂吗?民——族 ——差——异!

**文桂香** 我不懂。我只知道，全世界的孩子，开口说的第一句

话，都是同一个词：爸爸，妈妈。 **刘** **云** 有些事情我也不太理解……

**文桂香** 你也不理解?

**刘** **云** 有好几次我跟妈妈在一块儿，她向人家介绍我的时 候说：这是我丈夫的儿子。

**文桂香** 妈妈她这样说?

**刘** **云** 是呀。当时我很惊讶，但后来仔细思量妈妈没有错， 而且话说得非常严谨。

**文桂香** 妈妈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你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刘** **云** 是这个意思。

**文桂香** 惠美是妈妈亲生的，惠美来住这房，妈妈也收她的房 租吗?

**刘** **云** 我想不会。这房本来就是妈妈给惠美买的。 **文桂香** 惠美给房钱吗?

**刘** **云** 房钱每月从妈妈的账上分期支付。

**文桂香** 爸爸知道吗?

**刘** **云** 知道。惠美不喜欢这房，这房买来后一直空着的。 你们要来，同妈妈、爸爸商量了才让我们住进来。

**文桂香** 这十八万的房租也是同妈妈、爸爸商定的?

**刘** **云** 也许不是。这十八万的房租，也许爸爸他不知道。 **文桂香** 也许爸爸不知道——但愿他不知道。

刘 云 爸爸他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文桂香 嗨，关系大了：爸爸要真的不知道，这十八万就有可 能减免，兴许前面给了的还可以退回来。你想想，房 虽然是妈妈买的，爸爸能让妈妈收你的钱吗?

**刘** **云** 你想的美!你还想住这儿?

文桂香 我才不想呢。高级住宅区，住的都是有钱人，咱们没 钱来凑这个热闹干什么?就像有的人从口袋里掏出 多大一个皮包来，结果半天掏不出钱，这不是丢人现 眼吗?

〔春子放学回来。

**春** **子** 爸爸，妈妈，你们好!我回来了。 刘 云 我们大小姐放学了，辛苦了。

春 子 (放书包)我不辛苦，爸爸、妈妈上班才辛苦。

文桂香 春子，饿没有?饿了先吃一块你爸给你买的巧克力。

春 子 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都不吃巧克力，她们说吃了要长 胖。我也怕长胖，长胖了多难看。

刘 云 日本女孩子营养过剩，当然要长胖，你是中国女孩 子，长不胖。

春 子 要长胖。巧克力吃多了，就是要长胖。爸，明天我们 学校要开运动会，你请假了吗?我们同学的爸爸、妈 妈都要去，好多同学的爷爷、奶奶也要去。

**文桂香** 春子，你爸和我都去，我正在准备明天带去学校吃的 菜呢。

**春** **子** 太好了，太好了!爸，你给爷爷打电话了吗? 〔门铃响。

**刘** **云** 春子，你去看看，有人来了。 〔刘会长进来。

**刘会长** 对不起，门开着，我就自己进来了。春子，你爸给我 打电话了，我这不就来了嘛!

**春** **子** (赶紧跑上前去，拉着刘会长的手)爷爷，爷爷! 〔刘云、文桂香也赶上前去搀扶。

**文桂香** 爸，您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让我们去接您? **刘会长** 费功夫，我这不就来了嘛。都下班了?

**刘** **云** 明天春子她们小学校要开运动会，这是她到日本后 第一次参加学校的大型活动。学校要求学生的家长

都要参加，我们今天早点儿回来做准备。 **刘会长** 啊!你打电话给我，不就谈这件事吗? **刘** **云** 是的。

**刘会长** 这种活动，我真的很想去参加。跟小孩子在一起，老 头子都要显得年轻许多。唉，可惜事情太多，抽不出 时间。

**刘** **云** 我只是打电话告诉爸一声，我知道您忙。 **文桂香** 爸，您喝茶。(捧上茶)

**刘会长** 好，放在这儿。春子，(抚摸春子的头发、脸蛋)好像 来日本长高了吧?

**春** **子** 爷爷，我长高了一公分，我在学校量的。

**刘会长** 在学校，你是中国过来的小朋友，日本小朋友欺负你 吗?

春 子 不，爷爷，同学们对我可好了，她们教我说日本话，下. 课了领着我玩。这儿的老师也可好了，我有听不懂 的地方，她们从来不发脾气。

刘会长 啊，好!春子啊，好好读书，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

家里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做一个好孩子。 **春** **子** 爷爷，我一定听话。

刘会长 春子，你和你妈妈来日本这么久了，爷爷今天才来看

你们，都怪爷爷不好。 春 子 爷爷好，爷爷忙。

刘会长 春子乖，爷爷今后有空多来看你们。 **春** **子** 好，好!

刘会长 (掏出皮包，往外一张一张地拿一千元的钞票)春子， 你送给爷爷的画，画得好，爷爷谢谢你了。这五千元 你拿去买你想买的、好看的、好玩的东西。

**春** **子** 不，爷爷，我不要。

文桂香 爸，她不要。

刘会长 拿上嘛，嫌少?

刘 云 爸，春子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呢，哪能嫌少。爸，

您给她一千元就行了。 刘会长 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刘** **云** 春子，赶快拿上吧，谢谢爷爷。

**春** **子** 谢谢爷爷!(收下钱) 刘会长 好，你去玩。

〔春子给刘会长鞠躬下。

**刘** **云** 爸，您今天怎么有空上这里来?

**刘会长** 我到这附近来办事，办完事还有点儿时间，就顺路上 这儿来了。这房子怎么样，我没看过，你们搬过来都

一个多月了，我还没来过——(打量房子)看来这房 子还可以嘛!

**刘** **云** 日本的住房本身就比较讲究，这高级住宅区的住房

当然就更没说的了。 **刘会长** 只要你们习惯就好。 **刘** **云** 习惯，习惯。

**刘会长** 桂香，你习惯吗?

**文桂香** 习惯，这么好的房，习惯，只是…… **刘会长** 只是什么?

**刘** **云** (急忙掩饰)爸，桂香说只是房太好了，住在这儿有点 儿不安心。

**刘会长** 唉，自家的房，分什么好坏，你们尽管安心地住好了。 (看见桌上的房屋图)这是哪儿的房屋图?

刘 云 这是新桥附近的房，旧式木结构，两房一厅，月租和 管理费一月不到八万元，很便宜。我们想换到那儿 去住。

刘会长 换到那儿去住?这儿不也是两房一厅吗?那儿会比 这儿还好?新桥那地方离桂香她上班的地方近一点 儿，可一个月再少也要八万元房租呀!这儿白住， 一 分钱不掏，有什么不好?

**文桂香** 白住，一分钱不掏? **刘会长** 是呀!

**文桂香** (惊喜地悄声对刘云)爸他真的不知道。 **刘** **云** (稍迟疑，向前)爸，这事您不知道?

**刘会长** 什么知道不知道?无非就是远一点儿嘛，多走一点 儿路。一个月省八万元，这也还是一个数呀!刘云， 你想自立，你的心，我当爸爸的懂。你妈妈拿出这

房，是她的一片好心，你可千万不要伤了她的心呀! 文桂香 (悄声地)刘云，你快说呀!

刘 云 这 …… (悄声地)你别说了。爸爸说得对，千万别伤 了妈妈的心。(对刘会长)爸，是我做儿子的错了，没 有领会到父母的心思。

文桂香 爸，远就远一点儿，我们多走点儿路没什么。

刘会长 你们还年轻，多走点儿路没啥。一个人一辈子，要走 多少路哇!

刘 云 是的，我不怕走路。桂香，你再去给爸爸沏壶热茶 来。

文桂香 好。(转身离去)

刘 云 爸，我跟您商量一个事，行吗? 刘会长 什么事，说吧。

刘 云 爸，我想学开车。 刘会长 想学车?

刘 云 是的。妈妈事情多，您要上哪儿去，她忙不过来，我

就开车去接您。 刘会长 好哇!

刘 云 再说，社里要给客人送个东西，临时要买点儿什么东 西，学会开车不就方便了吗?

刘会长 好事，好事。你的日语通过学科笔试应该没有问题 了，抽时间学吧。山中湖别墅那儿闲着一辆车，学会 了就给你开。

刘 云 好，我一定抓紧学。

刘会长 开车首要的是一个安全。

刘 云 我知道。爸，您能给我出个学费吗?

刘会长 (一愣，半晌)学费……这学费要二三十万吧?

**刘** **云** 是的。

**刘会长** 你大概是搬家置办了些东西，再拿出几十万驾驶学 校的学费， 一下紧了些。我不是已经让给你提了工 资吗?下几个月里节省些钱出来，稍稍晚一点儿报 名吧。(说完站起身，扭头朝着窗外)

**刘** **云** (不知所措，轻声地)爸，爸。

〔刘会长转过身，脸上有了泪痕。

刘 云 爸，是我不好，我做儿子的不该向您提出这过分的要

求。(赶紧递上手巾) 〔刘会长接过手巾揩脸。

**刘** **云** 都是当儿子的不好，不该惹您老人家生气，您就骂我 一顿吧!

刘会长 刘云啊，你说我怎么会没钱?从前我开的都是小店 有的是钱。别说二十万、三十万，就是二百万、三百 万，老子也能给你。现在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可 老子口袋里却掏不出钱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 事?

〔在静寂中，响起了章理程的话音：“你爸爸的成功， 首先在于他能干，其次在于那两个日本女人。但是， 你爸爸手里并没有钱，钱都捏在人家手心里。其实， 他可怜得很，可怜得很…… "

**刘** **云** 爸，您坐。(将椅子送上去，扶刘会长坐下) **刘会长** 刘云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来日本吗? **刘** **云** 这……

**刘会长** 我今年七十多了，老了，你爸我快不中用了。 **刘** **云** 爸，不能这样说。

**刘会长** 岁月不饶人呀!开创这份家业，我是付出了艰辛的。

**刘** **云** 我去大阪时，舅舅跟我说过。

**刘会长** 那份苦啊，现在想起来，就好像在跟前一样：一个人 起早贪黑，买菜、烧火、做饭、炒菜，全是一个人!夏 天里热得全身痱子，裆下腋下成天都泡在汗水里，从 来没干过……唉，那个日子，别提了。后来好了，生 意做大了，有钱了，你日本的这个妈妈，我把每月的 几百万工资交给她，她每月在我钱包里装上二十万 零花钱。这零花钱呀，真正的是零花钱。有个什么 应酬，请朋友吃饭、送礼，或有个什么开支，买块劳力 士金表或做套高级西装奖励会社的有功人员，甚至 去澳洲、去美国赌场玩两把，都可以凭票到会社里报 销。这二十万零花钱，我用不完呀!但后来，店越办 越多，越办越大，大店投资大，店租高，人工费贵，盈 利却很少，尤其是几个最大的店，几百上千个座的 店，都是赤字，都亏，其中关闭了的六本木店，一下就 亏进去五个亿。当然，长城酒店几十个店，还不至于 一下被拖垮。但是，日子不好过呀，从柜上随便开支 就不行了。我的各种社会应酬没减少，开支没减少， 报销的路子给堵死了，你妈妈没给我增加一分钱的 零花钱。靠这二十万，能顶什么用?刘云啊，让你到 日本来，就是要接我的班，要让长城大酒店重振雄

风。这是我的心血，这是我在日本奋斗的事业啊! **刘** **云** 爸，这担子我怕担不起。

**刘会长** 你是我的儿子，你是男子汉，你要挺胸昂首，挺直腰

板做人，懂吗?从现在起，每到年底旺季的时候，你 就去福冈博多长城大酒店，那是长城酒店最大的店， 也是亏损最严重的店。你去找找原因， 一定要将博

多店扭亏为盈。那样，长城大酒店没你刘云不行，你 继承我的事业，就没人敢说话了。你从博多店找出 经验来，盘活整个的亏损店，我再将其中的博多店给 你，我看谁也没有什么说的。这样的话，即使我过去 了，我身后有你照顾我的发妻——你那在中国的生 身母亲，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儿子啊，你 懂爸爸的这番心思吗?

刘 云 爸，您老人家的心思，儿子我完全懂。我一定要将博 多长城大酒店扭亏为盈!

**刘会长** (动情握手，拥抱)刘云啊，你是爸爸的好儿子! 〔 暗 转 。

**第** **七** **场** **助** **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东京长城大酒店，前厅接待室。

〔肖春红领着西装革履、饱经风霜而又举止拘谨的李 作荣进接待室。

**肖春红** 先生，你在这儿坐一下，我进去看看他在不在。 〔李作荣恭顺地坐在了沙发上。

〔肖春红敲门。里面发话：“请进。”肖春红推开半掩 的门进去。少顷，肖春红领着刘云出来。

肖春红 大哥，就是这位客人。他住在我们上边的阳光饭店， 中午在我们这里用完餐，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等了 多一会儿，等我空下来，悄悄地对我说，可不可以帮 忙到中国大使馆去领个白条。

**刘** **云** 什么白条?

李作荣 (河南口音，急忙解释)先生，俺最近在台湾听说，从 台湾回大陆，可以不在护照上盖章留痕迹，另开一个 白条作通行证。

**刘** **云** 是有这种变通的方法。 **李作荣** 真是太好了!

**肖春红** 先生，我这大哥是从大陆出来的，在中国大使馆认识

人，有办法，你的事你尽管跟他商量。 **李作荣** 小姐，谢谢。

**肖春红** 不客气。大哥，我走了，前厅还有点儿事。 刘 云 好，你忙去，这儿的事我办就是了。

〔肖春红回前厅去。

**李作荣** (站起身递名片)先生，俺叫李作荣，是台湾高雄市信 恒食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云 (双手接过名片)李先生，请坐，请喝茶。

**李作荣** 谢谢。(坐下)

**刘** **云** 李先生，听你口音是河南人?

**李作荣** 俺是河南人。兄弟，俺有件事情想求你，俺想回大陆 看一眼老娘，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咋办手续。求你 领俺去一下中国大使馆，中不中?

**刘** **云** (学河南腔)大哥，中!

**李作荣** 那敢情好啊!兄弟，俺离开大陆整整三十四年了，多 少次在梦里梦见黄河，梦见家乡，梦见俺的老娘。俺 是四九年给抓丁抓走的，打了半年仗，就撤到了台 湾。几十年了，从来没回过老家，在台湾举目无亲， 退役后就凭劳动力挣钱，先作建筑工人，后来又开出 租车，再后来就开了一个豆腐作坊，几十年下来有点 儿积攒。这次来日本想买一套做豆腐的机器回台 湾，还想趁便回个河南。兄弟，你看中不中?

刘 云 中，中!李先生，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联系好以后 就带你去。

**李作荣** 中，中。

**刘** **云** (接通电话)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吗?请问王领事 …… 你就是呀!我是长城大酒店的刘云，给你添麻烦：是

这样的，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台湾人，三十多年没 回过家乡，想回家乡河南看看老母亲，但他又怕在台 湾护照上盖章留痕迹惹麻烦……可以吗?另发通行 证，好办吗?来就办……太好了，我一会儿就领他 去。好，回头见。(放下电话),李先生，成了，去就 办，没有一点儿麻烦。

李作荣 太好了!谢谢你，兄弟。

刘 云 李先生，你打算什么时间动身?

**李作荣** 俺的时间不多，越快越好，明天动身都成。 **刘** **云** 那好，李先生，你老家在河南什么地方? **李作荣** 俺老家在河南新乡李家庄。

**刘** **云** 新乡没有机场，你只能从东京乘飞机到北京，再从北

京转飞机到郑州，再转车回李家庄。 **李作荣** 嗯，只能乘飞机到郑州。

**刘** **云** 李先生，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旅行社，给你把机票订 好?

**李作荣** 中 —啊，不中!(颤抖着)俺娘都八十多了，不知俺

老娘还在不在?

刘 云 这几十年，你没通过香港啦、外国啦，跟家里联系过?

台湾好多人都是这样办的。

李作荣 俺不孝顺。俺地位低，俺穷，俺害怕，这是头一次出 国，现在才刚刚有了一点儿条件……兄弟，在这儿有 办法打听得到吗?

**刘** **云** (深深叹气)唉，我给你办。 **李作荣** 谢谢，谢谢。

**刘** **云** (查电话号码簿)有了，河南省号码……新乡的号码 ……啊，你们李家庄的号码。

**李作荣** (兴奋地)中，中!

刘 云 (拨电话)请问你是中国河南省新乡李家庄公社吗? 我是日本东京——是呀，这电话是从日本打来的。 我向你们打听一下，你们李家庄是不是有一位八十 多岁的李大娘，她有个儿子叫李作荣，一九四九年给 国民党抓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 … 有啊?好!李大娘 她儿子今在台湾，现在来日本办事，想从日本回来看 望她老人家。

**李作荣** 俺娘还在吗?

**刘** **云** 请问李大娘还健在吗?还健在?好，你请她来接个 电话……啊，就住在隔壁?好，过一会儿再给你打 来。(放电话)李先生，你母亲还健在。

**李作荣** 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刘** **云** 李先生，机票订吗?

**李作荣** 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刘 云 我们都是同胞，不用客气。我帮你订票。(打电话) 旅行社吗?我要一张东京飞北京的机票，还要一张 北京飞郑州的机票，最好能接上，下飞机后立即就可 以转机，请你帮忙查一下……啊，有了，能接上，北京 机场呆一个小时就飞郑州?好，过一会儿我们来拿 票，名叫李作荣，现金支付。OK, 拜拜。(放电话)李 先生，机票订好了，待会儿咱们去了中国大使馆回

来，就顺道把机票取了。 **李作荣** 中，中!

刘 云 李先生，现在国内什么都能买到，你不必带什么东西 回去，我倒是建议你给你老母亲买一台小一点儿的 彩色电视机，你可以免税。

**李作荣** 中，中!兄弟，俺照你说的办。

**刘** **云** 电视机，你可以在郑州机场取货，方便得很。 **李作荣** 中，中!

〔刘云又拨电话。

〔电话铃声响。幕旁追光灯下， 一穿中山服、头戴解 放帽的男子和一穿对襟棉袄的中年男子搀扶着白发 苍苍、穿黑色棉衣棉裤、束紧袖口的李大娘走向电话

机旁。干部模样的人接电话。 干 部 你是日本吗?

刘 云 是的。请问，李大娘来了吗?

**干** **部** 来了，来了。我让大娘接电话。大娘，电话。 **李大娘** (颤颤巍巍地接过电话)石头，俺的石头!

刘 云 (对李作荣)你叫石头? **李作荣** 嗯 。

刘 云 (赶紧递电话)你母亲。 〔李作荣忙拿过电话。

**李大娘** 石头，石头，俺的石头儿啊，你还在呀? **李作荣** 娘，娘，俺是石头!

**李大娘** 石头，石头，石头……(昏过去)

**李作荣** (面对观众猛然跪下，满面泪水，大声呼喊)娘，娘，我 是石头，我是石头!

〔音乐声骤起。 〔 暗 转 。

第八场丧 父

〔一九八九年一月。

〔日本东京，庙宇灵堂。

〔刘会长的遗像放在灵台的正中，两旁供奉着鲜花。 丧主-  丰原佳代的供花牌放在遗像的两旁，依次 是儿子辈、孙子辈，另一旁是三亲六戚依次排列。丧 主下面的供花牌是山中湖五郎，其次是山中湖惠美。 〔星野俊吉穿着黑色的西装礼服，胸前戴着白花，指 挥有关人员进行准备工作。

〔一位女士默默地走到灵台前，将山中湖五郎的供花 牌与山中湖惠美的供花牌调换了位置。

〔章理程穿着黑礼服来到灵台前，三鞠躬，点香，然后 静默了一会儿，看见山中湖五郎的供花牌位置，稍显 惊异，摇摇头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刘云穿着黑礼服、胸佩白花到灵台前。

**刘** **云** 舅舅，您来了。

**章理程** 我来了。刘云，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指着供花牌) **刘** **云** 这是妈妈的意思。

**章理程** 你就不提出异议?

**刘** **云** 爸爸刚闭上眼睛，我能向妈妈表示什么?

**章理程** 说你迂，你又没读多少书- 这非大非小的事，该争 就必须争。你说说，这惠美的供花牌为什么要放在 你的前面，你懂不懂这是啥意思?你这日本妹妹成 了你老爸事业的主要继承人了。既然你日本妹妹能 做继承人，你老爸还要你来日本干啥?你们父子办 理了父子认同书，你是日本法律承认的你父亲的儿 子，你有继承权；你是儿子，又比你日本妹妹年岁大， 你怎么都应该排在她的前面，这是正道理——找你 日本妈妈说理去!

刘 云 舅，我不想要什么遗产，我靠我自己。再说，日本妈 妈毕竟和爸爸共同生活和奋斗了几十年，我得承认 她是我的妈妈，我得尊重她。这个时候，我能找她说 什么呀?

章理程 你呀，你呀!你爸爸白把你接到日本来了。你要知 道，日本是男子主义社会，你日本妈妈把你日本妹妹 推到前面去，让全社会看到的是你老爸的事业无人 继承了，你老爸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创下的事业，完 了，完了!

刘 云 舅，舅，都是外甥我不好。

章理程 唉，事到如今，不说了。我只跟你说最后一件事，你

给你爸尽最后的一次孝道。 刘 云 舅，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

章理程 你爸的骨灰归陵的时候，你一定要捧着你爸爸的骨 灰盒送到他的陵墓去，也让世人知道你老爸还有你

这么一个儿子。 **刘** **云** 舅，我知道了。

**章理程** 你千万千万要小心，这是日本的天忌：捧着骨灰盒，

你可千万不能回头张望呀!这是天忌，违犯不得，违

犯了要遭报应的。 **刘** **云** 舅，我记住了。

章理程 我走了，你好自为之。 **刘** **云** 舅 … …

〔章理程头也不回地走去。 〔星野俊吉上来。

**星野俊吉** 山中湖先生，少东家 —

**刘** **云** 星野先生。

星野俊吉 山中湖先生，老会长生前对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 一样，栽培我、提携我，真是恩重如山，我发誓要报答 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一定遵照他的嘱咐，辅佐

你、帮助你继承和发展他老人家开创的事业。 **刘** **云** 谢谢。(鞠躬退下)

星野俊吉 (看手表)时间快到了。(转身察看四周，突然发现 山中湖五郎的供花牌位置给调换了，便拿上山中湖 五郎的供花牌，又拿上山中湖惠美的供花牌，正欲调 换 )

〔丰原佳代同山中湖惠美走上来。 **丰原佳代** 你在干什么,星野君?

**星野俊吉** 啊，是夫人。这供花牌的位置错了 ……

**丰原佳代** 没有错，我刚刚叫人换过来。谁叫你动的? **星野俊吉** 这 … …

**丰原佳代** 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

**星野俊吉** 夫人，这 …… (将供花牌举在手上)

**山中湖惠美** 什么夫人?这是咱们会社的新会长。 **星野俊吉** 新会长?

**丰原佳代** (指山中湖惠美)这是你们的新社长。 **星野俊吉** 新社长?

**丰原佳代** 对，是你们的新社长。星野君，从现在开始，你就

是这个会社的专务取缔役副社长。 **星野俊吉** 专务取缔役副社长，我?

**丰原佳代** 这个会社，除了社长就是你了。星野君。努力干 吧!

〔星野俊吉赶紧放还供花牌，忙中有错，慌忙纠正，将 山中湖五郎的供花牌放回了原位。

〔丰原佳代面露欣喜之色。

**星野俊吉** (鞠躬)谢谢会长，谢谢社长!

〔寺庙里铜钟鸣响，随之出现身穿黄色袈裟的诵经和 尚。告别仪式开始。和尚分立灵堂两旁。灵台前放 着白绸盖着的骨灰盒，前置一个大的香盒。

〔告别的人向遗像鞠躬，和尚递上香，点着后插入香 盒，然后向遗属表示慰问。几位绅土气度的男士，分 别向丰原佳代、山中湖惠美、刘云鞠躬致哀：有的在 刘云面前站立，突然扭头看前面的母女俩，再看刘 云，再鞠躬；有的看看母女俩摇摇头，鞠完躬再拉着 刘云的手，重重地握着；有的人握着刘云的手，再用 左手轻拍刘云的手。刘云十分感激地鞠躬致谢。小 泽畅男、肖春红夫妇走到刘云面前鞠躬致哀。小泽 畅男握着刘云的手，悲痛得说不出话来。肖春红上 前双手拉住了刘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大哥”,便一 下子哭出了声来。小泽畅男赶紧扶住肖春红，肖春 红伏在他肩上痛哭失声。

〔寺庙的钟声响了。

和 尚 送刘碣石会长刘老先生仙骨归陵——

〔刘云默默地走上前去，伸出手去抱骨灰盒。星野俊 吉抢先一把将骨灰盒抱了起来。众人哗然。星野俊 吉抱着骨灰盒绕了一圈，将骨灰盒抱到了山中湖惠 美面前。在他将骨灰盒递给山中湖惠美之前，扭回 头看了一眼刘云。刘云震惊，众人惊讶。章理程突 然出现。

**章理程** 天忌，天忌，违犯天忌!

〔山中湖惠美接过骨灰盒。星野俊吉正欲离开，突然 脚下一绊，身子向前扑去，头撞在了供桌上。山中湖 惠美同丰原佳代同时惊叫起来，众人跟着惊叫起来。 星野俊吉被人慢慢扶起来扭过身，眼、鼻歪斜，表情 呆滞，身体僵硬 ……

〔众人惊呼。

和 尚 ( 齐呼)报应，报应!南无阿弥陀佛……

〔钟鼓齐鸣。 〔暗转。

**第** **九** **场** **辞** **职**

〔一九九二年一月。

〔日本福冈，博多长城大酒店。

〔刘云在博多长城大酒店店长室里打电话。他西服 革履，穿着打扮非常讲究。

刘 云 好，好，我记住了，十八号的晚上六时半，三百二十 人，每人标准五千元，酒水另算。金会长，谢谢您的 照顾，我们会做得比上次更好，保证大家满意。好， 有什么变化，请随时打电话来。再见!(放下电话， 赶紧写预订单)

〔 门 铃 响 。

**刘** **云** 请进。

〔小泽畅男手里拿着公文包进来。 **小泽畅男** 山中湖先生，你好吗?

**刘** **云** (意外地)啊，小泽先生。大社长驾临，咱们这小店蓬 荜生辉。请坐，请坐。

小泽畅男 啊，山中湖店长的口气不小呀：一千多席位的博多 长城大酒店，还是小店一个，那咱们的小本买卖就更 没法跟你比了。

刘 云 小泽先生真会开玩笑。咱这亏损店，其实连一个小

店都不如。

〔女服务员给小泽畅男送茶，鞠躬退下。 **刘** **云** 小泽先生，你喝水。

小泽畅男 不客气。不过，你说的还是有道理，店大不赚钱， 真还不如一个赚钱的小店。

刘 云 是呀。小泽先生，做生意你是行家里手，肖春红打电 话来说，你最近又做了小企业家协会的干事长，你可 要多多指点指点。

**小泽畅男**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现在是搞饮食业的专家 了，春红给我说了，博多店已经扭亏为盈。你来博多 店后，生意节节上升，山中湖先生，我恭贺你，衷心地 祝贺你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

刘 云 谢谢。这个企业的负担很沉重，博多店刚刚有一点 儿起色，路还长着呢!

小泽畅男 不用担心。生意就讲一个转机，有了起色，就有了

转机。只要把握得好，成功一定属于你。 刘 云 小泽先生，谢谢你的鼓励。

**小泽畅男** 咱们是朋友，有你这样一个真诚的、勤奋有为的中 国人朋友，我很高兴。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我 不能为你博多店雪中送炭，这次却可以给你博多店

锦上添花。

刘 云 啊，锦上添花?

小泽畅男 全国中小企业家协会要在福冈召开一个会议，全 日本的中小企业家代表都要参加，还有内阁大臣出 席，规格很高。我想把开幕的酒会和闭幕的宴会定

在博多店，可以吗? 刘 云 当然可以。

**小泽畅男** 那就这样定了。至于时间、人数、标准等具体事 宜，我让会议秘书处的人来同你商定，钱该怎么收就 怎么收，公事公办。

刘 云 谢谢!

小泽畅男 (看手表)我该走了，有一个预备会等着我去开。 我刚下飞机，本来打个电话给你就可以了，还有点儿 时间，我想来看看你。

刘 云 小泽先生，你办事认真，做人也很认真，我服你了!

谢谢!

小泽畅男 我只是尽朋友之谊。山中湖先生，努力吧!告辞 了 。

〔两人相互鞠躬，小泽畅男离去。

刘 云 (自语)真诚相待，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爸爸这话 真是金玉良言。

〔女会计拿着月报表进来。

**女会计** 店长先生，去年十二月的报表出来了。

**刘** **云** 上个月的报表出来了?跟预计的没出入吧?

**女会计** 有一点儿，有几项支出临时削减了，纯收入增加了。 **刘** **云** 好，这在中国叫开源节流。

**女会计** 到去年十二月为止，已经盈利近两千万。照这势头

下去，今年一、二、三，三个月再增加盈利一千万，这 样去年整个财政年度盈利三千万是一点儿没问题 的 。

刘 云 那就好，那就好。我父亲将这座餐厅交给我的时候，

盼的就是这一天。

**女会计** 店长先生，老会长走之前三年，每到忘年会、新年会， 博多长城大酒店最忙的时候，你都来。老会长走了，

你蹲在博多店，一蹲又是三年。博多店没有你，摘不 掉亏损帽子；没有你，也决不会有今天。

刘 云 哪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女会计** 店长先生，这话不是我说的，全店职员都这么说。

**刘** **云** 谢谢大家。博多店欠的账太多，还要努力一阵子，才 能把欠账还上。

**女会计** 照这势头下去，不要多长时间。

**刘** **云** 但愿如此。你们会计室把这几年的亏盈曲线画出来 了吗?

**女会计** 已经画出来了。(将手中的图展开)

**刘** **云** 啊，太好了!来，我们把它挂起来。

〔刘云同女会计一道挂图。

女会计 (指图)这是前几年的赤字线。从你来店后，赤字线 就开始缩减。前年一月底，赤字降到零点，以后黑线 增长，现在黑线在这里。四月份财政年度结算，黑线 预计会增长到这里。

**刘** **云** 好，非常清楚。谢谢你，谢谢大家。

**女会计**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客气。店长先生，你忙，我去 了。

**刘** **云** 好 。

〔女会计出门。

**刘** **云** (回身看曲线图，自语)爸爸呀，儿子没有辜负您的希

望。您老人家在九天之上，应该感到高兴。

〔山中湖惠美穿着时髦、挎着精致的挎包走进店长 室 。

**山中湖惠美** 店长先生，在欣赏什么佳作?

刘 云 啊，惠美———啊，社长小姐光临，我在看刚绘制出来

的博多店的盈亏曲线表。

山中湖惠美 (走到办公桌后面，坐在了大班椅上)我知道，博 多店开始有了点儿盈利。但别沾沾自喜，博多店欠 的账太多。

刘 云 是的，社长小姐，我明白。

山中湖惠美 山中湖五郎先生，你明白?你明白什么?我问 你，我招的那三十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你为什么全给 我退了?那可是博多店的形象，博多店的脸面呀!

刘 云 社长小姐，你算过没有?退掉那三十个女大学生，忙 不过来的时候，临时让配善所派人来帮忙，那要省多 少钱呀!

**山中湖惠美** 难道请她们不要钱?请她们比请大学生还贵! **刘** **云** 那只是临时的，而且时间很短，要不了多少钱。请女

大学生，形象是好，面子也有，我也知道，但是她们的 工资开出去，博多店的三千万盈利就没有了。

**山中湖惠美** 账不是你那样算的，店长先生。用了这些漂亮 女大学生，生意会更火爆，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美人效 应，你不懂。我再问你，会社统一印制的精美的宣传 品，你不用，花几百万去印一些蹩脚的难看的宣传 品，这是什么意思?

刘 云 会社统一印制的宣传品不适合九州地区，不适合福

冈的消费水平，这儿的客人接受不了。

山中湖惠美 全日本的店都能接受，就你博多店不能接受?

刘 云 不一定吧，社长小姐?你这菜单上的价格是按名古 屋的价格制定的——你看， 一碗肉丝面的价格是八 百，你走遍全福冈找不出超过六百元的肉丝面，你叫 客人怎么接受?你这上面的宴会菜，是六千到一万。

福冈这儿的消费水准是五千到八千，而东京的消费 水准是七千到一万二。尊敬的社长小姐，你这不是 成心乐坏东京客、吓死福冈人吗?

山中湖惠美 我从博多店的工资册和费用表上看出来，你总 是对会社的指令阳奉阴违，同会社的宗旨离心离德。

刘 云 (惊异)什么,离心离德?妹 —

山中湖惠美 哼 !

**刘** **云** 社长小姐，话可不是你这样说的。 〔 电 话 铃 响 。

〔刘云正欲上前接电话，山中湖惠美一把将电话抢过 去 。

山中湖惠美 谁呀?妈妈，是我，我到了。都来了 一会儿了， 我正在跟他谈呢，还没谈到。好，我让他来接电话。 (将电话递给刘云)会长让你接电话。

刘 云 (接过电话)是妈妈吗?是我。社长要给我宣布一件 事情，要保持经营管理者的冷静?我知道，妈妈您放 心 我明白，这是会社的工作，会长您请放心。妹 妹是社长，我当然要服从她的命令……不会的，不会 的，决不会跟她吵架。她是妹妹，又是社长，我怎么 能跟她吵架?您这是在空港打来的?您到福冈了，

我去空港接您好吗?好，让惠美来接……好的，妈 妈，一会儿见。(鞠躬，放下电话)惠美，妈妈让你去 接 她 。

山中湖惠美 知道了。

**刘** **云** 惠美——啊，社长小姐，会长说你要给我宣布一件什 么 事 情 。

山中湖惠美 是的，我代表会社向你宣布：鉴于整个日本社会 ·213 · ,

经济不景气，我们长城大酒店很多店严重亏损，会社 不得不缩减支出，现决定将你九百六十万的年薪，降 为六百万，从本月开始。会长特别关照了，问你的生 活会不会有困难?

刘 云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们的决定，我接受。我没有 困难：刚来日本时，一个月一万五，我都过来了；全家 三口人一个月十多万，不也都过来了吗?没有困难。

山中湖惠美 没困难就好。等这里更上一层楼，会社全体成 绩好起来后，再恢复你的年薪。

刘 云 不必了。只要大家清楚博多长城大酒店是在十几年 连续亏损、在日本社会经济最不景气的情况下扭亏 为盈，由赤字变黑字的，就行了。

山中湖惠美 只要根据会社的指令办，博多店的经营状况还 会更好。为了加强这里的经营，我决定下个月将东 京总店的店长派过来协助你，他可是个搞经营的高

手，就给你做个营业课长吧! 刘 云 啊，为什么要这样?

山中湖惠美 时间到了，我该走了。(转身就走)

刘 云 (沉思，自语)缩减开支?多派一个人又多开支四五 百万，缩什么减呀!说我阳奉阴违，说我离心离德， 这是哪儿的话呀?惠美怎么能这样说呢?(突然省 悟)啊，这都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就想不到?唉，有 这个必要吗?看来，是时候了，我该下决心了。(走 到办公桌前，拿出纸和笔，奋笔疾书)

〔 暗 转 。

〔丰原佳代手腕上挎着手袋，穿着漂亮的西服，同山 中湖惠美一道上。

**丰原佳代** 惠美，你宣布后，刘云他对减薪有什么反应? **山中湖惠美** 他说他接受，生活没困难。

丰原佳代 我还真担心他会跟你大闹一场呢。这六百万的年 薪，他上哪儿去找?刘云还是聪明。

山中湖惠美 他是怕失掉这工作。

**丰原佳代** 也许……他还说了什么?

**山中湖惠美** 我说给他派个课长来，他问为什么。我没有回 答他，我就来了。

丰原佳代 惠美呀，我叫你别着急，慢慢来，兔子逼急了都会 咬人。博多店十多年亏损，前后多少人来都没有办 法，刘云来了改变了局面，扭亏为盈，这儿一时半会

儿还真离不开他。你知道吗? **山中湖惠美** 那该怎么办?

**丰原佳代** 我就想着这一层，赶紧乘飞机赶过来。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拣点儿好听话说给他听，我看也就解决 了 。

〔丰原佳代母女俩进店长室。

〔刘云写好文件，装进信封里，看见丰原佳代同山中 湖惠美进屋，赶紧站起来，迎上前去。丰原佳代矜持 地点点头。

**刘** **云** (恭敬地)会长，您好!(鞠躬)

**丰原佳代** 这儿又没有外人，刘云，你叫我会长做什么? **刘** **云** (恭敬地)妈妈，您来了。(鞠躬)

**丰原佳代** 你在福冈辛苦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刘** **云** 谢谢妈妈。(指着办公桌后面的大班椅)妈妈，请坐。 **丰原佳代** 我不坐那儿。(顺势坐在了就近的椅子上)刘云， 惠美年轻，你年长，你是当哥哥的，妹妹要有什么不

周到的地方，还要请你多担待一点儿。

刘 云 妈妈言重了。我只是感到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好，愧 对爸爸和妈妈对我的希望，还要请您老人家多多原 谅 。

**丰原佳代** 博多店你干得很有成绩嘛!

**刘** **云** 这是会长和社长领导有方。会长，我有一个小小的

请求，千万请您答应。 **丰原佳代** 什么请求?

**刘** **云** (从桌上拿起信封，递给丰原佳代)我的辞职书。 **丰原佳代** (正要接信，突然抽回手)什么,你要辞职?

**刘** **云** 是的，我现在正式向会长提出辞职请求。

**丰原佳代** 有这必要吗?有这必要吗?(向山中湖惠美递眼 色)

山中湖惠美 (赶紧跑上前)是当妹妹的不好，得罪了哥哥，我 向你道歉。

**丰原佳代** 刘云，好商量，好商量，一家人好说话。让社长给

你一千万年薪，你不要走，不要离开博多店。

刘 云 妈妈，爸爸先前让我到博多店，是要我扭亏为盈。爸 爸交的任务，儿子我已经按他老人家的愿望完成了。 妈妈，儿子我想自己独立做点儿事情。

**丰原佳代** 刘云啊，你不能把这副担子都扔给惠美呀! **山中湖惠美** 是呀，我一个人怎么负担得了?

刘 云 惠美呀，我是爸爸的儿子，你是爸爸的女儿，我们是 亲兄妹呀!我来日本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妹妹你 对哥哥还这么不理解?我不跟你争，我不跟你夺，我 不看重爸爸、妈妈的钱财，我只看重爸爸、妈妈为之 奋斗的事业。难道你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哥哥我是

一个重义不重财的人?爸爸、妈妈给我的报酬，我已 经心满意足了，我在日本的付出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我对父母创下的财产决无半点奢求。我之所以要在 这儿拼命地干，我是不想让爸爸、妈妈几十年的努力 付诸东流。我不忍心，我真的不忍心看到这样的结 局!

**山中湖惠美** 哥哥 … …

刘 云 惠美呀，我来日本多年了，你今天第一次叫我哥哥。 我的好妹妹，我相信你，你是爸爸的好女儿，一定能 挑起这副重担。

**丰原佳代** 刘云，儿子呀，你留下来吧! 〔 暗 转 。

**尾** **声**

〔海边。汹涌澎湃的大海， 一望无际。 一群海鸥在搏 击海浪。不时传来海浪的冲击声和海鸥鸣叫声。远 处传来海轮汽笛的鸣响。

〔刘云漫步海边，任凭海风吹拂他的衣衫，拂乱他的 头发。沉重的音乐声起，雄浑、深重。

〔空中响起了刘云深沉的话语：“爸爸，请您原谅您的儿子吧， 我向妈妈递交了辞职书，我离开了您的、妈妈的也是我自己的 公司。儿子辜负了您的希望，儿子不孝，对不起您老人家!” 〔刘云面向大海三鞠躬。

〔空中再次响起刘云的声音：“我从小就有梦想，我一生 都在追求。寻梦，我从中国来到了日本。梦的斑斓，让 我幻想，让我憧憬。梦的虚幻，让我迷茫，让我彷徨。我 看不见人生旅途的走向，更让我看不见了我自己 …… ” 〔惊涛拍浪声。

〔刘云的声音：“我从梦中惊醒，我不能没有了我自己。 我决心走出梦境，我要自立，我要找回我自己!”

〔刘云昂首挺立，面对深邃的大海。 一束橙色的光线 照射着他 … …

**——剧终**